

武俠小說

# 四劍震江湖

于芳著



正氣書局總經理

武 俠 小 說

四 劍 震 江 湖

續 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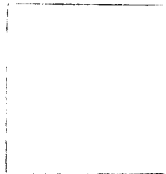
于 芳 著

元 昌 印 書 館 出 版  
正 氣 書 局 總 經 售

武俠小說

# 四劍震江湖

續集



版權  
所有

翻印  
必究

著作人 于

出版者

總經理處

分售處

上海成都北路八一二弄  
元昌印書館

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 
正氣書局  
電話：九三〇六三號

天津瀋陽道一〇九號  
正心書店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第一版

武俠  
小說

# 四劍震江湖

下集

于芳著

## 十一

王烈見水雲章不依不饒，不知他含的什麼主意，後來見水雲章一再發怔，也看出他的意思，反笑道：

「水當家的，這麼一說，不是爲此，也罷，水當家的，我姓王的只是一人一掛，贏了水當家的，請放過在下這幾輛車，咱們以後還得交交，若我輸給當家的，我王烈不獨這幾輛貨物不要，以後絕不走金駝嶺，」水雲章微然瞧了瞧王烈，心說好大口氣忙道：

「好，好朋友，水雲章敗在閣下手內，永不在金駝嶺，請吧！」說着，那王烈早站在下首，水雲章無奈抱拳道聲「承讓」，雙掌一立，進步，橫左掌，右掌斜劈王烈左肩頭，王烈攙身一撤步，左掌一分，「力托千斤」左掌往水雲章右腋上一托，水雲章大吃一驚，撤身已來不及，左脚斜下步，微側身形，右掌住外一推，王烈並不躲閃，反手一點水雲章右腕，水雲章忙縮回右手，斜刺裏一蹤，跳出圈外，倒吸一口涼氣，又上下一打量王烈，心裏又是納悶，又是佩服，真沒看透這個蕪販子，有這麼快的身手，並且他的掌法完全是插，砍，切，

推，剎，和自己的路子，完全不同，更可以說第一次看見，知道遇見高人了，不敢大意，看穩脚步，取守不取攻，沉着應付。

這次兩人插手放對，完全各人憑各人的精氣神，工夫的長短，在這個場合之下，立刻就顯出來啦，水雲章是沉着有餘，應付上頗見工夫，但他始終摸不着王烈的招數，只有節節後退，無有還手之力，王烈雖然佔上風，但也不肯十分逼脅，況且水雲章也是條好漢子，頗很愛惜，只扯了個平手，可是明眼人，早就看出來啦！

就在這緊要關頭，不說水，王二人的比掌，那在水雲章馬後的少年人，馬上掛着短把雙戟的，就是紅旗幫飄把子，赤火蝎子的三弟，名喚洪濤，江湖號稱三擎，何謂三擎，背上揹的戟是緊花擎，左右兩手貫的紅旗幫獨有的擎箭筒，他能同時出手，一打三隻，這手功夫，紅旗水云章全讓他一籌，這次來到四川完全是聯絡江湖上落泊的人物，擴充紅旗幫的勢力，赤火蝎子的本意，要收錄蔡國亮當初的勢力份子，水雲章十分反對，赤火蝎子不聽，才把水云章支在四川，洪濤比較他哥哥頭腦清楚，趕到金駝嶺和水云章商量計劃，湊巧遇見這個事情，他一見即知水云章，不是王烈的對手，有心收服王烈，他的心意固是好意，但是他沒測透王烈是什麼人物，看來看去，水云章越法不行，眼看水云章要失勢，洪濤一時情急智生，一低頭，雙手並立，嘎叭，一按簧，三隻擎箭一齊奔了王烈，還是分爲上中下，那王烈和水雲章動

手，處處留情，忽然，水云章往後一撤步，猛一閃身，就見左眼稍，紅光一閃，王烈知道不好，忙往下一矮身，一隻弩箭擦耳而過，緊跟着第二隻直奔底檔，單腿一片，單足飛起，一轉身從腿側穿過，說時遲，動時快，第三隻弩箭，跟着第二隻一齊飛到，王烈一轉身，底腿一飄，中部那隻弩箭，正在王烈轉身之時擦過，往後一起步，洪濤吃驚失色，連打代躲，不夠提氣的功夫，打的好，躲得更妙，尤其一躲兩隻，洪濤的三弩箭向不失手，百發百中，連水云章全有些納悶，見王烈剛剛躲過第三隻箭，縱身跳起，立左掌，不等王烈站穩了，斜刺裏往王烈脇下一掌：

王烈再想抵擋，已來不及，就在這時，忽聽弓弦一響，叭，一顆彈子，正打在水云章伸出的掌背上，緊跟着，叭，水雲章痛的手紋皆裂，忙矮身，大臥魚，躲過連珠彈，氣急交加，縱身躍起：

山回處，馬鈴響，踏々々，馬蹄翻飛，躍起一匹白馬，由山坡衝下，一溜烟跑在當場，那洪濤也望見啦，緊背弩，一拉，叭，一支紅旗弩箭，直奔那人，孰知飛來一顆彈子，叭，正打在那支旗弩上，飄飄落地，緊跟着又是一陣馬蹄響，兩匹馬跑了出來，上坡上一溜黃烟，先跳下的一匹棗紅馬，馬上一人，青綢蒙面，軟絹包頭，外罩紛紅色外氈，手挽彈弓，金背胎，閃閃發光，水云章也望見了，扭身就走，縱上馬背，雙踵一催，用手一揮，洪濤也望

見啦，撥轉馬頭，這夥人一語不發，一擁走去，王烈站在自己葯車旁邊，看見也摸不清是怎麼回事，後出來的那三四匹馬，馬上的人望了望王烈，王烈也仔細看那三人，白馬上的人，雙目炯炯發光，青緞大抖蓬，脇下懸定一口寶劍，英氣勃勃精神百倍，那蒙面挽彈弓的人，望着那走去的水云章，哈哈哈一陣大笑，王烈一聽語聲，原來是女的，見他把弓往馬脖項一掛，勒着馬韁繩，用手一招那另一匹馬的上眉清目秀的書生模樣的人，那人也跑過來同那女的並轡而行，那蒙面的女人一勒馬韁，嬌聲道：

「二哥，走吧！」說完同那書生並馬跑去，王烈雙手抱拳要向那白馬上的人道謝，但是他微微含笑，雙手抱拳還禮，轉馬趕上二人，踏々々走去，王烈纔想起這三人是先遇見的三人，自己還以為是紅旗幫的同黨，原來到是三位俠客之流，尤其那女的彈弓打的太好了，騎的紅馬，披着粉紅色外氈，裏面紅緊身，軟紅色絹帕包頭，這個穿章也有點希奇，再望那三人已然轉過山角，王烈心中悵悵，後悔沒有同三人交談，隨吩咐手下人推車赶路，那些車夫真是驚魂才歸，各各忙推起車來，那王烈一邊走着，一邊想，猛然想起江湖上人稱粉蝶兒的江南女俠上官瑛，是這樣打扮，愈想愈對，聽說她已經嫁給一個姓方的書生，不用說同她並轡的一定是那姓方的，那白馬上的人，她喚做二哥是誰，也許是南俠客上官瑾，自己後悔失之交臂，隨手在地下檢起紅旗幫的一支弩箭，箭尾後面有三寸的一面小紅旗，紅色完全是人

血塗成，已然發紫，微微對之一笑，往第一輛車上一插，緊緊趕出金駝嶺。

袁遇奇聽到此處，拍手大笑道：

「哈哈，帥哥，那正是上官三姐啊，我從前喚他姑姑，她自己不願意聽，讓我改的姐々，不用說那是新姐夫秋生啊！」說着喜形於色，眉飛色舞，王烈先瞪了他一眼，遇奇才止住笑聲。

上官瑾輕輕笑了笑道：

「本來想同王兄談談，但是舍妹性急，只好走去，望王兄勿怪。」蕭鵬同吳凱相向一笑，蕭鳳英開口笑着說：

「瑛姑娘，聽說還是有些嬌情，可是對於秋生公子十分體貼，這可真是緣分，江湖上的人物裏面，只有她長着了眼睛，想不到也竟成了官太太啦，哈哈……」笑聲未盡，門外有人說話，

「什麼，瑛妹妹她回來了嗎，好丫頭，可把我想壞了。」

蕭鳳英隨說隨着就進來啦，進來一看並無上官瑛在座，不由臉上就露出不高興的樣子，蕭鵬對這位寶貝女兒可也真沒有法子，也不理他，這時王烈見蕭鳳英的嬌態，反到也沒了主意，他是主人對於客人當然要盡量招待，但是他又該怎麼說呢！



上官瑾先讓蕭鳳英坐下，然後說道：「賢妹，他們兩人就在後面，等一會就到，他們雖然不知道我在這兒，回頭咱們去接他們，還有敏英賢妹現在……」

「她在陪着翠薇姑娘，真格的，老爺子，這位翠薇姑姑的事怎麼辦，難道說她一個病人也跟着咱們爺三個東跑西顛不成？」蕭鳳英說了半天，這纔算是一件正經事。

老頭子蕭鵬一聽，雙眉一縐，一時也想不出正經主意，這時吳凱就不能不答腔啦，因為翠薇的始末，他全趕上了，這纔不慌不忙從頭到尾，把翠薇和錦豹子薛寧的關係，及柴家堡的二青姑娘和薛寧的關係，詳細細說出來，雖然沒有加鹽加醋，但是也說得十分動人，蕭鵬一聽眉頭又是一縐，這可難辦，柴家堡的二青和鳳英兩人的脾氣一樣，說到哪兒做到哪兒，而且以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女魔王，竟會如是鍾情於薛寧，也真是難得，那末翠薇姑娘又該怎麼辦呢，但又不知薛寧是何許人也，雖然聽人說過，但是沒有看見過，王烈就向吳凱問薛寧的出身，吳凱也把薛寧的歷史告訴大家，並且又把萬里追風禿鷹白翎託付的話，也轉來請大家幫忙，別人尙未答言，這時蕭鳳英可真忍不住了。

「衝着大衆說，薛寧這小子就不是好東西，騙了這個冤了那個，我要是二青我纔不這麼死七八咧的跟着他，讓他死了就完了。」

蕭鵬立刻瞪了她一眼，這才把這沒遮擋的嘴閉了回去，這時蕭鵬的意思就轉了，他也不

願意爲了病人而就誤時候，更不願又多帶着個姑娘滿處亂跑，他想既然他們的關係已然如此，就想讓吳凱把翠薇帶走，送到太原府交給白翔，白翔愛怎麼辦就怎麼辦，想到此處，話尙未出口，就見吳凱吳明輔，江湖上有名的一怪，在酒席宴前，規規矩矩的站了起來，端着酒盃鄭重其事的先乾了，然後衝着各賓朋作了一個圈揖，大家一瞧也不知他要幹什麼，而且眼珠也黑了，也不白了，臉上也沒有笑容了，這是吳凱從來未有的表情，鳳英嘆喟就笑了說：

「瞎師兄，你這是幹什麼裝模作樣叫人怪可樂的。」

「師妹，別吵吵，」然後又向蕭鵬和鳳英及上官瑾抱拳說道：

「老人家，上官兄，師妹，我代表雷震雷鳴遠，我師大爺要求老幾位一件事，等我慢慢說給幾位聽，可是千萬別打岔，您們還記得白龜塢蔡國亮劫懷遠鏢局的鏢，上官賢兄妹解圍的事麼，您們還記得五老鬧金駝，赶走蔡國亮火燒金駝嶺的事嗎？現在蔡國亮已然投奔了連環堡，聯合了海梭貌象奇都，約了天下賓朋好友，全力對付懷遠鏢局，並且北京「懷遠」聯號「海宴」何四那兒已經失了兩趟，頭一次在鉄金聯莊，第二趟八角寨由楊氏三傑動手，楊斌楊老大，棍打大鏢師鐵頭岳文彩，擊斃二鏢師鐵槍楊八，而且楊八還跟楊氏三傑有遠族叔姪的關係，現在這種情形越來越嚴重，而且蔡國亮已然派出二十四個快馬，分二十四路到

處蹀盤子，只要是「懷遠」和「海宴」的鏢，無論在那兒，由這二十四個蹀盤子夥計，隨地報告當地蔡國亮和象奇都的友好，一紙拜帖爲憑，就地劫鏢，並且其他各鏢局的鏢，不僅不劫，而且還派人護送，現在「懷遠」我雷師大爺已經夠奔懷慶，預備半月回來，細籌對策，這幾件事老爺們都在場，您看怎麼辦？我師大爺，本來特別派我到虎邱三義莊，邀請上官二位，和到處打聽約請老爺們，那兒想到居然在這兒遇見，也算省了我兩條腿，老幾位大家總得想個主意。」

一口氣吳凱說到此處，已口渴舌乾，大家一聽，反而緘默起來，就連那麼愛說的蕭鳳英也不言語了，靜靜有一碗茶的功夫，吳凱急的滿頭是汗，也不知大家都是什麼主意，老江湖蕭鵬也是隻手捻着白髯，細細沉思。

「蔡國亮如此作，是有點不對，按說他也五十多了，有什麼想不開的，鳴遠和他並沒有多大過節，還不是一點閒氣，他這不是對付「懷遠」，簡直是輕看，這班老少爺們嗎？半天老蕭鵬纔說完了這幾句話。

鳳英一聽，立刻站了起來，雙手合在一起，「喲，老爺子，我以為你不會說話了呢，我早就急了，姓蔡的真要敢動一動雷叔叔一根毛，我要是知道了撕不了他。」

上官瑾微微一笑：

「賢妹，你要是不知道呢？」

蕭鳳英當時一聲沒言語，咕嘟着嘴，坐在椅子上，真有点不願意呀？

大家都是沉默着，誰也不輕易發言，王烈在一旁也不好答腔，他也不知蔡國亮過去和雷震都有什麼難過的地方，而且蔡國亮和自己還是真不錯，他當初販藥材，常走金駝嶺，但是沒有一次失事，水雲章不過是後來的事，蔡國亮雖然和自己沒有深交，大師兄野鶴何元曾經介紹過，拜託蔡國亮帮忙，如今自己處在這個境地，實在難說話，王烈的心意，當時蕭家父必和上官瑾吳凱也不知道，袁遇奇更沒有插嘴的必要，不過肚子裏運氣，恨不得馬上飛到連環堡把象奇都蔡國亮弄死就完了，他哪裏知道事情非如此簡單呢！

天已近午，大家正在想不出準主意的時候，忽然外面有人影一幌，王烈忙問「誰！」

「是我，」王錦一掀簾子出去，少時進來說，「外面有兩位，一男一女，還有一個沒帶帽子的人在門外找上官二爺，蕭鳳英一聽大喜過望，不用說是粉蝶兒上官瑛到了，三步兩步搶了出去，上官瑾，吳凱，袁遇奇，也迎出來，蕭鵬與王烈站在階前等候，這時就見蕭鳳英連說代喊，「好三丫頭你把妹妹却忘乾淨了吧，」歡喜極了的勁兒，這話還未說完，跟着就聽她大喝一聲。

「原來你在這兒，」就聽撲的一聲，蕭鵬王烈二人一聽聲音不對，正要出去，就見由外

而竄進一人，用袖子撫着臉，球也似，嗖就縱上正房，哇々々縱到房脊，看不清面目，這時見蕭鳳英也自外面蹤進來，跟着上房，那人見蕭鳳英追來，自房脊一飄身，離着一丈多遠的大槐樹，兩隻大袖子一悠，足下憑空一拔，竟躍上樹頂，樹枝被壓的往下直點，小樹枝亂搖，還是一隻袖子撫着臉，鳳英乾看着急，自己跳不過去，一狠心，掏出暗器，揚手要打，就聽樹上那人酸溜溜就說啦：

「得啦，大妹，要老的命是怎麼着，」說着大袖往下一落，衝着鳳英一使鬼臉，正是山西三義萬里追風禿鷹白翔白永飛，正在氣頭上的蕭鳳英竟也忍不住，噗哧笑了，罵了一聲，「缺德！」扭身跳下房來，見江湖三英之一，人稱粉蝶兒，現在是方太太的上官瑛和方秋生笑嘻嘻正和蕭鵬見禮，吳凱看見樹上的白翔也樂了。

「下來吧，禿子！」

「你問問鳳姑娘，還要老西的命不？」

鳳英斜瞪了他一眼，回身拉着上官瑛往外就走，方秋生也隨着出來，鳳英哼了一聲。

「瞧瞧，幹嗎這麼離不開呀！」秋生臊得臉通紅，這才被上官瑾蕭鵬袁遇奇和主人王烈讓到屋內，吳凱招呼白翔，這時白翔復甩動大袖，嗖的飄下樹來，縱到房上，跳了下來，過來先向蕭鵬請安，這時王烈一看，這一上一下的兩手功夫，這個快，真得說是如大鷹一般，

姿式美觀極了，就是腦門一根毛沒有顯着，有點不受看，心中暗暗佩服，吳凱當時就介紹和王烈袁遇奇見面，其實他也是才認識方秋生。

大家來到屋中，殘席未撤，於是又添幾樣菜就吃喝起來，天已正午，余敏英上官瑛蕭鳳英姐三個，嘻嘻笑着就進來了，余敏英看見白翔也是一瞪，白翔臊得不得了。

「得啦二位妹妹，還恕不過老西嗎、老西賠禮了，」說罷站了起來作了一個大揖，揖罷突然哼了一聲，「我吃得差不多了，我還放着一口子呢，王當家的您多預備點饅頭，我一會有個吃客來，」說着說着就聽外面大街又亂哄哄的鬧了起來，「閃閃哪！來了個餓鬼呀，快躲開，晚了就遭殃呀！」哄哄……

白翔和火神爺許杰分手，帶着大漢盧傑離開鐵龍堡，夠奔西北大道，想一路雲遊返回山西太原府，然而這個盧傑實在蹩人，除了吃以外，就是睡覺，而且要是醒着就沒有一刻老實，不到半天的功夫，就把白翔磨的犯了勁了，舉凡練武的人，素常可以一天吃五六頓，但是也能一天不吃，用自己的火力養自己，白翔可以，盧傑可不成，他還不到那個火候，所以本來可以抄道走，但是無論如何也得按站宿店，雙橋是奔西北大道必經的鎮店，於是當晚也在雙橋起就下了店了，雖着蕭老住的店不很遠，本來一個小鎮店，沒有多遠的距離，勞累一天也乏了，而且大漢盧傑是吃飽了就睡，非讓他吃飽了，他是不睡的，一睡就是四五個時辰，天亮身

幾，盧傑還在沉睡，街上一亂，白翔好事，就出來看看，跟着衆人就擠在一起，等看見蕭鵬父女，又見送出吳凱，那份裝的勁兒，可真有個意思，白翔暗地這個笑，後來誠心戲耍老爺個，竟答起話來，直到余敏英一追他，他扭身就跑，蕭鳳英也跟上來，老西就急了，大袖子一撫臉，展開脚程，出村子就繞上了，白翔的脚程在一般江湖道的朋友屬一屬二的，要怎麼叫萬里追風呢，出村子照直奔西南，一繞彎又奔東南，再奔正東，又繞回來啦，慢說是余敏英蕭鳳英，追的上他的人還真少，再追急了他就上高，他這上高的方式和別人兩樣，跑着跑着就飄起來了，無論前面有什麼障礙，兩隻大袖一攸，就過去啦，所以沒有多大功夫，二英就把白翔追丟啦，等到蕭鵬老頭子趕上，二英已經回來，余敏英看見這人的跑像就疑心，但是他想不到白翔會插到川裏來，也是聰明一世，矇矓一時，二英就都沒想過味來，假使要是老蕭鵬首先跟上來，就不會錯過啦，不說他們父女歸店，單說白翔，見二英轉身回去以後，不由暗暗就笑啦，擰擰身上灰塵，略微喘口氣，就聽蹄聲得得，從西南走來二騎，一男一女，男的文縹縹的打扮，女的就有些異樣，馬前金弓一張，走得很慢，秃子一看女的認識，趕情是虎邱三義莊的上官瑛，而男的却不是談笑書生上官瑾，二人態度，十分親暱，秃子就納悶，還以為認錯了人，但金弓爲記，這決不會假，這時天快近午，秋天的日頭，猶在炎熱，方秋生走的有些熱，停着坐驢，在樹蔭下略略喘口氣，正要說風談景，一眼就看見秃鷹的腦

頂，在樹蔭載沉載浮，也說不清是什麼東西，指給上官瑛看，上官瑛以為是什麼歹人偷看，就怒了，再細看沒有了，上官瑛倒無所謂，方秋生是個少見多怪的，雖然對於太太有了信仰，並且也訓練的不致過份遇事驚奇，但白龜場一幕已經嚇壞，聽見什麼都有些疑心，秋天是有風的，樹梢會常常飄動，何況樹蔭內還藏着個人，就直就心，扯扯上官瑛的外髻，指指上官瑛的弓，好像話也不願意說，暗示預備預備，上官瑛就笑了，本來這並無小心的必要，大白天的在這必經的大道上，不會有歹人，說不定鄉下人在偷看也不一定，但又不忍拂了愛人的心，於是將弓就摘下了來，就在這時，禿鷹也看見了，上官瑛的彈子是有名的，白龜塢解圍之時，一張弓打羣賊，那麼大的蔡國亮尚畏如鼠，望影而逃，就是這一幕驚動天下英雄，都知道除了柴家堡的彈子以外，還有個獨出心裁的粉蝶兒上官瑛的神彈，禿鷹也是藝高人胆大，有心要試試上官瑛的彈子，伸手抓下一塊樹皮，足下一墊步，大袖一攸從這個樹腰，嗖，往上面飄在上官瑛方秋生站立的樹枝上，撒手把樹皮丟下，正落在方秋生的馬前，馬一驚，方秋生一把沒勒住，這馬踏踏踏狂跑下去。上官瑛一看不好，雙腿磕馬腹就追，追到近前，圍着方秋生的馬，這時方秋生的臉已經吓得雪白，吁吁的直喘，一路被馬盪起來的灰土，還沒有沉下去，遠遠望來一匹黃烟，就見黃烟滾滾中，一團灰影，疾如風，快如電，上官瑛喊聲不好，叭叭叭！三顆連珠彈，就打，就見那團灰影，忽左忽右，忽高忽低，彈子都是挨身



而過，這人的身手疾快，簡直不能憑任他，是人，這回上官瑛可真氣極了，由囊中取出三枚鐵彈，拉滿弓，這就要打，「領教了，領教了，真要開老西的禿瓢是怎麼着，」說着人已經到了馬前，露出光腦袋，雙手抱拳，嘻嘻的笑着，上官瑛一看，又是氣，又是笑，老西的頭上除了禿以外，還掛上一層黃顏色，臉上也是一層黃土，連眉毛都掛了霜了。

「老沒正經的，四十多歲的人了，」說着笑着跳下馬來，給禿鷹道了萬福，但是禿鷹嘴裏拳上還禮，兩眼可直勾勾望着方秋生，粉蝶兒臉也泛起桃花，有些羞不搭的了，禿鷹再看上官瑛，見他頭上粉紅色絹怕色着頭，鬚角斜插一朵紅絨花，粉紅色短夾襖，鑲紅邊壓金線，粉中衣，小花靴，粉紅色外風衣，滿繡大紅蝴蝶，白軟巾護領，軟巾上也是扎的小蝴蝶，再往臉上看去，還是那樣嫵媚，但是已經開了臉，又是一番風韻，白翎幌然大悟，只看得上官瑛臊不搭的，你讓她怎麼引見呢，又給上官瑛請個安。

「三妹，大喜啦」，上官瑛也是江湖上的俠女，在這個女情長的場合中，也不會說什麼了，於是粉蝶兒同白翎在地下走着，告訴白翎這是回娘家住對月，二哥已經先走下去到雙橋去尋店房，又告訴白翎外子姓方，把原尾也說了出來，這時方秋生騎在馬上在後面跟着，並沒有理會，他們談些什麼，只是慢慢的流覽村景。

## 十二

風吹殘葉，綠影搖枝，塘中的荷花已經敗了，都結了很大的果實，荷葉已經殘缺，田中人已打割秋稻，莊稼又在忙的時候，一路上玩不盡的秋之村野，說着說着來到鎮內，白翔只顧的和賓朋友好見面，可就忘了大漢盧傑了，盧傑在店內一覺醒來，已經日上三竿，找白翔也找不着，直找店家要人，店夥本來就怕他，初來時，和野人一樣，還是白翔給他在估衣店裏找了一身舊衣服，尺寸也不合適，一吃就講究幾十個饅頭，節直沒敢拿他當人，而且說話又不俐落，一口山西調，店夥也聽不懂，問急了又怕他撒野，誰也不敢近身，盧傑無法，就各屋裏找白翔，找不着就到屋裏等，站在院裏等，要不在門口等，他倒不是等白翔，他是等着裝滿肚子，他也不知道向店夥要飲食，越等越不來，可他真急了，這纔闖到街上，見什麼吃什麼，吃完了要錢不懂，推他推不動，打他打不疼，逼急了，這就要瞪眼，鎮上人也不敢惹他，都說今天境出怪事，鬧了一早晨的斜事，又出個怪物，盧傑呢，是一路抓吃抓喝，個子又大，幌幌攸攸，小孩子看見，沒有不吓哭了的，走了一條街，全鎮就轟動了，又見他除了抓吃抓喝以外，並不打人，於是後面又跟了一羣看熱鬧的，被抓的就喊，喊來喊去，就喊在白翔的耳朵裏，忙出了廣仁堂，就見盧傑老遠走來，懷裏抱着饅頭餅子，牛肉果子，反正在

街頭小吃，是解餓的，大胳膊一彎，摟在懷裏的足有十斤，白翔一見，這個氣呀，可是又有什麼法子呢，盧傑也看見白翔了，簡直有點大喜過望，抬腿就竄，一撒手，吃食洒了滿地，他也不管，來到白翔身邊，伸大掌這就要抓白翔，那就是要親熱親熱，大概當初盧傑跟着許老道的時候，也是這麼個親熱法，白翔可不幹，滴滴就由盧傑的腰下竄出來，一轉身，照着盧傑屁股就是一腳，撲咚倒了一座山牆一般，白翔不等盧傑站起來，掏出煙袋就往盧傑腦袋上要磕烟灰，盧傑是天不怕地不怕，說實了也不懂怕，就是認爲火星利害，忙說，「別燙我呀！別燙我呀！」看熱鬧的一聽全樂啦，這時盧傑站起身來，也老實了，規規矩矩站在白翔身旁，翻了兩隻白眼珠，白翔這纔把他領到裏面，衆人一看，好大個的漢子，身高足有一丈，橫寬也有尺半多，真是虎背熊腰，門小進不來，他得蹲着進來，一進來，看見殘席一桌，又是魚，又是肉，嘿，嘿，傻笑，坐下就吃，如風捲殘雲，一會兒，碟乾碗淨，吃飽了往旁邊一坐，看着老爺幾個發怔，這時門口又是亂吵吵的，王錦跑出去一問，敢情是被抄的小販人家要錢，於是一一打發，回來向王烈一報告，再瞧盧傑，睡着了。氣得白翔用力一推他，推醒了他，給他找了個地方讓他睡去，蕭鵬，上官瑾王烈，白翔，吳凱，袁遇奇，還有店裏的三英一翠，盧傑等，大家要商量個辦法，挽救懷遠鏢局老鏢頭雷震雷鳴遠的危機，這段書叫做「雙橋小聚議」，以後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故都是由這個場合之內產生，所以說故事雖然是一

部虛構的野史，但總有理性存在，書中人物雖然都是江湖上的朋友，對於「義」字却能守得很嚴，俗云，「爲朋友兩脇插刀」，任何犧牲在所不辭，現在的社會中真是人心不古，世風日下，親父子親兄弟，爲了財勢也要爭個明明白白，父子反目，報紙常常看見脫離關係的聲明，兄弟鬩牆——也常在新聞版內披露，甚至在政治舞台上，更要各走極端，那是很平常的事，中國乃禮義之邦，而現在已經缺禮少義，雖然也常見報紙向一般人呼籲，發表恢復舊道德的言論，那又有什麼用處！直多一紙具文，很少被人重視，不管他們是鍍過金的，或是鍍過銀的，真不如百年前的草莽，水滸一部書，直到現在尙膾炙人口，它的文學價值另當別論以外，受一般人頌仰的仍是一個「義」字，今世人真愧對祖先了，世風如此，將來又不知演變到什麼程度，真不敢再往下想。

依着蕭鵬的意思，打算等和雷震見了面以後再談，但知道這些事最詳細的就是吳凱，所謂事已急迫，決對來不及了，南俠客上官瑾是一句話也不說，總在沉思，又是沉靜許多時候，突然蕭鳳英又站了起來，剛要說話，老蕭鵬用眼一瞪他，只好又坐下了，這時袁遇奇可就忍不住了，站起來雙手拳抱說出一番話來：

「我雷伯父對待朋友可以說是無微不至，現在所遭遇的當前難關，還要求諸位叔叔伯伯姑姑姐姐幫忙，我太年輕，只覺得除了替我雷伯父拚命以外，別無其他好辦法，至於諸位叔

叔伯伯呢，想幫忙，也不能總跟着我伯伯的鏢車走，我倒有一點小注意，就是蔡國亮不是撒帖子嗎，我們也撒帖子，交情有薄有厚，他的朋友裏面，未必沒有咱們爺們的朋友，他的朋友的所在地，也未必沒有咱們的朋友，蕭伯父不是在山東嗎，那末山東左右的賓朋們就請您搭個話多照應照應，上官二爺和上官姑姑不是在江南嗎，那麼江南的朋友也請上官叔叔和姑姑知會一聲，白大叔不是山西嗎，那末山西附近就託白大叔，四川境內除了託付我師哥以外，還可求白大叔到趟鐵龍堡拜託岳西俠，直隸呢，那請「海宴」何四哥再邀求人，河南呢就請吳爺辛苦一趟，拜會拜會黃沙鎮的金五爺，我想我們爺們的鏢路子，也不過是這幾下了，能夠保全更好，看事情的情形再說，假使要實在再不能發生效力，那只好上連環堡，搗他媽的賊窩去！您瞧怎麼樣，」

說着兩眼直勾勾望着蕭鵬，吳凱在一邊坐着暗地就笑，心說別瞧這小子，敢情也會出餽主意，他這意思，假使懷遠的鏢在哪兒丟了，哪兒就得負責，那就是對不起雷震，這倒不錯，硬栽麟，豈量是老的辣，蕭鵬七十出頭的老江湖了，廿幾歲孩子出的主意還能瞞的住他，然而他的話，確實是暫時的穩兵之計，當然是直搗連環堡為最好，然而第一，師出無名，第二也，不知連環堡有多大勢派，第三還有個犯得上犯不上呢，想來想去，此時此際要不答應這個辦法，還真沒有其他的好主意，江湖上的朋友就講究千金一諾，答應下來決對照辦，而且義氣

當先，老蕭鵬慨然應允，跟着秃鷹白翔也是義不容辭，上官兄妹雖着「懷遠」最近，更沒有說的，吳凱奔河南更不能推，這裡面只難了王烈，跟雷震沒有多大交情，連面都沒有見過，跟蔡國亮到有過幾次接觸，自己也明知道孰是孰非，但是若答應下來，就得得罪一面，王烈靜靜想了許久，半天沒說出話來，大家和王烈都是初交，也不知道王烈是在打什麼主意，按理說他和袁遇奇是親師兄弟，雖然今天首次見面，但是同門如手足，決無異言，他應首先應允，但只看見王烈低首沉思，「反而覺得有點說不過去，不由的大家都全注視着王烈，方秋生一聽蔡國亮三個字就頭疼，早就唉聲嘆氣了半天，本來書呆子一出家門，就險些命喪蔡國亮手中，所謂一次經蛇咬，十年怕井繩，不用說看見，聽就怕的了不得，其實，他應該感謝蔡國亮，否則焉能得到上官瑛那樣的嬌妻呢，（詳文請見敵著「神彈乾坤手」）上官瑛和他二哥上官瑾並不表示任何態度，余敏英從來不言不語，只是蕭鳳英把小嘴撇得很大的，這一個瞧不起呀，白翔和吳凱創蕩江湖這麼多年，什麼全見過，當然會明白，人家也許有人家的苦衷，尤其是吳凱，親眼看見王烈單臂救了張耀，想必是和蔡國亮有關係，或有碍難之處，這時吳凱衝袁遇奇一使眼神，他要利用王烈，打算從袁遇奇身上着手。

「王當家的，看您那樣子，大概是和蔡瓢把子有很深的友誼，我們在您這兒商量這件事情已經是大不應該，何況又……話簡短截說，遇奇剛才說得好，交情有薄有厚，不值得的事情

，咱們不作，何況還有個新交舊交之分呢，江湖線上的朋友和鏢局起衝突，那是必然的事，一明一暗，一斜一正，水火難能相容，您自己有您的打算，誰也不能勉強誰，至於得失呢，那邊分量重，那只好由您自己去想，別人是不能在加意見的，您說是不是？」

吳凱這番話說的白翔差點沒樂出聲來，這叫逼着蛤蟆上架子，吳凱言還未盡，袁遇奇早就撲咚跪下來，

「師哥，我自幼失了爺娘，雙親的冤仇是我雷伯父替我報的，恩師教養多年以後，就一直受雷伯父的愛護，現在雷伯父的大難當頭，四川又是要緊的所在，師兄不幫這個忙，叫天下賓朋知道了，不是恥笑咱們哥們沒有義氣，我這替我雷伯父跪下請求了。」

經過這一番情節，王烈心中難過已達極點，手裏石球更發揉得緊，天已過午，陽光斜射進來，照在王烈的臉上，黃臉更發白了，待了一會，一方面慢慢用手把遇奇攙扶起來，一方面向大家抱拳微笑，這個笑所擺着是勉强的笑，隨即慢慢騰騰說出一片話來，

「諸位前輩，一定以爲我王烈分不出斜正，其實內中有一段原因，當初我在雙橋走買賣的時候，不時經過金駝嶺，家師兄野鶴何元，曾經介紹蔡國亮和我認識，蔡國亮看在家師兄的面，上，不僅不動我的葯車，而且還幫忙下帖給川內同道，不准動我的貨物，所以這些年來，我的貨從來沒有失閃，蔡國亮總算還有點義氣，現在關於雷蔡兩家的事，都是友好，我幫那一

而都說不過去，而且四川境內很少有人知道我和江湖上的朋友有來往，所以雷老鏢頭的聽，若經過雙橋，我定勸他速離此地，蔡國亮時常有人來，在雙橋住在我們店內，前幾天他的姪子蔡沛還有他幾個朋友就住在雙橋，趕上和老幾位衝突，蔡國亮也不知道我也是江湖道上的人，只知道我是個藥商，假使要知道也一定有帖到我這裏來，所以我剛才就是這樣想過，偏向那頭也不好，所以我只好那頭也不管，老幾位要原諒我的苦衷！」說到此處，長嘆一口氣，像是心中很難過，當然各人有個人的偏見，這老幾位有這麼想的，也有那麼想的，袁遇奇還要搭碴，吳凱一統他，大家歡笑撤席，老蕭鵬打算回山東，辦理辦理女兒的嫁粧，預備過年去虎邱送二女于歸，於是又把翠薇的決定主意，告訴白翔，乾脆讓他帶走，這時白翔心裏這個斃扭，本來帶着個傻小子，現在還在沉睡，又帶上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，再搭着自己是個禿子，走在路上這份不受瞧那就不用提了，然而事到如今，又說不上不算來，於是就那麼打算了，蕭鵬這才向王烈告辭道謝，把白翔領到客店中，把翠薇姑娘交給他，他願意什麼時候走，就什麼時候走，蕭氏父女三位和上官兄妹方秋生，趁着天時尚早，竟一同動身走路，王烈也不強留，袁遇奇千囑萬謝大家告辭，這爺幾個一走，直到後文書三打連環堡才露面。遇奇見王烈始終不答應助雷防蔡，心裏就很不痛快，吳凱於是又轉了念頭，和白翔一商量，然後告訴袁遇奇怎樣做，袁遇奇尋思了半天，這才不聲不響，越發和帥兄撒起嬌來，問長問



短透着十分親熱。

金鴛子尹翠薇，本來經余敏英給他舒過血後，痛腫已經好些，後來見他們爺幾個一走，心中這份難受就不用提了。

秋天的下午，還有些餘熱，時時有些微風自外吹進，窗外柳條輕搖，幾隻麻雀飛來飛去，有時對對擇枝而棲，有時你飛我追，翱翔雲際，更引起翠薇的傷心，想起自己私訂鴛盟，現在尚在病中的薛寧，又想起緊追薛寧不肯放鬆的柴二青，自己又後悔何必走去，現在反倒給了薛寧和柴二青的機會，現在那姐三個是走了，尤其是方秋生和上官瑛給他的刺激更大，老頭子又把自己交給白翔，自己聽是聽說過，見可沒有見過，自己寧要跟着一個陌生人回到山西，以未婚弟媳的姿態出現，而且離着薛寧越發遠了，也不知薛寧跟着雷震到了懷寧還回山西不，真是萬感交加，越想前途越為渺茫，悲痛萬分，恨不得大哭一場，但是在人家店裏又怪不好意思，只有暗自隱泣。

禿鷹白翔根本不懂得伺候女人，而且自己又是大伯子，連翠薇姑娘的屋門都不敢進，只在屋外問幾句，白翔還真着急，急的是怎麼辦！到底是等翠薇腳好後再走，還是馬上就走，這麼大的禿鷹白翔，山西省數一數二的人物，會讓這麼點小事，給擠兌的亂轉，自己想了許久，想不出好主意，又跑到廣仁堂去找吳凱去商量。

有話卽長無話卽短，白翔在廣仁堂除了爲翠薇姑娘的事和吳凱商量以外，和王烈，吳凱，袁遇奇等四人，大家在一起盤桓談話，情投意合，也捨不得馬上就走，尤其遇奇和師兄見了面，真是說不完的話，就這樣一住三天，單有一個女傭人在店中伺候翠薇，每天有廣仁堂的大夫給翠薇治病，本來外傷好治，不過幾天的功夫就可以復原，而內心裏的翠薇，心裏老攔着一塊病，說有病也沒病，說沒病，精神老不見起色，所以只好耽誤了白翔的行程，白翔在廣仁堂除了和王烈研究工夫以外，沒事就和王烈研究怎樣教導廬傑，天真的廬傑除了吃睡以外，又不讓他出去，每天只在跨院裏玩弄石鎖，百斤重的石鎖，在廬傑的手裏，就好像是玩弄彈丸一樣，堂裏的師傅們鬥他，他也不急，傻喝喝的很有人緣，廬傑尤其和遇奇對勁，因爲遇奇降得住他，怎麼降他呢，他看上遇奇的鴛鴦腿，磨着遇奇教給他，但是個大身沉，總不俐落，遇奇面色也黑，一來就是小黑小子小黑小子這樣的喊，每逢要鬧脾氣，遇奇一說不教給你了，馬上就老實，數人在廣仁堂一待就是七天，這七天，不是白待着，這是吳凱出的主意，怎麼呢，吳凱算計着，雷震半個月後必由此處經過，說不定也許能繞到鎮頭上來打尖，那時讓雷震親自拜請王烈，因爲他看出王烈，能力是能力，人品是人品，而且又和蔡國亮認識，打算利用王烈臥底，因爲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王烈的細底，更其認識他的人太少，所以纔打算這麼辦，半個月的功夫，一幌就到，吳凱和遇奇整天算計着日子，七天頭上，翠

徽姑娘的脚也好了，翠薇有翠薇的打算，現在什麼話也不說，等病好俐落了，打算獨自一人奔懷慶府去找薛寧，說個明白，因為就是當中自己一個親人也沒有了。

這一天已是近黃昏，大家晚飯用畢，吳凱正在算計着怎麼派遇奇，翌日到路上去迎雷震，這一切事王烈尙被瞞在股子裏，突然由門外進來一人，正是掌櫃的王錦手持一份大紅簡帖，上面寫着四個大字，王烈忙接過去把眉頭一縐，立刻雙手把簡帖合起來，別以爲吳凱是瞎子，吳凱的眼比誰都尖，早已看見上面寫着「蔡國亮拜」，吳凱見王烈一縐眉，立刻使眼神把遇奇支出來，這時白翔尙在後院，二人直奔後院，和白翔把情形一說，三人分三路到外面窺看，這時只見王烈自正房出來，手持簡帖迎了出來，外面四人，都是八尺開外的身材，頭一個正是活無常焦允，第二個是醜面狼王猱，第三個籐桿田八，第四是土地爺楊七巧滿面風塵，都是一身灰土，王烈只認識焦允，王猱和田八二人從未見過，焦允見王烈就說：「王當家的，外面有個棚車，您讓他們給趕到塢院去」這時四人被王烈讓到裏面以後，外面早有人去趕棚車，吳凱遇奇可就納悶，這幾人怎麼會來到此處，對這幾人除焦允以外，只有白翔認得王猱田八楊七巧，別人心裏不明白，白翔心裏知道這幾個小子，不定自鐵龍堡逃出以後，在哪兒忍了幾天，轉到雙橋來，但是棚車又是什麼故事，這時吳凱向遇奇一努嘴，遇奇會意三步兩步向後角門溜出，轉到仁廣堂角門外，往塢院窺看，只見棚車沿坐着一人，坐着就已是好大個子，要站起來足有九

尺，沒有包頭，頂心挽了個髮髻，粗眉大眼，半段落腮鬚鬚，一臉塵土，只穿着小袂襖還繫着胸，露出寸許黑毛，長牛衣，高挽褲腳至膝蓋以上，赤足草鞋，就見他一片身自車上跳下，雖然有廣仁堂的夥計，但是他不讓進身，自己拉着騾子進場院後，遇奇忙轉身回來，告訴吳凱白翔，這時白翔聽遇奇一說這人的長像，就知是大莽牛牛二愕，棚車裡是什麼並不知道，於是遇奇同白翔二人二反來到場院角門，見牛二愕並不卸車，仍在旁邊站立，倚在車沿，脫下知襖在擦汗，苦於遲不得車身，當然看不見車內是什麼，太陽已經落山，這時突然見焦允氣昂昂大踏步自外門走進場院，他後面跟隨着王獐田八。楊七巧衝大奔牛一揮手說「走」，牛二愕一聽，哇呀呀亂叫，「二爺，老牛肚子也該裝點什麼，爲這小兔崽子，差點沒把老牛命饒上，怎麼難道說廣仁堂？」這時就見王烈連打躬作揖，向焦允道：「二當家的，小店是買賣人，咱們担不起這個沉重，不過，既然幾位賞光，就請賜叻水酒也好上路，」說着那種怕事的樣兒，裝得還是真像，又聽王烈道，「至於那件寶物非經過一番泡製不能用，小店不敢擅自留下製用，必須二當家的，親自看着等着才可以，」話說到此處，白翔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，怎麼着難道說薛寧有個好歹，寶物真被焦允得來不成，這可把老西急壞了，有心出頭又怕壞了事。這時就見焦允連連擺手，大踏步往外就走，大莽牛也無法，拉着車跟着往外走，四人一車來到廣仁堂門外，自登馬格上解下馬，上了馬，焦允在前開路，騾車居中王獐

田八楊七巧在後，踏踏踏急奔西南大道，這時天已掌燈，已是快到初更，四騎一車，借着下弦月的月光，急馳，這車馬在前奔跑，後面却又見三條黑影，嗖々々，離着老遠緊隨車後，不用說，這三人當然是白翔吳凱袁遇奇，車走得歡，聲音越大，大道兩旁滿是綠樹，葉動枝搖，四騎一車的黑影在林中穿來穿去，煞是美觀，這時他們只顧趕路，可見疏忽了，後面有人跟着，這時大道越走越窄，已到叉道之處，微風吹動搖枝，樹葉沙沙微喚，土道上的塵灰，揚起一層薄薄烟幕，走到叉路口，就見迎面飛來一騎，踏踏踏如飛也似，堪堪來到切近，焦允等正要預備躲路，就見來的一人一騎，反倒勒着坐驢，略微望了望突又勒轉馬頭，斜又走去，馬尾後盪起塵烟，也沒有看見來人面目，就在這一剎那，還未來得及說小心的時候，就聽弓弦一響，叭！一顆飛彈直奔焦允面門，這是焦允再也想不到這突如其來的一彈，呀！一聲，一閃，擦耳而過，用手一摸耳朵，鮮血滴出，這時又是緊跟着叭叭々，數顆連珠彈，照焦允的馬就打，這匹馬馬能躲的開，唏嚶々一聲長嘶，前踢後蹶，乍把焦允顛了下來，這匹馬落荒跑去，這時王猗田八大莽牛等四人，也都翻身跳下馬來，都蹲在車後，焦允爬在地上動也不敢動，暗打呼哨，輕輕告訴大莽牛說：「又是二丫頭，他媽的往前趕車，快，快，」大莽牛把身子影在驢子左面，硬往前拉驢子，拉進焦允身邊，這時焦允才敢把身形蹲起，也蹲在車左面，這時從車輪縫中往前看，就見一匹馬如飛又奔到路口，打馬盤旋，立時磕馬奔驢

車而來，焦允的飛蝗石早已預備在手中，看人帶馬堪堪切近，就見來人剛要片腿，就聽一聲喊：「留神」焦允的飛蝗石亦已出手，叭。那騎馬之人，單眼正在蹠上，要下口來不及，忙仰身，左手拉着馬鬃，和馬身正好拉平，飛蝗石擦着馬鞍飛過，來人一片腿又蹠上馬去，焦允一看準知來者並非一人，剛要回身，就聽「着」一隻袖箭正釘在肩頭，疼得啊呀一聲，蹠身跳起，轉身拉過田八的馬，蹠身而上，喊聲「扯活」，「要想跑，就聽後面掌風切近，刷，焦允一閃身，伏鞍一磕馬腹，馬往起一竄，動也沒動地方竟在打轉，也不知是誰把馬韉拴在樹上了，呀了一聲，抽刀要斷繩，就聽一聲喝，「老二，下來吧：」焦允也真聽說，翻身落馬一滾，叭，馬竿鐵頭正敲在焦允踝骨上，滾出丈來遠，這地方大莽牛敢說夠朋友，將身撲起，往起要拉焦允，就聽噹的，「叭，一大莽牛唉呀一聲，撲咚栽倒在地，就地翻滾，頓臉上下下流血，原來一顆彈子正打在大莽牛左眼上，俗名叫做「換虎出洞」，那馬能不疼，籐棒田八醜而狼王獍等，見事不好，解馬要跑，一那兒跑一，一條黑影蹠過來，大撲刀照王獍肩上就砍，王獍往外一蹠，亮出單刀，就和黑影交起手來，田八也急了，抽出籐棒帮同王獍，同黑影中的袁遇奇想雙對單，那影能夠，「還有我老西呢！」田八一聽不好，抽身要走，老西馬能讓他走，籐棒田八也是一個好手，老西也不能輕敵，抽出響鞭二，就打在一處，楊七巧也趕來幫田八的忙，這時倒在地下焦允，耳朵中了二青的彈子，肩頭受吳凱的袖箭

，踝骨被瞎吳凱已經敲碎，三處傷痕疼得活無常焦允直哆嗦，這時就見老遠一騎停着馬縱下來往車前就跑，步履矯捷，身材苗條，就知是柴二青，心中一狠你來，我叫你不得着活漢子，咬牙往前一站，提起撲刀，單腿一用力，就到了車邊，舉起緬刀，惡狠狠照着棚心用力就扎，二青也看見了，啊呀，喊的聲音都差了，因為他實在來不及制止焦允，說聲遲那時快，就聽一聲嬌喝，「着」，叭，一顆棗核鏢正釘在焦允手背，嗒唧唧緬刀落地，疼得焦允撲咚就坐在地下了，這時就見一條黑影自左面如飛而來，鐵尖鞋一蹣就把焦允蹣出多遠，二青也由左面縱到車旁，這人同二青二人同時解簾子，掀起簾子二人同時注目往裡看，簾子打開，月光直射入棚車內，借着月光，二人見那心上人薛寧反剪二臂，棉絮塞在口內，一塊布條網着嘴，面上形態已經表示着實在痛苦，二人忘形的心疼得都同時呀了一聲，這時她也聽見她的聲音，可是她也聽見了她的聲音，不由得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二青見是翠薇，翠薇見是二青，臉上都有點訕不搭的，每人都一隻手支着簾子，竟忘了應該怎麼辦，就聽旁邊有人說話：「二位姑娘，還不給他解開，」我瞎子都着急了，「二人這才醒悟過來，也顧不得害羞，這才你解綁，我解布，二人同是又心疼又難過，解完了誰也不好意思動動薛寧，轉身兩人又同下了車，她站在左邊，她站在右邊，一齊發怔。

### 十三

就這麼幾天的功夫，薛寧怎麼會被焦允擄去，二青怎麼又會追到身邊，行程的七天，却有很多可歌可泣的細目，原來焦允在鐵龍堡見韓飛竟同柴玄岳則走去以後，自己也覺站不上風，於是攜着王獐田八大莽牛土地爺楊七巧等，出了鐵龍堡以後，就要夠奔連環堡，一路上越想越彆扭，想不到我焦允三番兩次都是失敗，這次明明已經落入嘴內的食物，中途之中又殺出個白翔，而柴家堡的爺們也在從中作祟，以致薛寧能安然逃出自己掌內，想來想去，還是氣不氣，憑自己焦允在江湖上也是屬得着的人物，居然一再受挫真是天也太欺負人了，想到此處，自己暗叫自己的名字，焦老二，假使你若不掙回這個臉來，看你將來怎樣在江湖道上立足，豈不又被天下賓朋恥笑，一邊走着，自己一邊盤算，醜態狼王爺和藤棒田八楊七巧也是一路自己有自己的打算，王獐對於焦允已經犯了心，前文書已經表過，王獐是在打自己的主意，田八呢，想來想去，太不值得，憑我田八敢說是個人物，跟着你這搗糞鬼在一起，連自己的運氣已帶累得倒了霉，大莽牛倒是沒心沒肺，總想着白翔這般人太可恨，尤其是大黑小子，五個人五條心，走出十幾里路，天已大亮，焦允想來想去透着冤，陡然一陣兇心立起，撥轉馬頭，就往回奔，田八一看忙就攔着，「二哥，打算怎麼辦，你要做什麼？」



「我不甘心，我要再燒勾兒的狗窩，」

「算了吧，二當家，這兩天咱們哥們已經累得夠瞧的了，郝二爺也受了傷，四鬼三僧都已經隨着郝二爺走了，剩下咱們哥五個，怎麼是人家的敵手，不如先緩緩氣，找個地方休息幾天再說。」醜面狼王猥說的倒是實理，於是，五人又走下去，但是焦允的兇心依然未消，田八又直勸他，於是才信馬由韁走了下去，本來是往西南，走來走去，焦允只顧自己一肚子心事，可就疏忽了路程，原來已經走到東南，東南就是東南吧，五人找個鎮店打尖，剛剛走入一個小鎮，就見老遠一輛驛車，走得並不算快，駕駛的人十分健壯，等車臨且近，見車棧上紅油漆亮黑字「懷遠」，焦允見這兩個字，忙把身形一閃，一順韁讓過驛車，心中大疑，怎麼懷遠的鏢車竟走單了，而且這簡直不像個鏢，衝着田八王猥大莽牛等一使眼神，四人再撥轉馬頭細看見驛車停在一個小店門前，四人忙也下馬，閃在一個牆角，就見由棚內下來一人，又架着一人，細看不是別人，正是雪堰橋的楊奎楊明九和自己心裏念念不忘的薛寧，立刻精神爲之一震，想不到得來全不費功夫，這就要動腦筋，不過楊奎確有些扎手。

楊奎爲的是薛寧那病，又是傷血，經不起長途的勞頓，更是明白了，現在柴二爺尚在鐵龍堡，於是楊奎想把薛寧，先送到鐵龍堡將息一個時期，然後再跟老柴玄送他去虎邱柴家堡，那裏知道薛寧以一個病身子，經翠薇一走的刺激，又有柴二青捨他而去的又一刺激，實在吃

不了，正中心病，車上又一受風，竟突然轉劇，楊奎一見，也是吃了一驚，好不當央的，自己討了這麼一個差事，真要是薛寧有個好歹，可讓自己怎樣對得起白翔和江湖上的衆賓朋，而且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又怎能往鐵龍堡送，人家也嫌不吉利不是，於是才在就近找個小村鎮打尖，想找點藥給薛寧治病，等把他的心火鎮下去，安定幾天再到鐵龍堡，就這麼一個錯折，竟中了奸人之計，命喪鎖子頭亂石叢。

這個鎮店正和鐵龍堡雙橋鎮抱着個三角形，各踞一角，名叫鎖子頭，自楊奎和薛寧在鎖子頭打尖後，每天在鎮頭藥店裏買藥，常看見一個乾巴的老頭子向藥舖討藥，討得是治吐血的藥，據說是兒子做活傷了血，一家數口指着他吃，已經病了十幾天，實在沒錢買藥，所以天天來討藥，藥店夥計已經煩了。

這是楊奎到鎖子頭的第五天頭上，薛寧的病已見起色，已經能夠站起來走走，有武功夫底子的人，硬傷是不怕的，楊奎就打算今天到鐵龍堡。

秋天的早晨，稍有涼意，楊奎老早的起來到藥店去買藥，剛一進門，就見藥店的夥計和那個天天來討藥的老頭子吵嘴，

「我們做的買賣，不錯藥舖講究的是濟世活人，捨藥救生，但是我們捨的是救急的藥，像你兒子的病，不是一兩天可以好的，竟上我們這來討，我們一天要有你這樣三五個主顧

，那乾脆我們也得吃藥救餓了，去，去，去，沒有，再說傷血的病你也得請個大夫瞧瞧呀！竟吃藥也不管事呀！別麼煩……」藥店裏的夥計說的也不是沒有理，但是那位老頭子是真沒有錢，你讓他拿什麼去請大夫呢！

「修好吧，掌櫃的我就是這麼個兒子，我們老夫婦還有我兒媳婦我的孫子，都指着這個兒子活着，假使他要有個好歹，那不一死五口嗎，掌櫃的您修好吧，您已經捨給我好幾天了，我兒子吃您的藥還是真見好，您要是不給，那您簡直是害我們一家子！」老頭子可真急了，老淚圍着眼圈轉。

「什麼，他媽的，不捨藥就是我們害了你們一家子：你這簡直是說人嗎，……」說着這夥計就出來了，用手就推老頭，

「去，去，去，大早起的，別攪我們做買賣，我們不捨藥是我們的本份，照你這麼說，你兒子要是死了，還是吃我們的藥死的，我們還得打人命官司呢：去去去……」

老頭子見此情形，真是呼天不應，叫地不語，老淚撲刷刷落了下來，唧唧噥噥走到門口，仰天長嘆一聲：

「天——，」一陣傷心，撲咚就爬在門坎上了，要爬也爬不起來，楊奎在一旁看着，心中實在不忍，忙趕過去把老頭子攙扶起來，老頭一看也是天天來買藥的客人，連連道謝，看

着楊奎手中藥包，又咳了一聲，扭頭擦眼淚，這就要去，楊奎乃是慈心之人，忙止着老頭道：「這位老者，令郎也是傷血嗎，不要緊，您要藥，我這有：」說着扭身向藥店夥計道：「每天您捨給這位老者什麼藥，您給拿兩料，我給錢，」

老頭子一聽，感激萬分，爬在地下，就給楊奎磕頭，楊奎用手攙扶。

藥店夥計也是熱心腸，一看楊奎要掏錢替老頭買藥，反到不好意思了，忙道：

「這位爺不是我們不捨給他，我們也不懂醫道，我們就是給他藥，也是治不了多大病，因為我們担不起這個沉重，他不像您，您懂得醫道，您知道什麼病吃什麼藥，他也不給他兒子請大夫，就是問藥瞎吃不是白費嗎？」您要請了大夫治治，藥我們白給，夥計說得也是有理。

老頭子一聽楊奎懂得醫道又跪下了，

「得啦您修好修到底吧，辛苦您一趟給我的兒子治診，這邊掌櫃願意捨給我，您就做做好事，您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，」說着連磕響頭。

楊奎這時鬧得簡直無法推托，是非只爲多開口，看看時候尙早，於是慨然應允，跟着老頭子走去。

一路上老頭子嘮裏嘮叨，叙說自己家裡的寒苦，怎樣兒子和孫子上山去打柴，自己到街

上買賣草鞋，老婆和兒媳在家裏打，現在兒子也不知因為什麼勞着了，吐了血，只好自己和孩子去打柴，……轉角拐彎，出了鎮店落了鄉，走出是有六七里路，楊奎心裏急的什麼似的，但是已經來了，也只好來了，老遠望見半山一個小土房，門口滿都是乾草，短枝，老頭指着就說到了，

「兒子病了我也打不動，只好小孫子拾乾草，我砍點短枝子，這兩天每天所賣的還不夠吃的，」說着說着來到了，臨近之時，已然聽見裏面有人哼々，老頭兒頭前代路，屋門甚矮，還得哈着腰進去，楊奎走到屋裏一看，只見屋中甚暗，分爲裏外兩間，外間屋也沒有窗戶，堆滿了長草繩，屋角還掛着草鞋，破棹子破凳子，到了裏間屋一看，也很暗，屋角都是草繩，只有一個小壁窗，窗跟底下也是堆的乾草和亂柴，兩條木板搭的一張舖，舖下堆的也是柴，舖上睡着一個人，已經乾瘦得不得了，臉上這個難看，左一個疤右一個疤，面色蒼黃，老頭子就喊，

「兒啊，這是位修好的大夫，不要錢，老遠來給你看病，這真是五行有救，禿他媽哪去了，外面草繩堆着也不打鞋，唉，八成他媽又幫助禿子去撿柴去了，這位爺，辛苦您了，我給您燒點水去」說着顫抖着出來，一邊出來一邊念叨，自言自語，水吊子擱那兒啦，唉，鍋蓋也不蓋上，火石呢……」床上病人，連向楊奎點首，真是千恩萬謝，楊奎也覺得這人家

的確可憐，這才仔細給病人看病，病人連聲咳嗽作喘，正在此時就聽外面老頭叨叨：

「人老了不中用了，撿了柴都堆在外面，這要是下雨，不都淋濕了，誰還要……」哆裏哆裏往裏搬進一大捆乾柴。又出去一定又去搬。

楊奎很細心的爲病人看病覺得沒有什麼大病，脈象很穩，這在此時，就聽外間屋「叭」的一聲跟着禿，禿，禿，一陣火亮，楊奎忙到外屋一看，見老頭剛搬進來的一堆柴，竟自起火，小矮門口完全被短枝乾草塞滿，而且也是尺來長的火苗，正在驚慌，想法救火，就聽身後，又是叭的一聲一團火球直奔自己而門，裏屋也是火起，一股硫磺氣味撲鼻。

「唉呀，不好」楊奎往小矮門就闖，但已被短枝塞嚴極極枝枝，隻隻冒火，無法近身！這時草鞋草繩俱已着火，忙往裏屋闖，到了裏屋已是四下起火，濃煙密布，再望床上看！病人已無，就知中計，再望壁窗，已是滿塞火枝！窗下乾柴乾草，火苗飛起多高，這時楊奎已然被煙薰得雙目難睜，屋角乾柴草繩草鞋全是火彈一般，屋中出路已斷，霎時四壁皆燃楊奎東撲西撞，可真極了！不管窗口火枝如何，用大襟一蒙臉，往窗口就竄，可憐窗口太小，何況滿塞火枝，楊奎急得三尸暴跳，身上衣服完全被火燃着，急中生智，抄起來被燒燼的木板照窗口就撓，窗口火枝，已然燒得快成炭條，力量稍小，三下兩下被楊奎撓掉，不管盪不盪，楊奎往外竄，剛剛竄出來，就聽一聲，「着」楊奎尙未站穩，眼睛都被火燻得已難睜開，

也不知是那裏來的是什麼暗器，忙就地一滾，肩頭早中一下，覺得麻絲絲，用手一摸，一隻袖箭，咬牙挺身躍起，強睜雙目，向下一望，叭的一聲，左腿又中一箭，跟着之人，嗖々々，往來路逃去，楊奎撒腿就追，已被燒得焦頭爛額，何況又中兩隻毒藥袖箭，跑了沒有兩步，眼前一發黑，撲咚倒在塵埃，再往起爬，已然無力，渾如身燒如燎，毒藥在火身子上，走動更快，疼得楊奎渾身亂抖，跟着耳際傳來一陣馬蹄聲，跑得甚急，就知完了，想不到我楊奎命喪此地，人死也要掙扎，咬牙想坐起，但那裏坐得起來，這時人聲沸沸，馬蹄聲已臨且近，見當頭一人已來到楊奎身邊，跳下馬來，往起就扶楊奎，楊奎眼已睜不開，只露一條縫，縫裏見是鐵龍堡的鐵頭韓四，韓四正望見鎖子頭與鐵龍堡之間半山起火，火勢很大，特帶着幾個伙計前來救火，先還不知倒在地上是何人，等扶起來仔細看仍是看不出來，因為楊奎的臉已被火燒得腫破不堪，實在難認，楊奎迷迷糊糊可看出是韓四，強努力用手顫抖的向鎖子頭指了指，口中崩出二個字：

「薛………，………寧………」

語罷，一陣亂抖，過身抽做一團，抽了半天跟着往外一伸，一命身亡。可嘆楊奎一生不曾傷過一人，而且自己，又能醫，武能安，江南一帶，沒有受過他的恩惠的人很少，在江湖上沒得罪過一個朋友，竟落得如此下場，焚身異地，是誰施的毒計都不知道，一代隱俠如此

而亡，不禁爲之擲筆長嘆。

韓四見此人死去，口中竟喊出薛寧二字，就知與莊主及柴家有關，忙命人家中送信，趕緊找岳西俠柴二莊主及柴家二姑娘，自己先把楊奎屍身挪在一旁，然後率人救火，不大一會，火勢稍戢，見老遠跑來二騎，來到切近，當前一人就是柴二青。

二青自雙橋鎮走後，一路上傷心落淚，又是氣，又是悲，狠狠心腸，決不再管薛寧了，委委曲曲的向鐵龍堡而來，他是要找他的叔叔柴玄，好一同回虎邱，到了鐵龍堡以後，柴玄同岳朗仍在和韓飛在一起盤桓，尙未歸來，於是只好住在鐵龍堡等候，每天什麼心腸也沒有，反而越想越後悔起來，爲什麼要離開薛寧呢，坐着也是想薛寧，臥着也是想薛寧，腦子裏時時刻刻都是盤旋着薛寧，一陣傷心，一陣落淚，每天如失魂喪魄一般，天天早上起來，就騎着馬跑到山頂望日出，那裏是望日出，是在望懷遠的鏢車回鏢，他好在接着薛寧，由早晨落到吃中飯，吃過中飯又出來望到日落，望穿秋水，五六天來，二青也瘦了一把子肉，但是伊人仍不見歸回。

這天早晨出來，一個人在山頂往西南，山頂涼風嗖々，吹得傷心的人兒的心也涼了，半山火起是在東南方，他雖然看見，但是也引不起他的好勝之心，仍是毫不在焉，等到莊戶在下面喊他，他才懶洋洋的下來，下來以後，問這莊戶什麼事，莊戶也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只說



了兩個字！

「薛寧……」

「一個人燒死了！」

二青一聽魂飛胆散，立刻覺得渾身都軟了，忙問，在什麼地方，莊戶用手在起火處一指，二青磕馬就奔，奔得飛快，少時卽到了，就看見一個屍首，正是燒得成了焦炭，心中一慘，撲刷刷……眼淚止不住的就崩出來，跳下馬來，哇的聲就哭了，撒退就往楊奎的屍身奔，尙未奔到楊奎身旁，咚撲就撲倒在地，暈了過去。

韓四一看這是怎麼回事，這不是要人命嗎，忙過來扶起就叫，

「二姑娘，二姑娘，」

「不一會，二青纔又哭了出來，

「永靖，永靖，你害得人好苦，是誰下得這麼恨手……！」

「二姑娘，二姑娘，您這是怎麼啦，這是誰，您就哭，您……，」韓四反而覺得可笑了

二青一聽一怔，用袖子一抹眼淚，睜着眼反到不知所以然了，韓四說：

「二姑娘，您倒是看看死的是誰您再哭呀，要不是薛爺您說夠多喪氣，」

二青一聽也對，自己也太慌了，站起身形，慢慢走到身旁一看，也實在看不清楚了，過

來仔細再看，仍是看不出是誰，揀起一根乾枝，一翻楊奎的屍身，只見由肩頭掉了一根鐵器，因為楊奎的衣服已經燒焦了，所以飛又落了下來，二青一看大驚，他檢了起來，仔細一看，小叉柄上刻着四個字。

「雪堰橋揚」。

「唉呀，這是雪堰橋楊大爺，」

「什麼，楊大爺，怎麼……」

韓四竟說不出話來，因為任何人也想不到楊奎會慘死在此地，韓四還不憑信，又用樹枝再撥弄楊奎的衣服，果然又掉出兩柄，跟着韓四蹲下來扯開楊奎的衣服果然還有九柄，一共十二柄，這可證明確是楊奎了，不由心中一慘，「這麼好的人，怎麼會落此下場，」老韓四也落下淚，再看二青也哭了，二青一哭，韓四突然想起楊奎臨死時的一指，唉呀，要糟，心說要壞，忙把楊奎臨死前的情形告訴二青，這下子，可把二青嚇死了，一句話沒說，騰身上馬，雙足一磕，踏踏踏直奔鎖子頭。

焦允等由土地爺楊七巧裝這個討藥的老頭，醜而狠王獐裝的病人，施火燒毒計，將楊奎燒壞，王獐又是兩隻毒箭，置楊奎於死地，田八在店中守候，田八得手後趕到鎮中，直奔薛寧住的旅客，問好伙計懷遠的車把式在那裏，伙計就告訴他們了，找到車把式以後，那車把

式，一看見迎面頭一個就是活無常焦允，若是「懷遠」的車把式趨子手，沒有不認識焦允的，扭頭要跑，早被大莽牛一把拉住，喝令：

「套車」，車把式焉敢不套，焦允又問明白了薛寧住在哪屋裏，車把式也只好告訴他，由大莽牛押着車把式套車，活無常焦允，醜面狼王猗，藤桿田八，三人先把兵器問了問，然後由焦允第一個闖入。

薛寧自從楊奎買藥去後，自己就打點好了行囊躺在床上休息，其實也沒有什麼行囊，不過是衣服與兵器，越等越不來，等了半天還不見回來，自己想要吃點東西，但又不敢吃，因為楊奎囑咐過他，不要亂吃，正在一個床上倒着休息中，剛要迷瞪，就見進來一人，一看，唉呀一聲，見是死對頭活無常焦允，嗖，一個急勁，身形躍起，那知剛起來，一陣頭暈，因為突然用力，傷血初愈的人是吃不住的，立刻腳一軟，忙扶着床站定，伸手抓起茶壺就砍。焦允一陣癡笑，閃過茶壺，叭叉，落地粉碎。

「小夥子你今天還跑得了，二太爺今天送你回老家」，說着嗖，由腰中一帶，抽出緬刀，照薛寧就剝。

好薛寧，一個急勁就地一滾，抓起一把凳子，挺身一躍，照着焦允就砸，焦允身手甚捷，見一刀砍空，薛寧往外一滾，慢偏身，反腕一剝，正好薛寧凳子砸來，一刀剝在凳子上，

立時凳子就碎了，薛寧一見，閃身蹤起身形，抓起帽筒一聲喊，一着打，「焦允一閃，就在這功夫，薛寧已然奔了門口，一推門往外一竄，叭，藤皮棒正插在腿上，腿一軟，撲咚栽倒在地，焦允亦已蹤出，跟着一脚，把薛寧踢出丈來遠，一棒一脚，傷血的病人，驚慌之餘，又用力過度，已然暈了過去，焦允大喜，趕過前去惡狠狠緝刀一舉，田八橫棒一攔，

「且慢，二哥，殺了他無補於事，莫如把他帶到窩上，拿他當個釣魚虫，來一個拿一個，你看如何！」田八這時是實心的救了寧寧一命，因為他看焦允太狠了，才出這麼個主意。

焦允一想也好，這纔將薛寧縛定紮妥，在綁的時候一件物品，在薛寧腰中挺硬，焦允伸手一掏，見是個黃綢包，用手一摸，大喜過望，哈哈一笑：「好小子，原來真的在這兒，這回可逃不出二爺手裏了吧，」薛寧此時早將生死置之度外，由着他們擺佈，焦允等、把薛寧架上車去，一人一騎直奔西南，車在途中車把式被大莽牛一脚踢下車來，自己趕着，直奔雙橋，焦允的意思是先到雙橋找到王烈，「一來想休息休息，二來叫王烈看看此物，應當如何應用。」

## 十四

二青聽韓四說出楊奎臨終時的情形後，柴二青大驚失色，忙往鎖子頭就趕，趕到鎖子頭以後，反到怔住了，怎樣去找薛寧呢：

這時候天已擦黑，鎖子頭鎮上，街頭巷尾仍在三羣五夥的議論紛紛，爲什麼呢，都是大白天的，見有五人打扮離奇，竟將一家客店中的一位家人擄去，而且還大動其武，看樣子也不知是強盜是劫官，也不知道是捕快捕盜，有人就斷定一定是捕快捕大案賊，否則那能有這麼大胆的強盜，大白天的就搶人，你也說我也說的，可就被二青聽去一點，忙要找入打聽，但是人們見二青的打扮行踪，更覺可疑，見她她青絹帕包頭，青短襖巾衣，都是青的，而一雙小靴子還是又瘦又尖，腰下樹定彈囊，胸前也是絲繩揮定，臉上不那粉嫩粉嫩的，一臉風霜之氣，馬脖子上掛着一張弓，鞍下露着劍鞘，東張西望，荒裏荒張，也不知他是幹什麼的，他問誰，誰也是搖頭躲開，走來走去，走在藥舖門前，就聽：

「我看見了還有棚車呢，車裡一定就是那個大案賊，你瞧那幾個騎馬的長像可夠兇的，活像是個吊客的那個打頭，大概他是個頭兒吧：一定是那個府裏派來的，他們奔西南去了不是，一定不一定，」

二書一聽，更是驚慌，當然這一說那活吊客的，一定是焦允，車中人準是薛寧，這纔磕馬也奔了西南。

天越來越暗，對面已看不見人，就見一片綠林之中，數騎一車急馳，心中一驚，斜刺裏一領馬，見果然有些像焦允，不管確否，摘弓發彈，要劫車救人。

這焦允肩頭踝骨手背三處重傷，可以說是稱雄一世的活無常焦允，從來未有的失風，踝骨已然裂開，疼徹心肺，再看大莽牛，在地上滾成泥球，雙手撫着臉，顛臉上往下冒血，先還兩腿亂蹬，現在已然昏倒地上。

藤桿田八和白翔動手，那馬能佔得了上風，白翔是一邊打嘴裏還嘟嘟，一條響鞭分爲上中下三路，在月光之下，就見一個大黑球也似，並發出嗚嗚響聲，高低不一十分難聽，籐棒田八的籐棒，簡直無法近身，楊七巧兩柄鋼刺更難進步，抽不冷子就有被白翔響鞭兜上的可能，兜上就跑不了啦，準得躺下，那邊王翁可受了罪了，白翔動手是以玩笑態度，決不是和誰拚命，袁遇奇可不然，遇奇素來手黑，鉄環大撲刀無處不是致命之處，焦允在黑匆匆之中，也不知來了多少人，見王翁田八楊七巧都堪堪要敗，那王翁和田八已然在窺着自己的逃路，自己已經是不能動了，今天打算逃生活命，恐已不能，仰天長嘆一聲，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，焦允啊焦允，整天打雁，今天會讓雁啄了眼了，睜眼見地上一亮，見是自己的緬刀斜

在地上經月光一閃，發出青光，與月影互相耀映，慢慢蹭到刀旁，右手檢起緬刀一狠心，往項下一橫，咬牙自己一勒，就在此時，一陣涼風，就覺得有人在肩頭一點，立時覺得麻了半條膀子，緬刀二次落地，就聽一聲高喊，「慢動手」，王獐田八楊七巧，可有了抬階，蹀身跳出圈外，白翔等一看見說話的是廣仁堂當家的王烈。

薛寧已被吳凱自車中架出，在地下溜，這時薛寧還不知楊奎的噩耗，楊七巧過來就攙焦允，王獐田八去看大莽牛，跌打的漢子會勁不住一個泥丸，「好狠心的二丫頭，」王獐一邊給大莽牛擦臉上的血，一邊罵，二青和翠薇都注視着薛寧，有心要幫助吳凱，但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又有些僵局，在這一怔的功夫，突然見有人攔阻動手。

「諸位爺們，事情出在我王烈的家門口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我要是不管，對不起金駝嶺蔡舵主，無論如何，人已被救，請看在我王烈的面上，網開一面，」王烈說吧就作了一個圈揖，遇奇一跳脚。

「師哥，你這是怎麼啦……」言還未盡，就聽弓弦一響，一聲大喝，聲音都差了：

「着打，你給楊大叔償命嗎！」跟着刷……一連連珠彈，直奔王烈面門胸前檔下三路打來，其快無比，王烈忙倒地一滾，嗖，拔腰挺身站起，往斜刺了一閃呆呆站立。

二青這一嗓子不要緊，可吓壞了衆人，薛寧嘆喏就躺下啦，吳凱顧不得薛寧，一個箭步

縱到二青身旁剛要問，就見二青，硫磺彈早上了，嘴裏喊，

「好賊，也讓你們嚙々燒死的滋味，永靖，楊大叔被他們害死了，你還不給報仇嗎？」

二青一喊，手裏叭叭三顆彈子，朝焦允就打，跟着叭地一聲，硫磺彈，爆裂正打在楊七巧前胸，立刻火燒衣襟，楊七巧撲地就滾，田八揩起焦允就跑。赶到一匹馬前，把焦允搭在馬背，自己剛要上去，叭，一彈就打在身上見火就着，馬一見火，踏踏落荒就跑，田八再站起來，馬已如飛馳去。急煞了吳凱，吓壞了白翔，氣急了袁遇奇，來不及問詳情，嗖々都趕了上來，田八一見不好，斜刺往樹旁就閃，吳凱眼都紅了，還能讓他跑得了，一縱身進步馬杆掄起就打，田八往前蹤，剛要閃身，就聽耳邊刷，一掌擊下，田八往前一竄，「就聽一聲喝」着「袖箭一隻，正釘在肩頭，肩頭一疼了，腳下一拌蒜，噉咬一聲，早被吳凱一脚，踹倒在地，馬杆一點就將田八給「木」着啦。

那楊七巧身中硫磺彈，已被燒得暈頭轉向，爬起來就跑，白翔早到身旁，進步一蹶，楊七巧就滾在地上了，彎腰抓起，當胸一掌，楊七巧哼都沒哼出來，登時閉過氣去，王猗在二青一喝時，已然就溜下去了，袁遇奇怎能讓他脫逃得掉，跟着就追，王猗撒腿就跑，這時就聽一聲雷也似「好嘍」，一條大漢如飛也似趕到當場，跳着脚就樂，「盧傑別讓他跑了，」白翔一喊，傻小子也不知是誰別跑了，開腿要追，又怕追不上，粗人有粗主意，一低頭看



見大莽牛，蒲扇大手抓起大莽牛，用力一扔，「那跑小子，」怔拿大莽牛當了兵器，就照遇奇扔來，王猗在前，遇奇在後，遇奇一聽，大漢一喝，回頭黑呼呼一物照自己打來，忙閃身橫裏一跳，撲咚大莽牛就摔在地上，哼了一聲當時摔死在地，遇奇再看王猗已跑出老遠，心裏這個氣，撒腿要追，就聽白翔喊，「前邊那個」，盧傑一聲喝，「交給我啦，」飛毛腿早追了下去，遇奇這才轉身，白翔吳凱已然趕到前面，三人匆匆忙忙跑了回來，這時二青同翠薇架着薛寧也趕了上來。

起初二人都不好意思上前，後來薛寧一閉過去，全顧不得害羞，一同過來呼呀喚呀，好不容易叫過來，薛寧用盡力氣要站起來拿人，怎奈身上使不上勁，二人才架着他往這邊趕，隨走着隨說二青把楊奎慘死後的情形說了出來，薛寧放聲痛哭，二青翠薇二人也陪着落淚。

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大家在廣仁堂客堂內，個個傷心，一盞油燈照在每個人的臉上，都是十分悲悽，誰也沒有想到楊奎是這樣慘死，而居然會上了宵小的當，可恨的是焦允會跑了，搭着大家都急了，就有些忙了，竟顧的一個釘一個，黑夜之間，可就疏忽了，受重傷的焦允，會讓免脫，土地爺楊七巧和籐棒出八，一字不漏把害死楊奎的原尾說了出來，這時楊七巧已然奄奄一息，吳凱由睛眼中不住落淚，自幼和楊奎就在一起，楊奎的父親又是自己的師傅，論人品，論資格能力，一般人誰也比不上楊奎，怎麼會這樣慘死，薛寧是不住哭

泣，楊奎還真愛惜自己，這次要不是爲了自己。馮能慘亡異地，袁遇奇站在一旁蹂躪腳落淚，當初在雪堰橋大悲寺若不虧楊奎馮有自己命在，白翔皺着眉頭，圓瞪兩隻眼望着窗外，可見老西心中悲忿已達極點，最難過是王烈，根本不知道這些回事，死了的又是自己一向嚮往的楊奎，想不到焦允等做事如此可惡，自己先還不放心，趕到林中解圍，若不是自己出頭，焦允焉能逃走，這樣對得起誰，自己真是個大罪人，越想越難過，大家正在悲傷之際，猛然間薛寧唉呀一聲，臉上顏色立刻就變了，雙手撫着胸口發怔，白翔一瞧也是機伶伶一個寒戰，

「老七，怎麼樣，丟了？」

薛寧一聲未言語，也不知是哪兒來的一股勁，猛孤丁跳下炕來，上前抓起楊七巧，圓瞪雙目，大喝一聲。

「誰拿去的？」

這時楊七巧已然快沒有氣了，經過薛寧猛孤丁這一來，心裏一驚，耳朵一個字也沒聽見，望着薛寧白眼一翻，已說不出話來，薛寧撒手扔下楊七巧，再望田八，田八一笑，

「姓薛的」，東西是我拿去扔了，要怎麼樣隨你，別這麼大驚小怪的。」

事到如今田八反到置生死於度外，想自己反正是活不了，不如替焦允洗開一切就完了，薛寧一聽，可真急了，抓起棹上放着的王烈拾來焦允的緬刀，惡狠狠照田八就劈，田八把眼

一閉，躲都不躲，這時白翔一掌就把薛寧的臂推歪了，刀下去正砍在條桌上，

「你這是做什麼，殺了他就沒有活口了，二位姑娘把他架到炕上去，」白翔從來沒有整着臉子說話，薛寧也不敢違背。

「田八你到是條漢子，敢作敢當，你說實話，到底是誰拿去的，而且你沒看出焦允所做太不夠朋友，你還替他辯的是那門子黑鍋呢？」白翔一說，田八低頭吟呻不說，半天沒說出一句話。

拿那麼精的吳凱，現在沒有一句話，可是他是傷心已極，沉默了沒有一刻兒，吳凱騰身站起，一聲沒言語，往外就走，袁遇奇正在門旁，一攔他，「慫上那兒去，」吳凱一言未發，搶了出去，遇奇往外就追，再找吳凱已然不見，「嘿，那兒去，瞎子，瞎，沒啦，他媽的好小子，真能跑，可氣死傻小子啦：」屋中人一聽就知是盧傑回來，亂七八糟，也不知那兒扯到哪兒，兩擋子事他並一檔子說啦，就見傻小子一身泥土，一掀簾子進來，見着田八就要抓，白翔一聲喝住，準知道他把王爺追丟了，「睡覺去！」傻小子眨々兩隻大眼扭身走去。屋中只剩下白翔袁遇奇，還有錦豹子薛寧二位姑娘，地下倒着楊七巧，田八反剪在太師椅上，王烈在屋中踱來踱去。

一杯茶的功夫，白翔才想起來問二青：

「二娘姑楊大爺的遺體現在那兒？」

「大概是被搭到鐵雲堡去了，是韓四先看見的。」白翔這才說：

「王當家的，費您心，天亮您給我們備幾匹馬和一份香燭紙馬，我們打擾也這些天啦，天亮我們就奔鐵龍堡，一來看看柴二爺也不知岳西俠回來沒有，大家好想個報仇的方法，二來我們要……」說到此處，望了田八呼了一聲：

我們要拿這兩人的心祭奠楊大爺，至於「懷遠」老鏢頭雷大爺，要回鏢路過雙橋的時候，請您給鐵龍堡送個信」說到此處眼中一溜薛寧，長一嘆聲，薛寧是低頭不語。

王烈實在覺得對不起人，想來想去，都是自己過份憂慮，才致放走了焦允，並且他們嘴裏所說的「東西」，當然是焦允讓他看的物品，要知道是這麼回事，當時把他們留下，又那兒有這一場，兩擋子事並一擋子論，都是自己的不是，越想越難受，坑上倒着的一男，坐着的兩女，也都不知道是誰，白翔也沒來得及介紹，此時衆人都是不言語。

秋夜甚涼，薛寧倒在床上竟悲泣的睡着了，翠薇怕他凍着，拉過被子給他蓋上，二青也不言語，看着翠薇的動作，心裏一陣難受，前些天兩人在白沙峪，薛寧不是也不舒服，一直抱在自己懷裏嗎，現在雖然薛寧仍在病着，可是看着他的却又有一個情敵，要溫存也無機會，翠薇呢也是這樣想，當初在自己店裏，薛寧病倒之時，就是自己這樣伺候他，現在面前又

有一個人兒也在虎視眈眈，兩人心中是同一的滋味，說不出的那股子勁。

田八閉着眼睛，一聲不響。

大家都在沉默着，誰能睡，誰又睡得着，而且這些年來，這是一件最悽慘也最痛心的一件事，爲了薛寧惹出多少事故，現在又死了楊奎，失了重物，失了重物不要緊，死了楊奎這怎麼對得起天下賓朋，想來想去沒有什麼說的，自己已經拿定了主意，要招集同門七弟兄爲楊奎報仇雪恨。

鷄唱雀啼，殘月斜掛樹梢，幾點疎星點綴着發藍的天空，秋之晨是那樣冷冷清清，屋中油燈已經添過幾次油了，大家是一夜沒有睡，就連玉烈也是手緊揉着石球在屋中躪了一夜。

店夥將一切應用物品都預備好了，車套好，馬喂足，把廬傑叫過來，袁遇奇薛寧在前開路，二青和翠薇在後跟隨，田八楊七巧縛在車中，時時刻刻望着大路，白翔王烈二人並辮緊跟在車後，大家仍是不言語，二青和翠薇兩個人，一夜到現在始終沒有相談，一夥人都像有千斤重石壓在心頭，誰也不說話，只聽見馬蹄與車輪齊響，還有傻小子盧傑跑路的聲音。

走了兩個多時辰，已到鐵龍堡，頭一個傻小子就樂了，到了老地方撒腿就跑，直奔山環找老道去了，

莊夥都在喂牛的喂牛，整理農具的整理農具，老遠韓四就看見這一夥人，忙着領着人迎

上來。

「二姑娘，我們大奶奶直着急，派了兩夥子人正要找您去呢，」

韓四見二青無恙而歸，而且又有禿鷹白翔，薛寧和兩個不認識的人及一輛蓬車，車是懷遠鏢局的車，也不知車中有何物。

白翔開口就問：

「韓頭，楊大爺停在哪儿啦？」

「大奶奶已經命人在場院搭了一個大棚，並且命人在做材，可憐楊大爺，一輩子沒得罪過人，怎麼落得這個收成結果，您沒看見，渾身都成了焦炭了，」說着五十多歲的老莊頭也有點嗚咽。

白翔一聽就是一陣難過，忙下馬，大家也都下馬停車，夥計把馬帶過去，白翔向韓四道：

「辛苦你了老四，現在先擺靈棹，我們要祭奠祭奠楊大爺。」

「您忙什麼，先到莊裏休息休息，我們已經派人去找我們大爺和柴二爺，等他們老二位來了，棚也搭齊了，材也做好了，一齊再祭不完了嗎？」您幾位這是從哪兒來，車上是什麼？韓四話還沒說完，就見薛寧一瞪眼？

「你不用管，先給預備，我們要先祭，並且要在楊大爺靈前栽兩根椿了，越快越好。」韓四一看薛寧的神氣，心說這小子是病拿的怎麼着，白翔看韓四有點二乎，忙接過來：「老四，去預備吧。」韓四這纔答應，令人馬上辦理，自己忙把大家讓進莊內，走過場院，大家都看見楊奎的屍身停在一旁，身上蓋着一條陀羅被，搭棚的正在搭棚，大家心裏一慘都落下淚來，就是沒有見過面的王烈也是黯然，這時突然見薛寧撒腿就向楊奎屍身奔去，遇奇一把沒拉住，已經跑出去，尙未跑到靈前，撲咚栽在地上，竟背過氣去。

嚇煞二女，這時遇奇早奔到薛寧身旁，連捶第叫，哇的，有一碗茶水的功夫，薛寧才哭出聲來，大家這時也都忍不住了，放聲痛哭，尤其是薛寧和遇奇二人哭得死去活來，這時靈前用品已經備好，椿子也埋好了。

天光已經大亮，秋天的早晨，冷風習習，太陽尙未升起，陰氣未盡，顯得十分悽慘，棺材已經做好，也搭在當場，白翔預備祭完了靈入殮，這時遇奇早從車上抬下田八，田八是一聲不響走在椿前自己站定，韓四一看，這纔明白，起情是要以人心祭靈，喝，白禿子怎麼也學會了這一套，這時就見遇奇已把田八網定，田八是決不掙扎，韓四這時也聰明，幫助遇奇把楊七巧從車上搭下來架在椿前，土地爺已經站不住了，跟着把二人捆在椿上，田八一看土地爺楊七巧，反而有些慘的慌，不如死了呢，何必留着這口氣受罪，五十開外的人這麼弱

到也別綴，想了想自己同顏八爺走鏢的時候，誰不頌揚，想不到和焦允在一起跑了一陣子，反倒如此結果，也是命裏該當，無話可講。

白翔首先舉香焚紙，然後大家順序磕頭，

「明九，爲了老七，累了你，可嘆你一生行俠作義，天下賓朋，誰不頌仰，可是誰也沒有想到你會爲了老七這樣就歸天了，你叫我怎樣再見人呢！」說到此處白翔痛哭失聲「你的陰靈不遠，保佑我們抓到焦允，一定給你報此深仇，現在焦允雖然逃走，還有你的兩個仇人在你面前……」說到此處，衝遇奇一使眼神，就見遇奇爬起身來，一個箭步縱到楊七巧面前，這時楊七巧和田八的胸前衣服，都已被韓四扯開，遇奇抽出大撲刀，照準楊七巧心窩一刺，登時鮮血崩流，楊七巧哼了一聲，立刻氣絕，刀尖一轉，遇奇伸手一按，一顆活跳跳的人心，落在手心，韓四早遞過大磁盤，這時所有在左右看着莊漢，都吐出舌頭，縮不回去，盤中人心，捧到靈前，遇奇就奔了田八，田八見遇奇刺楊七巧的時候已把眼閉上，遇奇剛轉身，就見薛寧騰身躍起，大喝一聲，遇奇哥，這個應該交給我，接過遇奇的大撲刀就奔田八，剛到田八面前，就見田八張口「呸」，一口唾沫啐在薛寧臉上。

別不要臉了，姓薛的，沒有我田八馬有你的命在，沒有我田八哪兒有昨天晚上這一場，要不是我攔着焦允，在鎖子頭你已經早已嘗到緬刀的滋味啦，」說到此處，仰天長嘆一聲，



「老牛，老楊，這都是我一句話害你二人身死，焦老二，害得你生死兩難，沒別的，我老八對不起你們哥幾個，」說罷猛把頭一揚，兩眼直瞪薛寧，咬牙喊了一聲：

「姓薛的，你來吧！」閉目等死！

薛寧聽完了田八這一套話一怔，在場衆人都已聽見，也都怔着了，就這麼一怔的工夫，薛寧回回頭一看大家夥，又看見楊奎的靈樞，把眼一立，挺起撲刀，照準田八心窩就刺。

「慢着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見一團黑影，如箭一般，斜刺裏自空中躍下，自薛寧身邊蹤來，往外一帶，也搭着薛寧是大病初愈，又悲又傷過度的身體，嗆啞々被帶出好幾步，這刀就刺空了，這時就聽一聲「着」金鶯子尹翠微的棗核鏢早奔了來人，來人哈哈一笑，一轉身棗核鏢就落空了，二青乾着急，彈弓在馬上掛着呢，撒腿就奔了薛寧，他怕薛寧有失閃，這時白翔早蹤過來，「大鵬展翅」，刷一掌擊下，來人一閃，左掌往外一推「扭轉乾坤」，白翔就覺得過身一震，兩人各退後一步，白翔細看來人，見年約五十餘，滲白頭髮，白鬚鬚，沒帶帽子，一身青灰褲襖，腰裏繫着一條青搭布，長布襪，皂鞋，白面細目，袷襖下擺，露着彈囊，上繡一個字，「顏」。正是直隸香河縣飛彈顏準。忙止步：

「唔，八爺，」

「禿子，真打呀！」

遇奇王烈也在跟前，二青和翠微守着薛寧，莊夥們有的已經抄起傢伙，都圍上來。顏準這是從哪來，怎麼那麼巧。

顏準之來，還不是一個人，白翔順着顏準手指的地方看，見兩匹坐驢，一匹無人乘騎，當然是顏準的馬，另外一騎，見是直隸玉田的黑猴賀彬，這二人一來，除救了出八的性命不提，激動王烈夜走連環堡。黑猴賀彬屈死刀下，這纔引起象奇都真個與雷震爲起仇來。

## 十五

顏準在香河一帶是個首戶，他的名望在北幾省都知道，早先也是走鏢的，因為也是個「哥兒」出身，所以走了十幾年鏢，都交了朋友，海狻貌象奇都當初在關東時候，和顏準走鏢之時，曾結過冤，在東河濱比武，象奇都領教過顏八三彈，顏八也接過象奇都的三絕招，因此兩人各相佩服，竟由仇家一變而為友好，當時兩人都是三十多歲的壯年，之後象奇都在關東事敗，就奔了香河投奔顏八，一住三年，兩人的友誼與日俱增，於是因至友而結為兒女慶家，那時顏八的女兒，和象奇都的兒子都是孩提之時，後來象奇都南下，先奔了山東，那時莫愁烏老蕭鵬的大勢尚在，山東五老都在莫愁烏，大爺展翅摩雲鵬蕭鵬搏雲，二爺鐵背蒼龍劉炎劉興沛，三爺就是江湖上人稱三英之一的余敏英之父飄然叟余隱余士潛，四爺是金刀無敵任輝任普照，五爺是破浪鬪戴德成，當時象奇都會和破浪鬪戴德成，在水裏陸上較量了三日，也是各自欽佩，在莫愁烏盤桓了幾個月，這才沿海奔了江浙，現在山東五老已經只餘三老，三爺和五爺都已經死去，任輝現在雲南河西壩老家居住，也不出山了，劉炎仍在山東，開了一個藥店，專賣跌打損傷的藥，象奇都在未下江浙之先，本來想到蓬萊拜望李鶴李鳴舟，不過聽人說李鶴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小孩子，因為天生的水性，所以鄉裏人以爲新奇，這

才轉出名聲，象奇都這纔作罷，下江浙奔兩廣入內地，轉到連環堡，就和黑猴賀彬聯合起來，在連環堡打下萬年疆業，他自香河出來，一路上拜前輩，訪名人，結交不少朋友，認識了許多有名的人物，所以在連環堡很得一般賓朋相助，他是從來不做買賣，只是守土度日，可以不時有許多朋友，和他的爪牙年年節節給他納用項，到了必要時，象奇都也親自出馬，給他的部下掙臉，無形之中，在西南一帶，就成了總瓢把子了，十幾年後顏準送女兒到連環堡就親，這是一件事，另外蔡國亮曾有帖子到過香河，現在昊天大王蔡國亮也在連環堡，他是想來看看，並且想勸蔡國亮與雷震兩家和好，等到了連環堡滿不是那麼回事，象奇都已受蔡國亮包圍，其實象奇都到無所謂，蔡國亮是沒結沒完，險些還和顏八翻臉，顏八這纔不理他了，自己也犯不上，黑猴賀彬在連環堡是以二駝主的姿態幫助象奇都整理事業，所以一向是象不離賀，賀不離象的。

焦允和蔡國亮可以說是生死與共，當初在白龜場劫懷遠的鏢的時候起，舉凡蔡國亮的一切都是焦允劃計爲謀，金駝嶺事敗，蔡國亮投奔象奇都，焦允就不贊成，因爲焦允認爲投奔了象奇都，就必得仰他人之鼻息，非在金駝嶺的勢派可比，但是在窮途末路，蔡國亮又不甘心失敗，猶謀東山在起，非要借重一種龐大的力量不足以恢復自己的事業，於是不聽焦允之言，而與象奇都合夥，焦允當蔡國亮投象奇都的時候，也躊躇許久，終於和蔡國亮暫時分手

，臨別之時，曾向蔡國亮說了以下幾句話：

「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大哥儘管派人來找我，只要見到大哥隻字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不過老二決不投向象奇都。」蔡國亮自到了連環堡，還是真的受制與象奇都，象奇都不願結仇與雷震，因為他和雷震跟本無碯無渣，所謂河水不犯井水，每逢「懷遠」走川鏢路過連環堡，總是派人先投帖拜望，人禮雙到，雖然雷震自己沒有親自拜望過，但人家縱不缺禮，而且相隔甚遠，何必多結仇人，所以一切計劃象奇都絕不參與，只允許幫助蔡國亮的物力，人力還得老蔡自己去設法。

這地方不能不說有高人給老蔡出主意，誰，就是黑猴賀彬，賀彬和蔡國亮是兒女親家，蔡國亮一兒一女，一兒蔡全已經在金駝嶺諫父身殉，一女就許配給賀彬的兒子小俊貌賀玉信，蔡國亮之與象奇都的合作，還是賀彬一力促成，賀玉信是象奇都的徒弟，套着環的親眷，所以象奇都也無所謂，也正好藉着這個機會搆絡蔡國亮的人材，當蔡國亮撒帖邀請江湖各友與雷震為難，賀彬曾和象奇都商量過，但是象奇都決不答應在帖上落名，商量再三，也不允許，這下可為難了，憑號召力蔡國亮在金駝嶺身為大寨之主之時，還能慨搖一時，到了現在附依在連環堡，要沒有象奇都具名，就太不容易，所謂事在人情在，但任何年頭都是如此，賀彬和蔡國亮一商量，也不管象奇都認可與否，在帖上竟把老象的名列上，還算好，列在下

首，等到象奇都知道了，勃然大怒，險些和蔡國亮變臉，多虧賀彬從中解說，這時蔡國亮就想起焦允來，悔不聽焦允之言，若是當初依着焦老二，找個小地盤，站着脚步，慢慢緩自己的力量，也不致於受制於人，因此蔡國亮就派大莽牛牛二愕，到普光寺去找焦允，此一去兩個半月，並無音訊，十分焦急，湊巧賀彬要到大圍場看看去，焦允和賀彬是一拜弟兄，哥兩個也有好多年不見，蔡國亮就拜託賀彬務必把焦允找來。

俗語說是親三分向，更所謂疎不問親，就因為象奇都處處挾制蔡國亮，爲了撒帖險些斷了交情，賀彬就覺得象奇都過份剛愎自用，翻臉不認人，數年的交情，可以毀於一旦，也就對老象有些不满意，所以要到大圍場去的緣故，也是要暫時清靜一下，這纔藉着顏八萬里歸程之際，一來護送出川境，以盡地主之誼，一方面找焦允。

顏八賀彬帶着一個隨從就先奔了普光寺，到了普光寺，寺中已是冷清的利害，問起小和尚，才知道全志雲遊去了，金剛手郝成已和焦允散夥，焦允前幾天已帶着土地爺楊七巧，醜面狼王狗，籐棒田八，大莽牛牛二愕奔西北去做買賣，二人撲了個空，這才順路北行。

秋風吹落葉，黃塵迷路人，這天，天剛剛亮，二人慢慢上路，一路上顏八就提說起田八，顏八對田八十分不滿，認爲當初在鏢子局一直跟了七八年，鏢局收業，田八很可以再轉一家，照舊走他的老路子，那兒知道他竟一去不知去向，現在才知道他和焦允在一起，終日浪

跡江湖，行蹤不定，假使長久下去，對這個人材到是怪可惜的，黑猴賀彬也這樣想，想到自己已是奔五十的人了，房無一間，地無一壠，跟着象奇都在連環堡，良民不良民，強盜不強盜，算那門子事，這種心情都是出在四十以上的人的口吻，兩人一路談來，對世事都有些恢心，顏八和黑猴談話，總是留半句，因為到底他還在江湖道上混，自己好在已在家養老，並且和田八他們根本就不是一流人物，所談不過皮毛而已。

談談說說已經進了鐵龍堡，與鎖子頭交界，天已大亮，不過已是怪石嵯峨，羊腸小道的地區，路上不大大容易走，走著走著，就見老遠奔來一人，走得飛快，閃閃躲躲，慌裏慌張，賀彬一眼望見，賀彬的眼神最好，雖然離開十來丈遠，但是已然看出他是醜面狼王獐，而且見他如此慌張，又是孤身一人，就覺得情形有些不大好，磕馬蹤到王獐身邊，王獐正在心神不安，突見前面一騎奔自己而來，大吃一驚，慌得轉身往山上就竄，頭也不回，這時賀彬就喊，「王爺，是我，賀彬！」這一嗓子剛剛出口，就見王獐骨碌碌自半山坡滾下，磕得頭破血出，倒地一骨碌又爬起來，手扶着一顆小樹，仔細再看，見確是賀彬，噗咚又爬在地上，氣一洩可就站不起來了。

賀彬一見，就知王獐不定遇見什麼危急的事情，看他的樣子，心裡不定多麼緊張，否則不致於聽自己一喊他，心氣一鬆，會滾下山坡，等看明白是自己，急勁一洩，會爬不起來了。

，忙翻身下馬，顏八也跳下馬來，隨從幫助賀彬把王獐攙起來溜々，你到王獐因何天亮才到此地，說來可笑復可憐。

黑夜之間，自鎖子頭槐林逃走，後面盧傑緊緊跟隨，盧傑是兩條飛毛腿，又是在山上長大的，不用說一個王獐，兩個王獐也逃不出他的掌心去，不過傻小子一個心眼，從不知道拐彎，只看見前面有人，是撒腿就追，假使王獐一轉影壁他就把人追丟了，站在當地得找半天，又是黑夜，王獐個子又小，蹲在那個山石後面，也夠盧傑找半天的，等王獐由側面逃出去，傻小子看見了王獐，已經跑出很遠，於是傻小子再追，追來追去又追丟了，王獐是照方抓藥，一次兩次盧傑到沒怎樣，王獐也受不了啦，他那兒有盧傑的氣長，而且山道盧傑又熟，王獐又是筋疲力盡，跑到一個背影山石兜旁就蹲下了，心說：「小子，你找吧，你就是找着太爺，太爺跟你閉了眼了，一大漢盧傑找了足有一個時辰也沒找着，這才嘟嘟囔囔回到廣仁堂，王獐也不知道他走了，還以為傻小子仍在找，他是大氣也不敢出，心情緊張到萬分，而且夜之山林，燐火飛騰，不時狼嗥狐叫，黑影幢々，駭人的環境，早使王獐失了魂魄，要再想動一動也不可能，就這樣自己和自己僵將到東方發白，這才順小道飛奔，更時常注意後面，有人追來沒有，所有他們這把子人，無論是誰追來，王獐也受不了，慌裏慌張，這才遇見猴賀彬，飛彈顏八。



王猗一邊喘着氣，一邊把當夜情形說了出來，只是未把害死楊奎，綁架薛寧的事說  
出，只說焦允得了一宗寶物，他們成群結夥打劫，現在焦允已重傷四處，生死不知，大莽牛  
已被碎死，楊七巧和田八都被抓去，現在何處尙不得而知，廣仁堂掌櫃的和白翔認識，大概  
說半天才把事情說清，顏八一聽田八被捉可就急了，賀彬聽說焦允重傷四處生死不知，可也  
躁了腳了，這才忙命隨來伴，將王猗扶上馬去，速回連環堡告訴蔡國亮和象奇都知道，急速  
派人打接應，二人緊鞭催坐驥就奔了雙橋，找到廣仁堂一打聽白翔，說已經奔了鐵龍堡，二  
人又奔鉄龍堡，剛進場院，就見薛寧惡狠狠要刀傷田八，這時顏八可急了有心摘彈弓打，恐  
怕傷了和氣，禮爲先，這才施展絕技，「燕子三抄水」將薛寧帶出數步，暫解田八之危，因  
爲身形太快，而且場中人也是個個英雄，不等顏準站定脚步，暗器就上來了，跟着見大鷹一  
般，插掌立下，就知是白翔，躲是躲不開了這才二人對了一掌。

白翔等人再看賀彬，除白翔外誰也不認識，見賀彬四尺多高，一身青衣袄，兩目灼灼，  
黑臉膛，左眼角一塊大白跡，原來是河北玉田的黑猴，白翔不知賀彬到此何意，就知又有岔  
事，顏準先抱拳向白翔深施一躬。

「白大弟介紹介紹諸位英雄們，來賀老四還認識禿老西嗎？」哈哈：「顏準先遞嘻哈。  
賀彬早飛身下馬趕到場院內，向白翔一抱拳，「永飛，可有日子不見了，聽說老兄得到

一宗寶物，應該道賀啊，「哈哈，白翔一聽，這簡直是罵人嗎！」

好猴子十幾年不見你跑那摘毛去了，怎麼見面就罵人，來，先介紹幾位認識，「這時薛寧袁遇奇，二小都是圓睜雙目，忿恨來人，顏準早就看見了，賀彬心中也是鼓着勁，這時賀彬再用眼一溜場院，見在搭大柵，還停靈一口，而且一口材在邊上擺着，當然這是要入殮，再看靈桌上，一切供品俱全，香燭尚在燃着，最使人觸目的是在靈桌中間尙有一個盤子，盤子當中一顆鮮血淋漓的人心，再往對面看，兩個樁子上，一個是土地爺楊七巧，已然是氣絕身死，另外是田八，仍在緊閉雙目，

田八現在的閉目不是等死的閉目，是因爲救自己的是顏八爺，看見顏八爺是羞愧難當，所以才沒臉再看。

賀彬看畢，心中這個火可就大了，你們這還是行俠作義，怎麼也是活人心祭靈，也不知死者是誰，不用說焦允一定是傷重，死在當場，餘人被捉，只逃了一個王猗，劫寶傷人還要剖心祭靈，你們也太狠了，你們賀四爺要鬥鬥你們這般俠義們，這時賀彬的顏色越看越難看，白翔也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先介紹王烈。

「這是雙橋廣仁堂的掌櫃的王大爺，

「這十里舖袁綱袁爺的少爺，鎮峽寨老劍客的三弟子袁遇奇，

「這是尹一川的令媛翠薇姑娘，

「這是柴家堡的柴二青，

「這是我的小師弟薛寧」

「這是直隸玉田的賀四爺，」

「這是香河顏八爺」

顏準和賀彬一聽，都是最近聽到的後起之英，不由仔細打量，見一個個都是看哪有哪兒，白翔可不知道，賀彬同焦允一拜，更不知賀彬現在是連環堡的二瓢把子。

大家也沒有話說，白翔見此時顏八露面，準知道是爲了田八，老西夠多聰明，先發制人  
「八爺，您來得還是真巧，您看見了沒有！」說着用手一指，「您先祭靈，咱們回頭再談，」

顏準一怔，「這是誰？」

「這就被焦允楊七巧田八王翁牛二愕設計燒死的，江南雪堰橋的楊奎楊明九。」白翔一口氣說完，走到靈前，一舉香。

顏準一聽，轟的一下，腦子裡就直噙々，賀彬也是大吃一驚，賀彬可沒有見過楊奎，他  
可聽說過江湖上的一位隱俠金叉楊明九，納悶，怎麼會被焦允他們給燒死了，本來一腦門的

氣，經白翔這一說，可就洩了氣了，顏準站穩了身形忙問：

永飛這是怎麼回事，你先說……」白翔這時嘆了一口氣向田八一努嘴，「八爺，您問他吧！」

田八是一聲不響，這纔由王烈詳細的說了出來，顏準聽罷，把脚一蹀，唉了一聲，怒目注視田八。

「老八原是如此，我顧不了你，來，永飛，上香，說着，老頭兒大踏步來到靈前，叫了一聲「明九，」老淚就滾下來，拜罷轉身向賀彬：

「老四、你是否還去找焦尤？」這句話還未說完，賀彬尚未回答，就見薛寧一個箭步，蹀到賀彬面前，身體還直打幌，二青翠薇誰也沒有防備。

「你是誰，你和焦尤什麼關係，」向賀彬瞪圓雙目，大聲喝問，賀彬一看，這小子太沒有規矩，而且來勢洶洶，不由往後倒退一步，見薛寧面到病容，到是條英勇的漢子，可是賀彬也是個江湖上機伶鬼，在這個場面之下，也不受這光棍子氣，扭頭向白翔把眼一飄，「怎麼着，永飛，令師弟，這是什麼意思，難道說要講究點什麼，不錯，焦得符是我的一拜弟兄，現在我是找他回連環堡，要打算怎樣？」

在賀彬不過是亮面，所謂光棍刀上也得長着眼，那裏知道這兩個小夥子是真急了，一聽

賀彬一道字號可火了，薛寧正提着袁遇奇的大撲刀，刷，撲刀立起，斜肩就砍，嘴裡喊，「跑了！他走不了你！」也不知這時薛寧那兒來的這把子力氣，賀彬一個箭步蹣出圈外，腳還未落地，薛寧蹤步趕上，欄腰就截，真下恨手，大家都暗喊不好。好伶俐的猴子，往後一仰身，也搭個子矮，刀鋒擦胸而過，薛寧見兩刀未生效力，跟着蹤步，「懷中抱月，撲刀往下一順，」他那意思是不等賀彬站起，分心就刺，賀彬早防備他這一手，喊聲不好，就地一滾，嗖，一挺腰，站起身形，跟着往外一竄，大喊一聲，

「永飛，我連讓三招，這可怪不得我，」說罷，嗖，抽出一物，迎風一抖，筆管條直，大家一看，就是一怔，誰也不認得是什麼兵刃，見此物，兩頭兩個錘形鐵頭，頭前出有三寸多長的尖兒，中間是軟鹿筋聯着，這兵刃是軟中硬。

顏八一看不好，忙橫身一攔，「老四！這麼大歲數，這是怎麼啦，有事說事，有理講理呀！」

白翔也忙趕過來攔着薛寧，十分不滿，薛寧經這一攔，心中一委曲，扭身就跑，二青翠微早等着他，兩人一架就給架在一旁，這時就聽遠遠的有人喊，「來遲了，來遲了！」跟着有人哭着就跑了過來，

「明九啊，想不到啊，明九！……」正是柴家堡老二當家的柴玄，前面的正是岳朗

岳士光，還有鬼王韓飛。

這三人在韓飛的小廟裏直盤桓了七八天，正是脾味相投，有什麼說什麼，他們是萬也想不到這七八天中，就在這鐵龍堡左右出了這麼大的事情，直到鐵龍堡的夥計找到他們才驚恐萬分，就趕了回來。

老柴玄是有一個毛病，走哪兒都帶着二青，只要是喝酒盤道去，他是決不許二青打擾他，所以二青前幾天在鐵龍堡等着他，所以也不去找他，又搭着他還惦念着他的愛人。

柴玄老遠就看見場院停有棺木，觸目傷心，跑到楊奎靈前放聲痛哭，岳朗也是落淚傷心，韓飛心裏這份難受就別提了，焦允是自己的徒弟，楊奎是個大好人，焦允做事也太不前思後想了，這時薛寧和二青都跑過來向柴玄訴說一切，岳朗一邊聽也是一邊有氣，不過是成了名的俠客，最少沉得住氣，白翔王烈袁遇奇，顏準，賀彬，也都圍上來，翠薇却抱着韓飛痛哭，韓飛也是老淚縱橫，原來韓飛是翠薇的親娘舅，因為翠薇的母親早喪，而且尹一川和韓飛素來就不對付，一直少來往，這時翠薇正在孤孤伶仃，看見韓飛還不是看見親人嗎？韓飛也是難受得不得了，「苦了孩兒你了，」

岳朗先吩咐搬過凳子來，大家坐下，然後吩咐快搭棚，又溜了衆賓朋一眼，看了看柴玄，白翔，然後命韓四把田八放下柩，楊七巧的屍身搭出去埋掉，這時袁遇奇和薛寧都不敢作

聲，雖然心裡不願意，但是也不能攔，這時白翔站起身來向大家一抱拳說：「我現在給衆位先介紹一位朋友，然後再辦理明九的喪事，」說着一指王烈，

「這就是鎮峽寨老劍客的嫡傳弟子，行二，遇奇的親師兄，王烈王仁兄，」說着又一一介紹，白翔這一介紹不要緊，大家都怔了，原來這廣仁堂老藥舖的王掌櫃趕情是位劍客的門徒，一直在雙橋十幾年會沒人知道，人家一點也不露，可真稱得起是隱士，就連岳朗住在鐵龍堡，與雙橋是三角連環地帶，竟會不知道，並且還常在雙橋見面，不過點點頭而已，真是慚愧。

田八鬆下椿來一後，韓四扶着他遛了遛，然後岳朗吩咐給他備馬，跟着向田八道：

田八爺，你前些日子也到我鐵龍堡來過，不虧我，你們早被我內弟佟虎砸死啦，你又同焦允傷了楊大爺的性命，本應該將你剖腹祭靈，但是第一，因為你是顏八爺的老屬下，第二念你一一述說救了薛寧的性命，第三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再者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（他是聽二青報告剛才情形給柴玄聽時知道的，）所以今天我再放你一條生路，以後望你改邪歸正，不要虧負顏八爺教誨之苦心，若仍然不改，將來再遇到危急之時，恐怕想活萬難。」說罷，命韓四包一個小封，碎銀十兩，交給田八，然後又道：

「請上路吧，」岳朗這一舉措，凡是成了名的人物，無不暗伸大拇指，顏八尤其欽佩

，田八拉過馬來，一聲沒言語，上馬走去，岳朗今天放了田八不要緊，連環堡的大勢就完全送在田八手內，王烈在連環堡遇難，要不虧田八也危之急矣。



## 十六

田八剛走沒有多遠，就見黑猴賀彬也站起身來喊了一聲：「站住，老八，等等，諸位高朋，賀彬有緣與眾位見面，但是來非其時，楊大爺的死和一切情形我賀彬都清楚了，現在有我在此地，也是毫無意味，咱們是後會有期，顏八爺，恕我不能再遠送，」說罷也不等眾人答話，臉上的顏色難看已達極點，到了自己馬前上馬抱拳，勒轉絲韁，赶上田八如飛而去。

韓飛一蹶脚！「唉！」黑猴的脾氣還是那麼樣，柴老二，你們哥幾個商量你們的事，我和我外甥女談談家常話，至於你們要對付焦得符，我決不管，不過有一樣，請老哥幾個賞個面，要在我的下處遇見焦老二，可給我老頭子留個面，來，姑娘，咱爺倆聊聊：「老頭子本來是一個怪人物，今天居然說出有禮有面的話，岳朗柴玄白翔等人都有點驚奇，想不到七天盤桓，居然把這個老怪物，殺人不眨眼，從來不講理的鬼王韓飛給感化了。

賀彬這突如其來也突如其去，也是無巧不成書，賀彬要是不來，也死不了，賀彬死不了，連環堡的象奇都，也不會和眾人正面爲仇。

岳朗岳士光見面前的人都是個個望着韓飛和翠薇，薛寧也沒想到翠薇會是韓飛的外甥，這時柴玄望了望楊奎的遺體，不禁又是一陣難受，光頭子想了半天，突然；

「永靖，楊大爺爲了你傷了性命，我打算求你一件事，論歲數也相當，明九沒有孩子，在靈前我要你披麻代孝……」

薛寧聽到此處，立刻跑到楊奎靈前，跪下就磕了四個頭，站起身形，剛要和柴玄答話，就見他忽然臉上顏色立變，往棚外就跑，衆人也不知怎麼回事，二青跟着就往外追。

這時西南角上一縷青烟，直上雲霄。

一次經蛇咬，十年帕井繩，白翔早一個箭步縱出棚外，大袖子一抖，順縱而去，柴玄袁遇奇拉過馬來，搶步飛出，岳朗要追，王烈忙止住道：

「岳爺，看靈棚，守莊院，留神調虎離山」，岳朗顏八一聽，暗暗佩服。

西南角，青烟搖搖直上，薛寧首先撞上山坡，轉山環，繞山角，順山道跑上來，來到切近，就聽乾枝枯草劈叭爆裂之聲，跟着就聽有人喊，聲音甕聲甕氣。

「別讓他跑了，燒他，老道，放火燙他，」薛寧一聽是廬傑的聲音，跟着就是叮噹叮噹嘆噹，一陣重兵器磕兵器的響聲，薛寧忙三步兩步，趕到山坡上一看，只見烈火騰騰，廬傑站在火這邊，火那邊見有兩個小矮個，一個隨跑隨放火，手起處就是一溜火，一個是閃閃躲躲，脚步飛快，身上若沾着火星，就地一滾壓滅了，還是起來得真快，這兩小矮個穿什麼衣服，長得什麼樣是誰也看不清楚，因爲烟霧迷漫，另外一角，見一個人騎在馬上，手使

一條棍，正和一個徒步大漢，手使雙獨腳銅人的，正在相鬥，大漢雖然徒步，但是和騎在馬上的差不多高，矮也矮不了多少，兩個銅人磕的是叮噠亂響，使棍的馬上之人，棍打在大漢身上，大漢就「啣一聲」兩銅人打得枝斷石飛，大個隨着挨打隨着就喊，「大毛，幫忙啣，幫忙，」盧傑這邊就喊，「過不去，燙」！薛寧再往遠了看，見一人爬在馬上，已繞過對面山坡，如飛走去，少時無影無踪。

薛寧來不及問盧傑，斜刺裏就奔那兩個小矮子身邊跑去，在烟火騰升，迷霧刺目之隙，薛寧再看兩個小矮子，見是火德真君許杰，正同黑猴賀彬苦鬥，賀彬的流星軟棒已把許杰封的不能進招，許杰的本能就是放火，黑猴已被火燒得兩隻金睛都毛了邊了，渾身衣服已是東糊一塊，西焦一塊，流星軟棒棒往許杰致命處打，薛寧一見不好，幾縱來到當場，許道爺，退後，「把他交給我，」許杰一看見是薛寧這纔喘了一口氣，斜身縱出圈外，薛寧由腰中一掏，迎風一抖，雙墨骨鞭抓在手中，黑猴一見，「黃葉」的家傳，再細看，見就是薛寧，怒火上升，「不是你，就是我」，流星軟棒掄起來，照薛寧頭頂門就打，「鳳凰三點頭」，刷刷，其快無比，薛寧還真沒有看見過這種兵器，而且也不懂招數，心中一盤算，打定好了主意，抖雙鞭，往斜刺裏一躡步，用鞭往上一搗，錘就砸在墨骨鞭上，薛寧往懷裏一帶，往前一躍，並雙鞭，鞭隨人落「大掃堂」那知道賀彬的招數又別具一格，將身一躍，讓過鞭，就

地一滾，往後一挺身，身子與地拉平，却撒手扔錘，喝聲「着」！這時錘真似流星一般，錘頭鋼刺，直點薛寧而門，薛寧喊聲不好，也搭着大病初愈，勁不起大勞動，往後一仰身，斜刺裏一蹤，賀彬鯉魚打挺，「夜叉探海」，前錘落空，後錘掄起，一條直線，直奔薛寧後心，薛寧再躲已來不及，這時就聽袁遇奇一聲喊，「慢，」嘴裏喊着慢，手裏可不闲着，叭一顆飛蝗石，直砸賀彬手背，賀彬手往回一撤，閃飛石撒流星，刷，跟着兩粒硫磺彈，小老道看出便宜，施絕招雙彈齊奔黑猴，黑猴躲上面，躲不了下面，下彈正中胸前，一溜火光，賀彬撲地就滾，一滾恰滾在許杰身邊，賀彬陡然兇心立起，身形蹤起，帶着火光，往下一砸，正砸在火德真君身上，緊緊抱着許杰往下一滾，順山坡骨碌骨碌，竟滾入火塘。袁遇奇和薛寧喊聲不好，盧傑就嚷，「唉呀，要火燒小老道，」這一嗓子不要緊，恰恰白翔柴玄同二青趕到，眼看着，乾着急沒辦法，二青就喊薛寧。

「永靖，別冒險！」

用手一摸，有彈囊無彈弓了，急得直躁腳，就聽後面嬌滴滴，輕悄悄：

「給你」一張彈弓自身後送過來，二青回頭一看，見是翠薇，臉一紅，點點頭，也沒好意思開口。

翠薇從哪來，翠薇和韓飛老爺倆談了一會子，就聽見外面的響動了，忙趕出來一看，薛

寧沒了。人又走了好幾個，見西南角一片火起，翠薇一見吃了一驚，也沒管他舅舅，奔馬棚拉馬要走，一見還有二青一匹馬。他準知道薛寧出去，二青一定跟着，見馬上有彈弓，更知道二青缺了彈弓就沒了主意了，騎着一匹，拉着一匹直奔西南，韓飛一着急，也沒來得及叫驢，開腿跑來，翠薇趕到山環，就見二青蹀脚，這纔摘下彈弓遞給他，又見薛寧冒火往裏衝，翠薇不顧一切就奔下山坡。

這時就見黑猴賀彬，週身皆是火，火德真君成了火德真君，鬚髮皆着，而且許杰又帶着一身的火器，早劈叭自爆，兩人滾入火塘，可就誰也顧不了誰了，俱各逃命，往外拚命就闖，這時薛寧已到賀彬面前，賀彬一見叻了一聲，斜刺裏一竄，「嗖」，一顆棗核鏢，直奔肩頭，賀彬往起一蹶，二青的彈子就等他往起跳高哪，叭叭叭，早中在賀彬肩頭，賀彬一疼往下一落，嘖嘖，鮮血崩流，好狠的袁遇奇一撲刀正砍在賀彬腿上，唉呀一聲，重新滾入火塘就再也爬不起來了，袁遇奇和薛寧忙拉起許杰，已是氣息奄奄，這時一聲喊：「小老道啊！你怎麼不起來呀！小黑小子，勞駕你把我抱到我這兒來，我瞧瞧，」盧傑在火這邊前喊，大手直拍石頭，石頭被他拍的叭叭亂響，他就是不敢過去。

那邊藤棒田八，見薛寧等一露而，早虛撓一招，磕馬就跑，他是不願意動手，遇見這個不講理的佟虎，又有什麼法子，佟虎開腿要追，這時白翔和柴玄已然趕到，柴玄一喊：「佟

虎你瞧誰來了，「心想別讓他追，那知道恁小子不聽那套：「沒瞧見！」撒腿又追，柴玄心說：「大概我說不靈，其實其中另有緣故。」

把火德真君搭上山環，柴玄一看，渾身衣襟皆飛，胸前都爛了，柴玄忙掏出火傷藥來放在嘴裏一嚼：

許杰把眼睜開看了看衆人，搖搖頭，又看看白翔，斷斷續續說了幾句話：

「焦允走了，奔了西南，老西我對得起你，」說罷，一陣亂抖，不一刻，氣絕身亡，所謂淹死是會水的，火德真君竟仍死於火。

焦允騎在馬上自槐林逃出，一路狂奔，跑着跑着，可就昏迷了，滾下馬來，人事不省，也是活該他不該死，假使當時要有人追，也就完了。

烏鴉亂噪，百鳥離巢，天發白了，焦允纔被驚醒，這時週身疼痛，肩頭傷也不要緊，只是腳骨，被吳瞎子這一鐵杆打的已不能動轉，看了看四野，這才知道這一夜，仍未離開危險地帶，抬頭望馬，見在一旁正在啃啣野草，隨即慢呼哨着，把馬喚過來，咬着牙站起來，一隻腳不能認蹬，這才兩臂用力竄在馬上，伏鞍走去，順山道，上山坡走來走去，就聽後面一聲喊：「小老道，我抗着你吧，你走得太慢，」焦允回頭一看，見自後面左山角拐出一人，用手抗着個小孩似的一個老頭，見大個眼熟，正是在鐵龍堡的赤身長毛恁漢，那小老頭，原來

是一身道裝，正是火德真君許杰許炳綸。許杰一眼就看見馬上的是焦允，心說這小子又來幹什麼，準沒好心眼，一拉盧傑：「你看見沒有，那個騎馬的帶着幾十斤熟牛肉，他可不給你吃，你要把他放走，那你今天就得餓一天，」傻小子一聽，飛腿就追，焦允早已撒下去，盧傑是兩條飛毛腿，大白天的焦允還是真難跑得了。

盧傑一邊追一邊喊：「把牛肉攔下沒你事，要不，追上就擄了你，」焦允一聽這個嘔心，趕情不是追我，是追牛肉，這要是追上了我，那兒給他找牛肉去，焦允正在焦急，就聽一陣馬蹄聲，走得還是飛快，焦允一想不好，八成白禿子他們追來了，緊加鞭，催坐驢，盧傑見他如此飛跑越發急了，心說好小子，牛肉一定少不了，隨走隨喊，喊着喊着，就見斜刺裏一人，橫着就撞出來了，也是身高體大，抗着兩隻獨腳銅人，幌幌攸攸。

「喝，大毛，那有牛肉啊，」「截着他，」

焦允一着，認識，亡魂皆冒，路又窄，恰恰又無差道，可就急了，渾身也是使不上勁，根本也沒勁了，心說完了，怪虎大吼一聲：「哈哈，把牛肉留下，」雙銅人一架，當前攔阻，眼看焦允就要出垂露醜，突然急中生智，想起岳西俠的那鑿子了，於是衝口而出：

「看，你姐姐來啦！」

「唉喲，咱們姐姐來啦，」扭身竟藏在山石側邊，焦允大喜磕馬過去，盧傑也是一怔，

等了半天見沒有人，許杰已然趕到：「傻小子牛肉呢！」「跑了，」「追，」盧傑這才又追了過來，佟虎一瞧，「好小子，冤苦了我啦，」跟着也是追，眼看焦允要失風，馬蹄聲越來越近，焦允越想越完了，這才是自己要自己的命，雙手指一併，照着自己命穴咬牙要點，就聽一聲喊：

「老二，慢着，」焦允抬頭望，見來的兩騎正是黑猴賀彬和藤棒田八，這一喜，險些沒落下馬來，斜刺裏一閃，照直奔了山坡，順坡而下，許杰老遠看見，這小子要跑，一揚手一顆火彈飛來，撲地一溜火光，焦允坐下，馬一見眼一岔，順坡而下，田八這邊一看不好，磕馬就追，佟虎也自後尾就追，心裏想這也是帶牛肉的，盧傑剛要過去，就見一個騎馬的小矮子，騎在馬上，像是猴騎駱駝：「小老道，你哥哥來啦，」說着就迎上前去，賀彬一看是個大混蛋，不可理喻，本來想也縱下山坡，追上焦允，但是盧傑是不聽那一套，要吃牛肉，這纔無法，流星軟棒，當頂一棒，盧傑個大又怛，伸手就接，竟顧了接這個，可就顧不得接那個，肩上早中了一下，還好，賀彬見是渾小子，不忍下毒手，許杰一看要糟，撒火種照賀彬就打，賀彬的馬一見火，當時就炸了，唏噓々一打轉，跟着許杰就是一顆火彈，正打在馬屁股上，馬一燙，一蹶，賀彬喝聲不好，甩蹬蹶下馬來，這一來賀彬就急了，一怒照直就奔了許杰，許杰的能耐就是放火，小寶劍根本就不常用，而且黑猴賀彬又是真下狠手，所以許杰隨



戰隨退，隨退隨燒，盧傑一見火可就不敢過來了。

許杰一死，白翎跳腳就哭。

「老許呀，是我害了你，要不是我一句話，怎能要了你的命，好狠的黑猴，」大家也都難過，真是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衆人正在哀許杰，突然就聽一人哭喊：

「老四呀！想不到呀！你怎麼會，你叫我怎樣見象奇都，」衆人注目一望，正是飛彈顏準，都在傷心許杰，顏八獨悲賀彬，其實他和賀彬關係交情，還沒有和許杰厚，但這是難以對象奇都，一邊喊着一邊跪到火塘邊上，見賀彬上半身還算完好，下半身實已焦炭了，幸喜火勢已滅，否則非成飛灰，那就成了火化黑猴啦，按說黑猴的死，也是爲了朋友，不過假使要不是遇見袁遇奇性小子，也不致於命喪，因爲袁薛等人實在是有氣無處撒去，又因爲賀彬攔阻許杰和盧傑，以致走了焦允，這一股子怒氣就都洩在賀彬身上，話說回來，也是他自找，他要不是要了許杰的命，也還不致於。

顏八把賀彬的屍身拖出後，這時白翎柴玄也趕了過來，韓飛也趕到了，望着賀彬許杰的屍身，鬼王哈哈慘笑，說出一句話：「這叫飛火彈二矮歸天一，笑罷，不由落下幾滴老淚，老年人最怕看見人死，所謂人心一善，什麼都看得淡了，當初韓飛掌下無活口，自和柴玄岳朗盤桓以後，自己一琢磨，這把子年紀了，還爭的什麼，想到此處，萬念皆灰，雄心立泯，

看見許杰和賀彬以及楊奎的死，一共兩三天功夫，竟傷了三個成了名的，快五十歲的朋友，而都是爲了自己的徒弟焦允，那有不痛的道理。

「老八，這趟差使交給你辦了，他怎麼送你來的，你怎麼送他回去，」老頭子說到此處，向白翔等一聲喊：「柴老二，焦允交給我，」韓飛這才一怒，奔西南，要抓回焦允，給死去的賓朋出口氣，半路還把修虎帶走了，這段書叫「飛火彈二矮歸天」，老韓飛怒走連環堡。

韓飛一走，薛寧和袁遇奇也要跟下去，白翔喝止，這才令盧傑把許杰抱起來，大家奔回鐵龍堡和楊奎一同舉喪。

人烟稠密，百商雲集，在坨子寨是川省西南角靠近邊界不遠的一個大鎮店，再徧南不到二十里地，可就是連環堡了，坨子寨靠近嘉陵江支流的一條小河叫坨子河，到連環堡去非走水路不可，要走旱路，就得爬山越嶺是太不容易超越的，到連環堡的人在坨子寨是有相應的，無論什麼人到了坨子寨以後，連環堡就知道了，在坨子寨坐鎮也就是連環堡的眼睛，現在坐寨的就是當初在金駝嶺的巡山頭目千里眼江泰，江泰這個人沒有多大能耐，最大的長處就是過目不忘，無論是誰只要讓他看見，他決不會忘了，而且記性特別好，人又小心，所以蔡國亮到連環堡以後，就把千里眼江泰放在坨子寨，開了一座二友店，並有十幾個手下人都是

連環堡的漢子，一方面是招待客商，其實一方面就是連環堡的聯絡站。

這天坨子寨正是集日，四鄉來的人更多了，而且各貨都集中在坨子寨，真是熙熙攘攘擁擠不堪，就是各方雜技也都來趕集，掙錢。

天已經過午，坨子寨正在熱鬧之時，秋天在西南並沒有涼意，反而秋後還有一場餘熱，街頭老遠走來一人，年紀也就在三十上下歲，黑紫色的臉膛，扇面身子，肩寬腰細，長辮子盤在頭頂上，頭上勒着一條藍汗巾，身穿藍綢子大袂袍，腰裏一條青搭膊，大襟掖在褶膊上，露出青中衣，白布襪皂鞋，鞋上滿都是土，兩目炯炯有神，手提藍布包袱，一看就知道遠道而來，精神百倍，來到街上正要找店歇腳，突然迎面走來一人，也是一身青，二十歲剛出頭，臉上也是黑亮黑亮，頭上帶着大風帽，大帽沿直蓋到眉際，兩個都是東瞧西望，一個不留神，竟撞在一起，二人同時一個摘帽，穿藍綢子袂袍衣服的人立刻說了一句話，「留神點」，誰知那個年青的比他還衝，「你管幹什麼的」，兩人這話說出來的都怪，各人都退後一步，相互望了望，穿藍衣服的嘿嘿一聲笑，「怪不得說話這麼勁，趕情是個練家子，您請吧！」「不錯，鄉下把式練過幾手，你不服」說着小夥子也不是哪兒來的那麼大的氣，丁字步一站，大沿帽往後一抗，那穿藍袂袍的抬頭一看，見這小夥子，大眼睛粗眉毛，兩太陽穴鼓着，精神抖擻，哈哈一笑，「得，我今天剛到貴寶地，這就是貴寶地對外來客人的見面禮，

好好，好，我就領教領教，」大衣也沒脫，底襟一掖，嗖，竄到街中心，這時看熱鬧的人可就圍上了，「什麼貴寶地賤寶地，咱們不懂，」說着「鳳凰單展翅，」走斜步把身形一晃，足下生根一般，紋然不動，大喝一聲：

「來吧！」

好猛的小夥子，他不進招，讓人一先，這穿藍衣服的人雙手拘拳，「承讓承讓」，老實不客氣，「迎面三蓋」這就奔了小夥子的頭頂。

看熱鬧的人越圍越多，有知道是爲了什麼的，大家夥就全笑了，這簡直是一股子斜氣，這麼擠的街道，誰要碰着誰也不要緊，幹嗎動武，一看兩人都是會家子，這簡直是要拚命，人越聚越多，忽啦，可就全過來了，這總比那個練把式的假門假式受看得多。

二虎相爭，必有一傷，小夥子封着招見一迎面三蓋「照頭頂就砸，雙手交叉，」架搥式「這是凌雲式的頭一招，雙手架開，拳可不閉着，亮開雙拳，閃腰換招，勾掛，反掌就搥，那人一看，這小夥子的招數透着奇怪，真沒接過這種招，往後一退步，飛起一腿，照腕上就踢，小夥子抽正手，突轉身進步，左手往回一帶「擒蛇尾」，那人忙往回撤退尙未落地，小夥子好快「進步連環」，照着那人後脚就踢，這一下要踢上非折卽斷，而且躲開一腿躲不開兩腿，眼看那人要吃虧，就見那人一聲，喝，「好腿，」，嗖，自己往上生拔自己，拔起

多高，斜刺裏一跳，這一着名爲「秦漢鑽天」，腳剛落地，就聽撲咚一聲，一個人自人叢中就爬在兩人中間，正好把二人隔開，嘴裏唉喲唉喲直嚷，爬在地下就不起來了，手裏的馬杆甩出多遠，「別擠，別擠，徧擠，把瞎子擠爬下了不是，我又看不見，擠我幹什麼，唉喲，修修好，扶一把，先別鬧着玩了，唉喲，」二人一看，又聽這瞎子這麼一念叨，心裏這個氣就大了，合算兩人這是鬧着玩哪，而且這瞎子爬的這個地方都斜門，正爬在中間，彎彎扭扭把瞎子扶起來，一看瞎子一臉都是土，就剩了兩隻眼珠是白的了，「唉喲，腿折了，腰閃了，腳擰了，腔子戳了，眼睛更瞧不見了，唉喲，哼……」這兩人一邊架着這瞎子，瞎子一邊喊，看熱鬧的人這個笑，也有罵的，瞎子這是攪場子，這把式練得多好，從來也沒看見過，又不要錢，怎麼就會出這麼瞎子，真是他媽的瞎起閃，有那個善良一點，就說了，「二位架着這位先生歸々吧！真摔得不輕。」

## 十七

瞎子摔倒以後，耳朵可不聾，居然有人說了心疼的話，不由又唉喲起來，「這纔是一句公道話呢，我瞎子一天也沒吃東西，本來就餓得發暈，我聽見這有一大圈人，直嚷好，我以為是捨烙餅的呢，我就擠進來拿烙餅，誰知道也不是那個王八旦一擠我，我就貼了餅子了，唉喲，這一摔，肚子更癩了。」這都是什麼，二人一聽瞎子趕情是訛上了，要不管，你說他碎得那個德行，於是無法，瞎子摸着馬杆，二人架着瞎子，這就奔了街外，「二位修修好，扶我上飯館去，找個雅座，我瞎子不能讓二位白受累，我請客，喝兩盅，唉喲，兩人一聽得，這叫無妄之災，本來二人是要拚個你死我活，現在被這瞎子給鬧的，也不知是怎麼回事，仇友自己也分不清了，架着瞎子，找了一個飯館，有清靜雅座，瞎子也不客氣，瞎子往當中一坐，衝着小夥子一瞪眼，他也不瞎了：

「遇奇，好荒唐，這是什麼所在，居然敢動武，」

袁遇奇一看，敢情是吳凱吳明輔，忙打躬請安，怎麼難道袁遇奇連吳凱都不認識嗎，不然，吳凱爬在當場，是臉朝下，而且他也換了裝，並且還戴個破氈帽，爬在地下起來了，臉上完全是土，當時遇奇正在火頭上，也沒細看，等到了飯館，三人坐下，遇奇這才看出是吳

凱，遇奇尙未答話，就見那人也是請安，然後說：「您不認識我了吧！」吳凱一怔，忙還禮！「不敢認，閣下怎麼稱呼？」

我姓戴，叫琪名玉振，我叔叔名戴德成。」吳凱一聽唉呀了一聲，「呀，你就是戴老五的姪子小名叫玉兒的嗎，」戴琪一樂點頭答應，「唉呀十幾年不見了，工夫不錯呀，是……」

「家師不是外人，就是我二伯父，」鐵背蒼龍的傳授，怎麼十幾年沒看見你？」「我在蓬萊島，碧眼龍神李鶴李叔叔那裏待了十年，一直沒離開，所以一向少跟爺們接近，所以都不認識了，這位是：「這是十里舖你袁伯父的少爺，鎮峽寒老劍客的親傳袁遇奇，唉呀，往後你們哥們多親近，遇奇的凌雲式還是真少有能接他招的，玉振，你不僅是劉老二的傳授吧」

這時袁遇奇同戴琪二人抱拳見禮，戴袁二人見禮後，戴琪才說受過李鶴指點，戴琪一露面不要緊，蔡國亮的性命就危險了，今日和吳凱約定之後，戴琪就夠奔了連環堡投奔象奇都，監視蔡國亮等的行動，直到薛寧二青雙探連環堡，王烈受難的時候，都是戴琪解救，象奇都在山東的時候，和五老最幼的戴德成最相好，戴琪之投奔象奇，都也是因為象奇都有一件魚皮水靠是件寶物，當初在莫愁島時，那時戴琪還十來歲，象奇都還是真愛惜，曾說過這麼一句話，「等到有那麼一天，我這身水靠就傳授給你，連那兩柄青鋼刺，」後來戴琪到了蓬萊，又和李鶴盤桓了十年，水上功夫，尤其精湛，李鶴也甚為愛惜，十年於茲，戴琪可說得益

盪淺，李鶴認爲不能總在蓬萊島裏，也該出去長長見識，於是戴琪才出來遊學，他就想到象奇都，更聽說象奇都在連環堡成了這麼大的勞派，於是青衣一襲，一路上也沒有什麼可耽擱的，就來到了坨子寨。

吳凱自那夜離開雙橋，就直奔了連環堡而來，他是追趕焦允，根本沒想到焦允會沒逃出來，等他到了坨子寨，他就改了裝了，因爲恐怕認識他的人多，所以就任坨子寨乞討要飯，雖然不敢深入連環堡，但是心說「焦老二，咱爺們不見不散，我死等了一直到現在他也沒等看焦允，其實焦允已進了連環堡，而吳凱不知道就是了，他們另有暗路。」

袁遇奇的來，是偷着來的，他是追蹤王烈，纔到了坨子頭，

王烈這次的來完全是爲了雷震，想替兩家解和，想到連環堡見着蔡國亮，要雷蔡兩家化干戈爲玉帛，這裏面也有個緣故。

當雷震自懷慶發回鏢，到了鉄龍堡以後，一見楊奎和許杰的靈柩，老頭子和拾兒哭的死過去活來，拾兒這孩子也十幾歲了，人情大道他也懂了，剛拜完了師，師傅就被仇家害死，焉有不痛心的，雷震想來想去，真是說不出的苦，楊奎雖然是爲薛寧而死，許杰爲白翔一句話喪命，但是歸根結蒂，焦允蔡國亮之所以與衆友爲仇，仍是爲了自己，到了現在，簡直自己是個大罪人了，傷心了許久，老鏢頭看了看袁遇奇，袁遇奇臉痛紅，過來就給伯父請安謝罪



，老頭子倒也說不出什麼，這纔和大家商量商量，打算求和，理由是爲了雷蔡的事連累如此許多賓朋實在於心難忍。

白翔和柴氏叔姪等都仍在鉄龍堡，翠薇二青和岳太太住在一個院子裏，拾兒天天陪着翠薇玩，薛寧則和遇奇住在一塊，王烈已經回廣仁堂。

這時雷震除謝謝大家幫忙外，老頭子也不說話，總是沉吟不語，一連三四天，可把拾兒急壞了。

一爺爺，我師傅可跟您是朋友，你要是不管，我們爺倆可還有師徒之義，我可要去找焦允去了，憑我這馬上的功夫，焦允準不成，我不跟他勸步下的，他高我矮我夠不着，咱們跟他馬上幹，一把把他抓下來，就咬他，我非把他咬碎了不可，把他的肉供在我師傅靈前，也讓他知道他還有個能報仇的好徒弟，一孩子話沒深沒淺，聽來真使人難受，就這樣七天來老鏢頭也沒想出萬全之策，那天老頭子把遇奇叫過來問他和王烈的關係，遇奇一五一十說得很清楚，於是老鏢頭告訴好了遇奇，不要告訴別人說，老雷震要拜求王烈奔連環堡向蔡國亮解和免生干戈。

年輕人做事都是說幹就幹，前後利害關係，絕不思索，而老年人就顧慮太多了，憑雷震闖蕩江湖數十年，今年已經七十開外，還得終日奔波不得休息，兒子死掉，孩子失蹤，這纔

找了回來，一路上聽孩子說二老劍客把他帶到鎮峽寨，沒事就讓他上山下山，竄石爬樹，稍清閑一點，就讓他到小溪洗澡游泳，早晨起來就讓他繞着山跑，跑完了就去洗野澡，洗完澡就讓他去晒太陽，晒完了就讓他玩石子，大石子，小石子一玩就讓他玩一天，而且是老劍客自己陪着他玩，玩膩了可不成，不玩就挨打，不上山也挨打，不上樹也挨打，累得慌也不能休息，一直三年多，天天如是，心裏想爺爺不定怎麼想呢，於是一天趁着劍客不在家的時候，他就偷偷出寨跑了，跑了好幾天纔跑到雙橋，就病在雙橋了，是鳳仙把他救起，又在鳳仙那住了一年多，在這一年多的光陰中，每天鳳仙給他整理四肢，教他馬上功夫，有那麼一天老劍客突然來到，說是要雲遊訪友得去個一年半載的，叫他仔細看管這孩子，鳳仙也不認識孤遺客，突然就這麼一來又這麼一說，他也不知怎麼回事，就給他起名叫拾兒，和翠薇姑娘，娘三個還挺好。

現在雷震一想總算孩子回頭了，這鏢行的買賣也不必做了，傷人傷財，而且照這樣下去，不知要連累多少賓朋，那天是了呢，所以纔打定了主意，拜訪王烈。

王烈一方面自己整頓自己的買賣，一方面要離開雙橋，因為十幾年來沒有人知道王烈是個練家子，而現在已然露出形跡，往後麻煩事情一定很多，這纔打定主意，離開雙橋，要先回鎮峽寨給老師請安，然後請示老師要把大鵬拳授與袁遇奇，了了自己一樁心願，然後再回

老家娶妻教子，決不再露出痕跡，賬目已經結算得差不多，把一切事務都交派了王錦，自己就在兩三天之內離開雙橋，這天早晨，店夥剛剛把窗板卸下，這時就見袁遇奇在店前下馬，店夥認識，這是當家的師弟袁遇奇，見他手裏舉着一紙大紅帖，上寫「雷震」兩個字，又見後面跟隨一個老頭子，忙向裏面通報，少時，就見王烈匆匆迎出，遇奇先過來請安，然後王烈就往裏讓，讓到了裏面客堂，王烈忙向雷震磕頭，這時老頭子忙也跪下還禮，心中暗暗佩服王烈，人家到底是劍客的門徒，決不失禮。

這時王烈注意雷震，就見老頭子身高有八尺，馬連坡大毡帽手裏拿着，花白辮梢盤在頭頂，黑紫臉膛四方大臉，長眉長髯，都已慘白，身穿灰布大袂袍紫中衣，皂鞋白襪，精神得很，首先王烈道了一番渴慕的意思，然後雷震纔把來意說明，要請王烈出山，到連環堡做個說和人。王烈聽雷震把來意說明，就怔着了，半響沒有說出話來。

「王老弟，我雷震今年已經七十歲出頭的人了，也沒有什麼名利可爭，數十年的光陰，交了很多朋友，更承朋友看得起，纔有這個鏢局子的活動，我敢說從沒有得罪過任何江湖上的同道，但是我決沒有料到，蔡國亮跟我爲下這麼深的仇，同時我的兒子已經喪在他的手內，在白龜場又丟了孩子，現在他又聯合象奇都撒帖毀我的鏢，而且最近又有焦允傷了楊奎許杰，這不都是因我而起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如此下去恐無止境，我雷震寧願磕頭陪禮，解開

此結，只要蔡國亮交出焦得符，給楊大爺贖罪，您還可以這樣說，關於焦允的事情，我雷震担保，沒有舛錯，那時雷震即刻找個山角一忍，永不出山，萬請老弟辛苦一趟，我這裏……說着，老頭子臉上一陣發慘，就給王烈跪下了。

王烈慌的也忙跪下，遇奇把雷震扶起，這一來王烈反而爲起難來，自己和蔡國亮沒有多大深交，不過是師兄何元的力量，要去能否可成放在一邊，要是蔡國亮不答應，再疑心自己和雷震串通一氣，那就太不上算了，可是要推辭雷震，看老頭子這樣子又真是虔心誠意，所謂人的氣派，比起蕭鵬來，雷震可就高明得多了，自己對雷震這番意思，也是欽佩得很，思索很久，於是王烈慨然應允，雷震大喜，然後商量何時啓程，王烈想了想說：事不宜遲，要去，一兩天就上路，不過有一樣，老鏢頭，事情成不成，晚輩決沒有這個把握，假使晚輩半月不能回頭，那您就另想他策吧！」

「師兄，我跟你一塊兒去，你一個人去我不放心，」遇奇一陣感情激動，王烈一笑，「遇奇你不能去，要知道，我這次去，是站在中間人的立場，假使你跟我一同去，那末不能成事，或許壞事，老鏢頭，您放心吧，半個月爲期……」

「半個月，我看你半年也回不來，依着我老西，這趟去也是白去，我們哥們還有一件東西落在焦老二的手裏，他能善罷干休，我們也不答應，非把東西退回不可，」說着，老西白

翔進來了，這當時就是一個難題，王烈立刻深吟不語：「

「唉，永飛，你，你這是幹什麼，我雷震身家性命都不要了，只爲的是不願意再連累朋友，你這是做什麼，寶物，有德者受之，憑焦允他又怎麼能承受得起，」老頭子可真急了，白老西嘆喏一笑，「別的是費話，王兄此去能否成功，可是問題，王烈長嘆一口氣，道：

「大丈夫千金一諾，我已經答應老當家的，決定明後日即動身，可是成功與否，還是那句話，」說罷抱拳，雷震即時告辭，白翔拉着王烈的手道：「王老兄，此去要千萬小心，蔡國亮焦允者流，可都不通人性，強盜成性，老兄要拿定了主意，」殷殷囑咐，王烈手裏緊揉石球，縐着眉頭不語，遇奇陪雷震出來，白翔也跟出來，

那天早晨白翔見雷震和遇奇爺兩個乘騎而出，就知道一定有事故，所以他也跟隨着，直到廣仁堂，他並不讓通報，自己趕進來，就聽了雷震的這番話，心裏也是暗暗欽佩老頭子的大仁大義，但是他就認爲，老頭子疎忽了焦允蔡國亮他們都是什麼人性，準知道王烈要去了，一定會沒有結果，弄不好，還得吃虧，所以他闖進去，就倒了一盆冷水，但是王烈也是義氣當先，已然答應了，就決不後退。

王烈翌日單騎南下，照直就奔了連環堡，袁遇奇是一夜沒睡着，心裏對雷震很不滿，而且又恨師兄疎忽了蔡國亮等是甚等樣人，此去若有好歹怎麼辦，一夜的思想，小夥子心裏就

是七上八下的，打點個小包袱，連大撲刀都沒帶，弄了個大氈帽，這就跟下王烈來了。

等他到了坨子寨，竟將王烈跟丟了，也不知王烈到哪裏去了，小夥子慌裏慌張，也不管坨子寨一帶有人認識他不，橫衝直撞，這纔遇見載琪，戴琪也是初出茅廬的小夥子，二人都差不多，兩人就幹起來了。

吳凱聽兩個人的來意，一個是投奔象奇都，一個是暗保王烈，投奔像奇都的剛到此地，還沒站着脚，暗保王烈會把人保丟了，不由一笑，叫了一點吃食，來點酒，邊談邊飲，酒過三巡，突然吳凱靈機一動：

「玉振，在蓬萊島已經十年了，雖然你沒有到外面闖練過，但是賢愚之分，你總能懂得吧，而且碧跟龍神李鳴舟又是個俠客，你跟俠客一處盤桓了這麼些年，就在蓬萊島所見所聞也足以蓋過一般小不大的弟兄了，」

載琪一聽，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，這是怎麼個會意只有唯唯否否，

「現在你知道雷震和蔡國亮的怨仇吧，還有最近雪堰橋楊大爺命喪焦允手內，山西七弟兄的老七，得了一宗寶物，也被焦允奪去，焦允現在已經投奔了蔡國亮，可是蔡國亮爲了報自己私仇，與象奇都要聯合對付雷老鏢師，鏢已經丟了兩趟，你蕭大爺已經答應幫雷震的忙了，現在事情一天比一天嚴重，玉振，你此去連環堡，是幫助象奇都毀雷老鏢師和蕭你大爺

，還是帮助大家夥毀連環堡呢？」

戴琪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，怎麼這裏還有這些事，恨這次來非其時，這應該怎樣答覆呢，半響沒說出話來，

「玉振，我知道你叔叔和象奇都的交情，更知道象奇都很愛惜你，當然這有點難以出口和預定，可是你要比比你蕭大爺，爺三個和你師傅劉與沛，還有你兩位伯伯，所有的寶朋的份量和象奇都誰重，卽或象奇都算是個重的，可是蔡國亮這個龜孫子，你總聽說過而且也不致於和他同流合活吧，犯不上把一個乾淨身子扔在臭溝裏不是！你想想。」

吳凱這個機伶鬼，他先出主意利用王烈，現在他又利用戴琪，戴琪可不比王烈，戴琪也是個聰明伶俐的小夥子，想了半天，說出一句話，可也正中吳凱的計劃，

「我誰也不幫，我投奔我象伯父是爲了見識見識學習學習，說不定待個兩三個月就回去，犯不上得罪人，至於蔡國亮焦允我早就聽說，要我跟他們幹，那有點難。」

「對，對，玉振，就這樣最好，你到了連環堡，沒有人認識你，象都奇不用說了，蔡國亮也不會防備你，你能夠有很方便的時機，你蕭大爺，也不用你出面幫助，免得對不起象奇都，不過假使蔡國亮要有什麼陰損壞德的招兒要對付雷老頭，你給送個信就成了，」戴琪一聽合着要我當奸細臥底去。

「吳爺，那末我應該怎樣做呢？」

於是吳凱爬在載琪的耳朵上……

利用王烈是吳凱的聰明，利用載琪就錯了，至少載琪和吳凱有多年不見，第二年輕人不是看着長大的，沒有多日的盤桓，還沒摸着人家的脾氣心性就共事，這實在不容易，而且很危險，這次雖然吳凱立意甚好，可是用錯了人啦，

袁遇奇坐在一旁看着他們兩個談話，也不言語，見吳凱和戴琪接耳相談之時，突見門外影光一閃，袁遇奇嗖一躍竄出屋外，一看沒有人，大白天的四處張望張望，並沒有可疑之點，這纔回到屋內，再看戴琪手中拿着一張紙條，吳凱已然不見，遇奇忙過來看那紙條上寫着四個字「隔牆有耳。」

少時，吳凱自窗外回來，拿過字條又仔細看了看，三個都相向啞然。

憑吳凱遇奇身手的快，竟會沒有趕上來人，大白天的實在跟頭栽不起，三個人互相點頭示意，然後戴琪提起小包袱向吳凱遇奇互相請安，和他二人分手，戴琪這一去連環堡，因為聰明過度，時時露出痕跡，險些葬送在連環堡。

吳凱又叮嚀了遇奇半天，不要他輕舉妄動，王烈要不在坨子寨，恐怕已經進了連環堡，此處連環堡的探子來來往往的很多，稍不小心，即有性命之憂，並且又告訴遇奇自己的住處



，兩人這纔算賬出來，遇奇把大沿帽蓋着眉心，二人剛一出店門，就見老遠走來一群人，爲首的拉着一匹坐驢，後面一輛席棚車，車上拖着棺木一口，四週有四五人，打扮不一，都是雄糾糾氣昂昂，每人腰間一條白帶子大有與人，勢不兩立之概，吳凱和遇奇一看，頭前這人不是別人正是飛彈顏準，不用說這是送黑猴賀彬的靈柩來了，這時二友店門前早已擺下茶桌，四五十個人都是白帶子紮腰代孝，頭前的年約四十來歲，細目粗眉，細高個，帶着這些人攔靈公祭，叩首行禮，後顏準就進了二友店了，這時街上看熱鬧的人很多，交頭接耳議論紛紛，都在揣測死去的什麼人，要不二友店掌櫃的怎麼代孝路祭，這樣嚴重情形，死的這個一定是二友店的東家。

遇奇和吳凱兩個人忙躲在一邊，看個明白以後，遇奇就告訴瞎子這死的是賀彬，鉄龍堡除了停着楊奎許杰二個人的屍首，以及怎麼死的都說了，吳凱一聽，吃驚非小，這一來可就要糟，賀彬一死，象奇都非硬幹不可，蔡國亮和雷震的仇更無法解開，王烈此去等於零，弄不好還要出毛病，瞎子心裏一盤算，一聲沒言語，這纔要夜探連環堡，被困圈樓。

要不是二友店江泰等人正在籌備接賀彬的靈，遇奇和戴琪動手之時，恐怕遇奇就難逃公道，因爲最少金駝嶺的人會認識他，及瞎子解圍這些荒唐事瞞得住外行，瞞不住內行，也算走運就是。

王烈自答應雷震後，當晚囑咐王錦，假如半個月不回來，趕緊派人速往鎮峽寨送信，翌晨，王烈就是一匹快馬直奔坨子寨，這天來到坨子寨，問明白了到連環堡的路，直奔坨子河邊，假使王烈要知道有二友店在鎮上負責聯絡，王烈一定得奔二友店，但是沒有上二友店，因為老實人心急，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所以他直奔連環堡連停都沒有停。

來到河邊，見渡船林立，於是要喊船渡河，船老大倒是都來接生意，但是一聽要到連環堡，都搖頭不去，這時就見渡口擺着的一個茶攤，攤旁坐着一個中年漢子，還有一個中年婦人，王烈正在僱船，就見那中年漢子就過來答話。

「怎麼，老合過河嗎？」王烈聽這口氣，就知道是連環堡的接應，忙笑着點頭，並且說明自己是雙橋廣仁堂的掌櫃的，來拜往蔡當家的，那人一聽仔細打量了王烈半天，又回去和那個中年婦人商量許久，這纔出來說。

「老合，對不起您，渡人不渡牲口，您把馬留在這兒吧，王烈這時只好答應，這纔見那人口中一打呼哨，聲長而細，借着水面回音，響得很遠，就見遠遠對岸河邊蘆葦中，如箭出弦三隻小船，船尾各穿一隻小紅旗，並排如飛駛來，來到切近，躍上岸來一人，是個漁夫打扮，赤着兩條胳膊，光着兩條腿，渾身膚色都是褐紅褐紅的，那中年漢子耳語幾句，見這漁人衝着來船一揮手，這時來船中之一隻，如飛返還，船小棹快，早已離着對岸不遠，這時這

漁人向王烈一打阡，「請上船」，王烈一見這個情形，對象奇都的估計就越來越重了。

王烈坐的小船在先，一隻在後，船至中心，就聽對面噠々一陣鑼響，早見那隻小船如飛而來，船上也是一個漁夫高舉一個令牌，大聲喝「請」，這時這隻小船才如飛駛向對岸。

王烈見對面早有十餘人在岸邊站立。打頭一個見是四十幾歲的高大個，黑紫臉膛粗眉大眼，寬肩膀，身穿灰布大袂袍，腰橫着大綉膊，見王烈上岸，忙過來抱拳相迎，自稱是連環堡的管事名叫譚旺，其餘都是蔡當家的派來迎接的，客氣已極，王烈見這些人都是三四十歲，高矮胖瘦不一，而且都不是夥計的打扮。一個個抱拳笑臉相迎，王烈一看和從前到金曉嶺拜望蔡國亮大不相同，從前拜望蔡國亮去，是只有一兩人代路，決無如此隆重，此中滋味就有些異樣了。心中當然是另一種打算。

這裏譚旺陪着王烈往裏走，連環堡緊靠坨子河，坨子河彎彎曲曲，緊緊把連環堡抱在懷中，往遠看一片青山，山雖不高，綿亘甚遠，連環堡天然屏障，連環堡並不大，週圍估計也不過六七里，然而十分緊湊，不一時，轉過崎嶇山頭，連環堡正門就在眼前，見是一排竹子削尖，生在地上的天然柵欄，每根竹子都不太粗，然而密密層層，每隔十幾步遠，就有一根如碗口大竹，距離間用籐條連鎖，遠望一片蔥綠色，柵門粗竹排編而成，門內老遠望見有人佇候，王烈首先望見，見不是別人，正是赫赫一時的昊天大王蔡國亮。

# 十八

王烈見蔡國亮竟迎出大門，這時的，蔡國亮已經有些鬢髮蒼蒼了，遠非在金駝嶺時的風風，身上穿的已非金駝嶺時的不倫不類，寶藍色大袂袍，辮子挽在頭上，雙手抱拳笑嘻嘻的，身旁站定三人，一個是蔡國亮的女婿，黑猴賀彬之子賀玉成，一個是鎮西川張得壽，此人在四川是有名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，手黑心辣，和焦允焦得符正是一對，一個是銅錘李標，這二人是蔡國亮的死黨，王烈一見忙上前請安，蔡國亮還禮雙手相攬笑着說：

「唉呀，王掌櫃好久不見了，這一向可好，買賣發財，我們小弟兄們不時糟擾，多承老兄照應，我這裏也不說謝謝啦。」

這種態度舉止，決不是蔡國亮所能說得出來的，而現在確出於老蔡之口，王烈反而覺得有點奇怪。

這時大家往裡讓，王烈四外一看，除了看見的是靠近自己的蔡國亮等人以外，就看不見人，四週都是丈二高牆，順牆往左走，走了沒有多少路，豁然不同，如到另一天地，原來這纔是連環堡正門，大門修蓋的如小城樓一樣，樓上外表看不見人，當然有人把守，進堡門，往裏走，見所有房屋都是碉堡形式，五個小碉堡，抱着一個大碉堡，像是一朵梅花，當時也

看不出有多少一組組的堡壘，最奇怪的仍是看不見人，走到裏面，譚旺首先帶路，進入一個比較規模大一點的房屋，一人在門口站立，見此人身高在八尺，黃黃的面色，連眉毛鬚鬚都是黃的，兩隻黃眼珠，爍爍有神，兩個顴骨甚高，高鼻樑大嘴叉，身穿古銅色大袂袍，雙手抱拳，笑臉相迎。

「在下象奇都，這就是王當家的，幸會，幸會，」王烈忙還禮，唉呀，想不到人家把自己的來看成如此貴重，這事有些奇突，蔡國亮居然迎到柵門，象奇都也是下階相迎，而且這些人們都是這樣客氣，這裏有些蹊蹺。

把王烈讓在裏面，大家分賓主落坐，屋中只有蔡國亮，象奇都譚旺張得壽，李標，餘者皆已散去，就連蔡國的女婿賀玉成都不在跟前，這時，蔡國亮雙手抱拳先向王烈請個安，王烈一驚，忙起立攔阻。

「蔡舵主，您這是……」

焦得符要不是老兄相救，恐怕已經命喪槐林，一向國亮瞎眼，不知王當家的是個高人，真是該死，上次水雲章也曾談起廣仁堂掌櫃的是個隱士，前天得符回來一談，纔證實水雲章的話，得罪得罪。」蔡國亮這番話表完了，王烈忙客氣一番，然而心裏可就打了鼓了，原來焦允沒死，居然逃到連環堡，不用說田八也在了，那末在雙橋當夜的情形，田八一定也告訴

蔡國亮了，怨不得老蔡和象奇都今天如此舉止，當然別有用意，自己不得不加小心。

這時象奇都很少說話，只是表示欽佩，蔡國亮就問了：

「王當家的，請問同門弟兄有幾位？」這是蔡國亮不好意思問王烈是誰的門徒，所以這樣問，王烈答得也很巧妙

「三十年前同野鶴何元師兄在一起學藝，現在師兄已有好久不見了，」王烈一答覆很得體，蔡國亮一聽，唉呀，王烈趕情是何元同門，那是鎮峽寨的門徒，象奇都表示欽佩但是無任何表情，這一來不要緊，蔡國亮可就犯了啾咕了，當然他和袁遇奇也是師兄弟，袁遇奇是雷震的影子，王烈此次突然之來，當然別有用意，老江湖的老江湖，臉上毫不帶出來，吩咐擺酒接風。

一連兩日，總不給王烈談話機會，所以更不用談王烈因何至此。

兩個夜裏，王烈留心觀察連環堡的動靜，見並沒有特殊狀態，而且看不出那裏是要路，那是密室，而且一切狀態都很平常，除了打更是四個人以外，沒有什麼特別情形，王烈暗暗佩服象奇都的能力，與鎮靜和權威，更沒有像蔡國亮在金駝嶺時的耀武揚威，自己是蔡國亮的客，象奇都也不便去單獨拜訪，那樣可以探聽探聽老象的真意對雷震如何。

第三天的早晨，象奇都派人來請王烈，兩個人談了很久，

中午象奇都備酒約請蔡國亮譚旺張得壽李標等人做陪，王烈已經預備得很委婉的詞句，要向蔡國亮說雷震的過節，要與他兩家拉合。

酒席擺的地方是王烈兩天沒有到過的一個大廳，廳有五六間寬，很高，建築都是用粗竹，絕少磚瓦，和其他的房屋完全一樣，見數人早在階前等候，除上面所說幾個人以外，還有一人正是活無常焦允焦符，本來就是發黃的面孔，重傷以外，越是發青，兩隻怪眼半睜半閉，吊客眉更往下垂了，灰布大褂繫着搭膊，傷足尚未痊愈，行動仗着拐杖，也是笑臉相迎，可是這個笑在焦允臉上發生，實在是看不出是笑來。

大家落坐，酒過三巡，焦允是滴酒不沾唇，站了起來向王烈一抱拳，王當家的那天晚上蒙您好意，否則今天馬有焦允，大恩難報，我這裏謝謝了，

王烈見焦允的態度，也很和藹，這簡直是出人意料，自己還禮後，邊飲邊思忖，他們這幾天的態度，實在異樣，莫非說想動我王烈的腦筋。

「蔡當家的，諸位前輩，王烈這次到貴寶地來，有兩件事，一是來拜望象當家的，二是來看望好久不見的蔡老前輩，承蒙諸位這麼抬愛，三天來使王烈十分感激，蔡當家的就沒拿王烈當外人，可以說是無話不談，幾天的盤桓，使我長了很多見識，現在打攪了這些天，小店的買賣也需要去料理料理，所以預備明天就回去，以後還得仗着諸位多照應，如有用着王烈

的地方萬死不辭，一說到這兒，王烈拿起酒杯就敬了在座衆人一杯酒，然後王烈可就把手引到止傳來，把雷震那方的情形說了個大概，並且想請雷蔡兩家看在諸位先輩，武林的義氣上面，言歸於好，這幾年來兩方面都是各有損傷，都是不大值得，何不化干戈爲玉帛，一番話說的很是婉轉，並且把各方面利害關係，也都分拆得很清楚，這樣把話說完以後，蔡國亮是一句話沒有，活無常焦允坐在一旁如同泥塑木雕的一樣，臉上是毫無表情，象奇都望着他們幾位也是不做一言，酒席筵前本是很熱鬧，但是突然冷靜下來，沉靜了，有了會子，突然焦允望望自己傷了的脚，嘿嘿一聲冷笑，

王掌櫃的，雷蔡兩家的事，不是一天兩天了，衆賓朋爲了他兩家的事，不曉得曾經操過多大的心，就拿最近情形來說，大莽牛牛二楞楊七巧等，以致現在命喪鐵龍堡，還不是原因都種在雷震的身上，這一切經過情形，您也在當場，反正現在雷與蔡的事情，不僅是雷與蔡而已，這是這回蔡當家的肯應與雷震解和，那雷震的一般仗勢欺人的小輩也未必肯干休，即或他們肯干休，王掌櫃的你看見沒有……」焦允說到此處，挺手杖一指那條壞脚，狠狠的說：「我焦允也要報這傷脚之仇，我還要替死去的好哥們要回幾條命。」話到此處，兩條吊客眉，眉頭一縐，深眼窩眼皮一翻，兇心陡生，大有不可兩立之概，王烈一聽焦允這一片話，心裏可就難受了，照焦允的話撻，這非雷蔡二家的事，成了兩派的糾紛，而且雷震所爲請



自己來出頭就爲是怕再連累賓朋，照焦允此說，恐永無休日，王烈想了一會，向焦允陪着笑臉：

「二當家的，爲朋友兩脇插刀，義氣當先，二爺這點意思是對的，但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如二當家的意思，你來我往的，那到哪兒算是一站呢，如此下來，恐怕千百年後也完不了，這擋子公案，子子孫孫永世結怨，這都不是我們武林同道所取，王烈是局外人，和蔡當家的老幾位都是好朋友，和雷震可還是初交，這越來不過是小弟的一點人心，所謂拙人有拙看法，雖然大家爭的是一口氣，那末楊奎楊大爺的死，不也就是扯了個平，二當家的能夠放開一步就放開一步，大家拉個合，往後化仇爲人，互相幫助的地方很多，雷老鏢頭也是七十的人了，還有什麼解不開的呢。」焦允聽罷王烈的話，用眼一掃蔡國亮，見蔡國亮仍是一言不發，再看了看象奇都略微把頭點了點，好像王烈這番話還能聽得入耳，焦允見此情形大爲震怒，突的，站起身形，

「蔡大哥，你怎麼不說話，你忘了我們的金駝嶺的事業，你忘了全姪的死，現在他的懷遠還在活耀，他的孫子還不定死了沒死，人家事有事，人有人，咱們呢，你看你都這一把子年紀了，你還有什麼，蔡大哥，我話說此處，你願意怎樣做怎樣做，我焦允拚了這條命，這隻腳壞了，我還有這隻腳，只要不是這口氣上不來，我是完不了，」說着代步的棍子用力一躁，

「王掌櫃謝々您這番好意，話到此處爲止，咱們別再往下稿，那您可別說焦允不客氣，」說完話扭頭往外要走，蔡國亮一把拉着焦允：

「老二你坐下，你發得是那門子燥。」這時的蔡國亮心裏，裏難受得不得了，自己也是這把子年紀，還爭的是什麼，衆賓朋爲自己死了的可也真有幾個，再若稿下去，說不定還要鬧着什麼亂子，如今呢，象奇都和自己又不能算是一條心，怎麼辦，王烈此來，正是個下台的機會，可是焦允的話也對，金駝嶺那麼大的勢派，自己就是那麼個兒子，死了的諸位友好，難道說就這麼就算完了……想來想去，蔡國亮心裏的難過比焦允又是深了一層，長出了一口氣，也不知這口氣是嘆還是恨，正在這個當兒，就見外面登々走進一人，形色慌張，滿身風塵之氣，進門見了蔡國亮立刻請了一個大安，然後站起來看了看焦允，又看了看竟有王烈在坐，又給象奇都請個安，好像有話要說，但是話又碍於王烈有些難出口，焦允一看，見是翠花蛇柳翼，見柳翼臉上顏色十分難看，就知有事，「柳老六有事嗎，沒關係說！」焦允說完，兩目直視柳翼，見柳翼用汗巾擦了擦汗，又擦擦眼角，這纔說了出來，

「當家的我蔡沛大哥……」說到此處，那麼大漢子也有些嗚咽，蔡國亮一聽有些不好，陡的站了起來，拉着柳翼：

「說話：他怎麼樣？」

「被蕭鳳英劍傷胸口，死在雙橋，屍首已經運回來了，」蔡國亮唉呀一聲，就坐在椅子上，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發怔，焦允早轉了過來，詳細一問，柳翼把情形一說，這時焦允把牙咬的吱吱亂響，扭頭看王烈，把牙一咬，狠狠的說道，「好蕭鳳英，你這不是絕了蔡家之後了嗎。」

這一句話不要緊，蔡國亮纔哼的一聲，落下眼淚。王烈一見就知勸了蔡國亮的真心了，象奇都是一慘，焦允賊人心多，突然想起，怎樣也死在雙橋，怪眼圓睜，直視王烈，就在此時，就聽外面有人大聲哭着跑了過來，人未進屋，就是一股寒星直奔王烈面門，王烈一驚，頭一摘，伸手一抄，一隻亮銀鏢，正加在手縫裡，嗖，又是一隻直奔王烈面門，王烈手中鏢早還了出去，兩隻鏢中途相碰，同時落下來，砸在酒席上殘湯亂濺，一人早蹶了進來，手持青花槍照王烈隔席就扎，王烈一拔腰，嗖，身形蹶起，這時象奇都早一把抄住花槍杆子，一脚早將來人踢了一溜滾，這時，再細看來人正是賀玉成、賀玉成，一滾就爬在象奇都面前，放聲痛哭：

「師傅，我爹爹命喪鐵龍堡，屍骨都已不全，顏八爺也回來了，而且顏八爺說，這姓王的當時也在鐵龍堡，師傅給我爹爹報仇哇……」這一嗓子不要緊，突然見象奇都坐在椅子上，一聲沒言語，待了半天，站起身形，扭頭出了大廳。

屋裏最難過的是王烈，這時賀玉成把眼一瞪，登登扭身也跑了出去，王烈真是坐也不好立也不好，蔡國亮望着王烈，兩隻眼睛十分怕人，焦允哈哈一聲大笑，嘎嘎這份難聽，笑聲未盡，這時就見賀玉成，手使雙鋒鋼刺在院中一站，大聲喊，

「姓王的，出來受死吧，別兩頭衝好人，先償我爹爹命來，」王烈尚未答言，焦允衝張得壽，李標一使眼神，兩人半天早裝着一肚子氣，這可不得了啦，騰身站起，嗖，縱出屋外，「姓王的，出來吧！今天想出連環堡比登天還難！」

王烈此時見象奇都離開大廳時，氣色十分難看，蔡國亮也上了火，三人在外面叫陣，自己一想，又用眼裏一描焦允，衝着蔡國亮一抱拳，

「蔡當家的，王烈此來，事非自有公論，明知龍潭虎穴，硬要闖進來，我可是爲朋友，今天要往裏裝好朋友，王烈也不能含乎，今天就是王烈碎在連環堡，也是爲朋友，天下聞名，蔡當家的，對不起您啦，」說着一拔腰，嗖，好王烈，不愧名劍客的門徒，隔着圓桌面，就拔出來了，落在院中，身子尙未站定，賀玉成早奔了過來，雙刺一點而門，一戳前胸，名爲「雙龍出洞」，王烈這時是赤手空拳，見賀玉成是真拚命，往下一坐身，賀玉成上刺刺空，王烈左掌往外一推，把賀玉成下身刺推開，進步一蹶，左掌一搨，身手之快，無以倫比，左掌一搨，就將賀玉成下身刺搨落在地，進步一蹶名爲「抓蛇尾」，就見賀玉成，一摘帽，

就坐在地下，那邊張得壽見賀玉成一失手，就縱過來花槍就點王烈後腰，王烈回手一錯，單掌一撥花槍就被抓着了，張得壽一聲「開」，用力一帶，紋絲沒帶動，李標過來借此機會雙錘往下要砸，這時蔡國亮在屋中一聲喊，

「不許動手，」

說着，站在門階上，

王掌櫃的，今天要在連環堡，怎麼樣，那算連環堡裏欺負朋友，」說着，轉聲喊「來人！送王掌櫃過河，王掌櫃，從今天起雷蔡兩家閒事，您不管啦，以後若還看我蔡國亮是朋友，咱們再往深了交，否則請便」，這時管事的譚旺早已過來，「王掌櫃的請吧！」

王烈再望蔡國亮已和焦允轉過大廳而去，張得壽李標和賀玉成都在一旁憤憤，王烈微微一笑，揮々身上灰土，

譚管家對不住您啦！」說完往外就走。

十幾丈寬的河面，彎彎曲曲，兩岸種滿了曲着臃腫身體的垂楊，柳葉已經飄零殆盡，只餘迎風條枝，懶洋洋的拂着河面，日已搖搖向西，兩隻尾抽紅旗的快艇，早在岸旁等候，王烈上得船去，譚旺雙手抱拳說聲「不送」轉身走去，船老大，加速雙櫓搖奔過岸。

船行至河心，王烈正在尋思之際，就聽水面傳來一聲喝喊，「停船！姓王的，把命留下

，放你過去，否則今天要你看看連環堡的威風，」說着見由上游如飛駛來一隻小船，船頭站立一人，後面也有二人，頭前一人，裸着上身，高挽褲腳，臂與身上滿都是針扎的花紋，手持一柄雙翅鋼魚叉，王烈一看，正是翠花在蛇柳翼，後面二人看不太清，王烈一看不好，柳翼號叫翠花蛇，當然他是水性精通，自己根本不知水性，坐的又是連環堡的船，這怎麼辦，正在焦急，突又見下遊駛來一支小船，船頭也是一人站立，見他一身魚皮靠，魚皮網包頭，手中兩隻青鋒鋼刺，正是賀玉成，船如出絃箭，少時就要來到近前，左右兩路，王烈一看都是不講理的小輩，自己吃虧又不會水，兩船堪堪靠近，自己這隻小船，船上人不敢搖得太快，就在這一髮千鈞之際，只見船頭前，浪花一翻，露出半截身子，見此人滿臉水星，如一條大魚也似，靠近船頭，用手一板，就爬上來了，王烈見並不認識，看此人年紀不小，已經約五十餘歲，身上水衣水靠，喝令水手快搖，左右所來之船已早就看見，大聲喝喊，「不許動櫓，」由水中上來的老者，一見情勢緊急，兩脚把兩個水手踢下河心，自己以肘掌舵，雙手搖櫓，往對岸直駛，但是已來不及，柳翼之船已兜了過來，這老者一撥船尾，左側裏就躓，加緊速度，就見小船直奔左側如飛搖去，那兩隻船也撥轉就追，前面一個小河叉，老者立即將船駛進，靠近岸邊，「這位朋友，上岸跟我快走！」說着王烈縱身上岸，老者拋船，也竄上岸來，見這老者行走如飛，王烈緊緊跟隨，轉來轉去，轉過一個山坡，見有一片茅屋，照

直奔去，三拐兩拐，走進一間小茅屋。

「這位老人家，蒙你解救，真是感激不盡，請問老人家尊姓大名？」王烈坐定向老者道謝，老者微微一笑：

「在下任輝，在山東曾盤桓一個時期，蕭鵬蕭搏雲那是我們大哥，一金刀無敵鎮三江任輝任普照，自莫愁島事敗之後，看破一切世態，這纔來到連環堡，向象奇都要了這麼一個小地方，自己一忍，每日除去課徒以外，就是逍遙林下，再不做出世之想，當初金駝嶺之時，五老聚會，依着任輝就了，然而蕭鵬不幹，後來金駝嶺事敗，蔡國亮還是任輝和他的唯一的徒弟趙胆救出來，鬧得老蕭還很不滿，任輝的脾氣是柔中剛，蕭鵬過份剛愎，莫愁島事敗這也未嘗不是理由之一，蔡國亮投奔象奇都，任輝有很大力量，任輝來到連環堡後，任何人也不見，就是連環堡的少壯弟兄們也很少見他，象奇都曾囑咐過手下人，連環堡的西北角的張家灘不許人去，理由這是任輝的一個條件，今天也是一巧，任輝還是前幾天聽說有人來連環堡替雷蔡兩家說合，任輝不知來人是誰，今天想到連環堡拜望象奇都掃聽掃聽，也幫個腔，因為任輝在連環堡是客位，而且老早就是主和之一，蔡國亮又曾蒙救命之恩，這纔有此動意，想不到半途還沒到連環堡，就遇見此事，他也不知王烈是何人，但見一是賀玉成，一是柳翼，就知做不出好事來，這纔救了王烈，王烈也把來由一說，任輝聽王烈說完，一聲長嘆

，「唉，從此連環堡將無寧日，往後是非更多，沒見莫愁島，白馬湖，金駝嶺是怎樣敗的嗎，天下斜不勝正，總悖不過理去，這以後連環堡也要出事，王爺你只管放心，無論何人就是他們連環堡的人知道老兄怨在這兒，他們也不敢怎樣，今天晚上趁人不備，我同我的小徒弟送你過河，你先休息休息。」王烈千恩萬謝。



## 十九

月色模糊，夜霧罩着大地，河水穩如鏡面，一隻小舟正在張家灘拐角處停放，一個壯年漢子年約三十五六歲，瘦條的身子，週身緊紮俐落，背上拏弓，正是任輝唯一徒弟趙胆，後面二人是任輝和王烈，三人輕輕駕上小舟，轉出張家灘，這就要奔對岸，此時就見連環堡柳樹下，一條黑影，閃動如飛，嗖就奔了柵欄門，嗖々又是兩條，這三人像不是一路而來，直奔連環堡正門，任輝一見，見此三人之身手，絕非連環堡之人，所能辦到，說聲「不好」，忙向王烈趙胆二人一指，王烈早就看見，任輝忙停着櫓，立刻往回撐，堪堪靠岸，就聽裏面一聲哨子響，任輝呀了一聲，「趙胆，快去看看，」趙胆忙應了一聲，王烈一看，見一人外用一條手巾把頭一包，嘴上也蒙了一塊布，一幌身形走下去，也搭着路熟，少時不見，任輝這時也下了船，和王烈直往前奔，任輝的脚程還是飛快，霎時二人趕到連環堡，任輝忙止住步，向王烈說。

老兄請在此處候着，連環堡，不熟的人深夜進去非僅找不出入路，出來也不容易了，王爺你先候在這，我進去看看，你可別往裏走，否則就許出了危險，」說着也不等王烈答話，就見老頭子幾幌就奔了連環堡竹園子，王烈這時細打量連環堡的四週，見遠看是一個大村莊一

樣，離着柵門左右，再無第二出路，非由正門走不可，王烈越看越不相信，憑象奇都的支配，後門當然不必談，最少也應該有旁門側門，雖然看不見，但總應有路，自己一邊思忖，一邊先看準了歸路後，就往西拐下去，秋夜亂草中，虫聲唧唧，王烈一邊走，一邊記着路，見每逢有一顆大竹子的地方就是拐彎的地方，除此而外就是天然的翠竹織成的柵欄，每一拐都是一顆大竹，大竹好高，上下都難，若飛耀天然竹，亦非易事，想來想去，這三條黑影又是何人，怎麼會冒險直入，此時不知是否已經進入，抑或仍在柵外盤旋，並且剛剛一聲哨子響，又是何人所做，邊走邊巡邏，這時就見黑影一閃，擦身而過，王烈一見撒腿就追，前面黑影見後面人追了上來越發走得快，二人相離總是十來步遠，王烈也不開口，前面人也不開口，啞不然的，就見前面之人突然停着脚步，見他雙臂一抖，刷，颯起丈八高越過翠竹，直入堡內，這時王烈一看好身手，自己還是真沒有這種功夫，這才施展大鵬拳的絕招，將身撤後多遠，兩臂一張一幌身形，就蹤了起來，兩腿一拳往外一彈，雙臂一攸，就過了翠竹，剛要往下落，就聽有人哼了一聲，「不成，留神」，王烈此時在空中往下落，有人一喊，「不成留神」，自己往下看，原來都是十字翻板，心說不好，左足一墊右足，往外一拔，這是大鵬拳式中的絕技，死裏逃生名爲「齊天縱」，竟越過翻板，腳踏實地，回頭再望這翻板，有丈來寬，不知道的人自翠竹躍下非掉下去不可，王烈道聲好險，自己一吸氣，就覺得耳邊有風，忙一

坐腰，嗖一隻袖箭擦頂而過，跟着躍來一人，手中撲刀不問青紅皂白就踉，王烈一閃一轉身，來人一撒刀，右臂正好被王烈掛上，往前一帶，刀撒手人倒地，王烈伸手撿撲刀，「金風過耳」，又是兵刃聲，忙往前一躍，刀指背後，就聽噲唧々一人倒地，一塊飛蝗石，正中來人面門，順鼻孔往外冒血，這石也不知從何而來，猛回頭見前面黑影一幌，王烈是撒腿又追。

王烈追着追着只見前面黑影一拐，竟然不見，自己停着脚步，唉了一聲，這是從何說起，自己做自己的買賣，何必跟他們滾這深水，自己有自己的事情，這又何必，前面跑的人，份明是鐵龍堡來的人，不用說也是熟人，他是怕自己勢單，勾上我真要和蔡國亮他們見了面，自己那不是真成了左右不是人，扭身奔來路返回，但是越走越迷糊，來路已然找不着，心裏這份焦急就不用說了，這時就聽兵器之聲震耳，抬頭一望，見黑影中三人圍打一個，見一個手中練子鞭，左右飛舞，王烈閃在一旁仔細一看，正是錦豹子薛寧，見薛寧小夥子精神百倍，三人圍住一人，全然不懼，三人中一人正是鎮西川張得壽，雙柄竹節鋼鞭，硬往下砸，那二人也看不清是誰，好薛寧，一人力敵三人毫無懼色，並不慌忙，見張得壽硬往下砸，忙縱出多遠，一個敗勢，後面一人往前就追，薛寧猛回身，「烏龍擺尾」，墨骨鞭撿起，早摔倒一個，跟着左手墨骨鞭往下一砸，地下之人立刻滿臉開花，這時就聽左側金刀劈風，墨骨鞭往後一掃，翻腕一帶「反猜琴」正將來人右臂纏着，薛寧左腿一用力，急閃身，右手滿

把墨骨鞭更纏在來人後背，唧々噲々來人搶出數步，薛寧往前一錯，「蹶子脚」，正踹來人後脚踵，撲咚栽倒；薛寧這幾招之快，爲任何人始料之不及，王烈一旁暗窺，俏伸大姆指，好身手，正在此時，見張得壽已和薛寧打在一處，張得壽也根本想不到薛寧如此扎手，雙竹節鋼鞭和薛寧的墨骨鞭一軟一硬，而且張得壽又是蔡國亮手下的一員幹將，在四川一帶是有名的狠手，薛寧可就透着費勁，這時就聽遠處傳來一聲哨子響，王烈就知要糟，見張得壽愈戰精神愈長，「小夥子，今天送你回家吧！要想出連環堡那算妄想。」嘴裏說着，雙鞭攔腰就打，這時薛寧遇見這種兵器，只有閃展騰挪，又是一聲哨子響，而且遠風吹來一陣兵器響亮之聲，張得壽哈哈一笑，「小夥子，你們來的又失風了一個，薛寧一聽一急，抽空斜裏一蹤，張得壽不容他轉身，跟步左手鞭往下打，薛寧再閃，張得壽的右手鞭已攔腰來截，薛寧再往前進步，猛轉身反腕「雙攪柱」要收中取勝，張得壽是扎手，雙鞭點地，薛寧忙抽回鞭，喝聲「着」，「二龍戲珠」骨鞭直奔，張得壽雙睛，張得壽低頭一閃，誰知薛寧取上是假，取下是真，左手鞭急轉直下，「二龍奪寶」左身軟鞭直取下陰，張得壽騰身躍身，尙未落地，薛寧的右手鞭早已掄起，花刺刺正纏在張得壽正腿上，薛寧用力往前一帶，就見張得壽，唉呀一聲，一坐腰，運用千斤墜，哼了一聲薛寧並未代動，這時人聲已然傳來，哨子連響，薛寧一着急，左手鞭「捻球奪魂」直奔張得壽脖項就打，好張得壽不愧狠手，立左手鞭往

外一帶，右手竹骨鞭掄起往下一砸，這可是薛寧求功心切，只願如此，可就忘了兵家之忌，把上半身給了人家啦，王烈一看不好，說聲遲那時快，一個箭步蹣過來，張得壽就覺耳邊有風，抽鞭已來不及，就聽叭一聲，右臂覺得一陣發麻，左手鞭就掄不起來了，薛寧就見黑影一閃，睜得壽鋼鞭落地，藉勁往懷裏一帶，張得壽嘆咤栽倒在地，好狠手，鯉魚打挺，其速無比，挺身形，連人帶鞭撲向薛寧而門，薛寧是萬也想不到，要躲已來不及，這時就覺得一人往外一托自己，就飄出多遠，跟着那人左手並不閉着，就這個勁張得壽已然撲過來，來人左掌往下一擱，滿臉花，張得壽嘆咤栽倒在地，薛寧仔細看來人見是王烈，大喜，見王烈一聲不響，向他一招手，向外就奔，錯非王烈，是任何人也解救不了薛寧這一失招，王烈這手在大鵬拳內叫做「借花獻佛」，這完全是兩臂的力量，這兩臂就完全是大鵬鳥的兩翅，一切都講究是搨打拿，拳式出手又是掌又是拳，所以很難對付，這就是鎮峽寨老劍客的獨家絕技，此拳的來由，在下文書七霞嶺中有詳細說明。

薛寧立刻跟着王烈往外走，走到左拐角之處，王烈要問薛寧怎麼來的，這時就見遠遠蹣來一人，薛寧眼尖早已望見正是尹翠薇，形色慌張，後面人聲切近，薛寧一橫輕輕喊住，尹翠薇跑到薛寧面前，雙手一抱薛寧，雙眼直勾勾看了薛寧的臉，往下一低頭，站立不住，全身都倒在薛寧懷中，薛寧大驚失色，這時人聲沸沸，但並無燈籠火把，只聽哨子一呼一合

，左呼右合的奔這方面來，王烈見此情形，有些不好，說聲走，薛寧轉身一猜，把尹翠薇攜起就走，三人轉來轉去，再也出不來，這時，往前也有人聲，往後也有人聲，左右都是哨子亂響，眼看被圍中間，這時尹翠薇爬在薛寧肩頭！

「永靖，你走吧！我不能連累你，我後悔不該跟你來……」薛寧這時真是心中刀扎，王烈也急了，這時人聲切近，好像就在耳邊，要走出去，實在難到極點，薛寧一咬牙：

「姐姐抱緊了我」，抽出兩條黑骨鞭「王爺，闖吧！」王烈見事已至此，也只好如此，掖衣襟預備闖，這時就見斜刺裏縱來一人，黑影一閃，衝這邊一點手，薛寧一怔，王烈見那人躲躲閃閃，拐彎抹角，抹角拐彎脚步很慢，似在等候，王烈立刻跟薛寧說聲「追」，直追下去，左拐右拐，拐了沒有多遠，已到翠竹柵欄，那人，嗖，拋過一條軟索，這裏王烈接着，輕輕喊問：「來人留名」此時那人已然走遠，只聽得一字「田……」

三人出了翠竹柵欄，仍是薛寧攜着翠薇，王烈引路直奔張家灘，這時見前面黑影一晃，王烈喝聲「誰？」「趙胆」，來到切近，見趙胆也是身攜一人，王烈一看正是袁遇奇，也來不及問，忙奔小舟，見任輝早在預備，這時數人上了小舟，任輝師徒二人黑夜之間，扯起布帆。

王烈看遇奇，見左肩頭有暗器傷，傷口發黑，就知是毒藥麻的，此時見任輝正用嘴嚼藥

，少時敷在遇奇傷口，向王烈道：

年輕人不知道厲害，連環堡馬能暗窺，這是毒鑽所傷，這藥只能保十二個時辰，王爺到了坵子寨，速去買藥治傷，「我不再遠送被他們看見多有不便，趙胆，送到對岸，自水中回來，莫被他們看出，」王烈千恩萬謝。

薛寧此時正給翠薇撫摩，翠薇是後心受傷以致傷血，已然力微不能動彈，這時河面已非常初之靜，遠遠傳來哨子聲，趙胆忙將篷放下，直向對岸緊緊搖櫓，然而左右後面都是紅旗小舟，五六隻如箭駛向此船，趙胆緊搖櫓，加速碼力，但船小人多，工作乏人，來船越來越近，而且都是扯起小布帆，堪堪追上，此時王烈等人急也沒用，毫無幫忙之處，這時就見趙胆一咬牙，看準了來船，一低頭，左手拉門，嘸，來船帆索立時被擊箭射斷，船上人一陣大嘩，就聽有人喊，「有趙胆！」王烈見趙胆如此準頭，真是暗讚這一對師徒的能力，就見趙胆，連着三箭，四五隻小船倒有三隻船帆立不起來，趙胆仍不少停，直向對岸搖櫓，然而紅旗船也是努力追赶，堪堪切近，王烈的船已然臨近岸邊尚有二三丈遠，可是後追小船也是離着這隻船不遠，見來船一人立刻跳身入河中，直向王烈之船遊來，跟着又有三四人跳下，立向這邊遊來，要破壞小船。這時趙胆可就急了。

「王爺，掌舵不要動，一話未說完，立即跳下水中保護船底，此時王烈用手把着舵，拿

那麼大的俠客身份的王烈，此時是毫無方法，乾着急，後面小船已到切近，大約雖有丈來遠，船上李標翠花蛇柳翼、魚鷹子賀玉成，水豹子楊文立，哮天犬闖得真，葉一刀這就要往王烈船上跳，正在危急之時，突然岸上一陣馬蹄響，天光已然微微發亮，幾顆疎星在發白的青天上，還陪着月亮疎放微光，就見三匹馬如飛也似馳到岸邊，就聽一聲嬌喝，「王爺，永靖低頭，」跟着就聽噹的弓弦一響，叭，一顆彈子就把翠花蛇柳翼打下河中，跟着一陣亂彈，數人紛紛落水，李標等人趕緊撥轉船頭，橫過船，都臥在船底，李標偷眼一看，見馬上頭一個人，青絹包頭，杏眼圓睜，一身青衣，弓拉滿月，正是柴二青，橫列兩匹馬，見一人頭戴大風帽，黑黑臉膛，濃眉大眼，頷下無鬚，正在壯年，大肩膀，馬蜂腰，馬上掛着鬼頭大撲刀，手中滿月金弓，正是江南四義第老的，金弓柴與柴得旺，那邊馬上也是一位堂客，土布包頭，土布衣褲，脇下一囊，上寫「姚」字鼓鼓囊囊，也不知裏裝的都是什麼，大青搭膊紮腰，也就是四十多歲的年紀，大眼睛，大嘴叉，眉毛是禿的，也是彈弓在手，更彈不虛發，李標一看不認識，心說不好，一探手「回堡」，這時兩隻帶帆小船撥轉船頭往回就跑，水手水鬼數人也是爬上船要跑，但是爬到半截，多數被彈子打落水中，這時薛寧才敢抬起身來，用槳慢慢往前划，纔算把船划到船邊，王烈把袁遇奇架到岸上，薛寧架起尹翠薇，二青一見，趕過來幫助攙着，眼睛一望薛寧又看了看翠薇，又是怒又是怨又是憐又是恨，薛寧臉上通



紅，羞不搭的過來給老柴二奶奶請安：

「喲，這是誰？這不是老七嗎，怎麼我們的大英雄，今兒個也低了腦袋啦，喲，瞧這水葱兒似的大姑娘，不用說老七，就是我這老幫子也愛得什麼是的，噲，這是怎麼啦，二青快點上馬，快着，」老柴二奶奶忙幫着二青把翠薇架上馬去，二青也上去，二人一騎，這裏薛寧又向柴興柴得旺請安，又給王烈和老柴二奶奶及柴興介紹一番，柴興又幫助王烈把遇奇駕在馬上，數人直奔坨子寨找店住下，老柴二奶奶和柴興柴得旺此來，袁遇奇算有了救，可是連環堡要倒臺，這就要群彈火燒連環堡。

柴興柴得旺柴二奶奶柴二青這是從哪兒來，而薛寧與翠薇又怎麼敢來夜探連環堡，袁遇奇是怎麼來的，原來：

經過幾天的籌劃，誰也想不到萬全之策，又要保全雷震的鏢路子，又要給楊奎報仇，又要奪回薛寧所失的寶物，更且又惦念着王烈此去吉兇如何？而且韓飛老鬼王，突然轉變態度倒底真假也實在難分，袁遇奇已有幾天不見，當然是師兄弟情義重跟下王烈去了，吳凱吳明輔自那晚，夜走雙橋後，一去不回頭，這時鐵龍堡諸友自鐵面閻羅鬼見愁岳朗岳士光起，柴玄柴印彤，恨福來遲雷震雷鳴遠，萬里追風禿鷹白翔，錦豹子薛寧薛永靖，柴二青，尹翠薇，這幾人爲以上這些事，沒有一天不是焦急的，饒小子盧傑天天喊老道，天真的渾人，他這

一喊，衆賓朋沒有不難過的，拾兒守着未得一藝的師傅楊奎的靈只是磕頭，天天也是難受，有時就找翠薇姐倆個玩兒，一玩就想起鳳仙姑姑，想起鳳仙姑姑就想起楊奎，怪天真的孩子，被這環境給造成的，成了一個小神經病，各人俱懷心事，二青和翠薇更不用說了，連任何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的，禿鷹白翔都是愁鎖眉間，也想不出好主意來，依着薛寧直奔連環堡，一方面給王烈打接應，一方面找焦允要寶，氣的白翔直哼々，認爲這簡直是犯小孩子脾氣。

在王烈走後的第四天頭上，翠薇很早起來，和拾兒兩人，姐倆在山側拾黃，姐倆個是每天在一起，翠薇心裏煩了，拾兒就給她唱山歌，拾兒想起楊奎，翠薇就給他打叉，都是一陣陣的犯心病，此時姐倆個正都斜倚在一塊山石側，望着正在泛起金星的曉日，紅光射在已經澄黃的麥穗上，微風盪起麥波，真是秋深了，翠薇眼尖，見薛寧匆匆忙忙攜着小包袱，拉着一匹馬走下山坡，翠薇要喊他，怕他聽不見，要被別人聽見反而難爲情，一着急，蹣起身形，嗖々々就追過去，拾兒剛要喊：「姐姐上哪兒，」一眼看見翠薇去追薛寧，忙着又把話縮回去，一吐舌頭。

翠薇抄近路反越在薛寧前面！

「你上哪兒？」

薛寧是在夜裏受了白翔一肚子氣，心裏氣悶得很，同時自己越想越不是滋味，費了九牛

二虎之力得到此寶，準備把它獻給帥尊鍊成有用之物，却被焦允不費吹灰之力給劫去了，楊奎爲了救自己反捨了他自己的命，也是喪身焦允之手，真是恨不得扒下焦允的皮，可是現在要去找他，是非奔連環堡不可，人家袁遇奇師兄弟義氣多重，不放心帥兄竟自追下去，自己是失物報仇的正差，反到躲在鐵龍堡，真是豈有此理，想到此處，靈機一動決定好了方針，要獨探連環堡，這纔自己打點好了自己的用物，清早起身趁衆人不備！這才牽馬走出，不料却被翠薇看見。

薛寧見翠薇站在路旁，輕施烟粉，淡掃娥眉，穿着一身墨綠禪褂，頭也沒抬，油光光的大辮子，辮稍抓在手中，水葱似的手指輕輕捻動，不禁心裏亂跳，只顧注視翠薇的丰姿，嘴裏却吃吃的：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「我知道你上哪兒，我不放心，我也去。一翠薇其實並不知道薛寧上那兒，這不過是個詐語，薛寧一着急：

「上連環堡你怎能去，好姐姐，你請回吧，可別告訴帥哥，要不，他又該嘟嘟人，你回去吧！」

翠薇也不言語，把頭搖搖，慢慢踱到馬前，用手捻着馬籠頭上的紅穗子，那意思是你不

讓我去，我不讓你走。

秋天的風是有些輕微微的，拂在翠微眉間的孩兒髮上，露出兩條似怨非怨似哀非哀的柳黛，薛寧見了心裏說不出來的慚愧，自從這次見着翠微以來，兩人就始終沒有單獨談過一回貼己話，當初在尹家店時，兩人是怎樣的恩愛，說不盡的纏綿，描不完的情意，現在爲了二青緊緊追着，連和翠微談談舊情的機會都沒有，她怎能不怪自己薄情呢，想到此處，竟想呆了，翠微見他只顧注視自己不言語，反到覺得不好意思，輕輕牽動馬龍頭，慢慢往前走，薛寧也不說話他慢慢跟着，這時就聽：

「不抬頭也不說話，

「姐姐悄把冤家罵，

「莫非你懷了良心要變卦，

「別罵，別罵，

「一切都是我的差，

「不是我壞了良心要變卦，

「怨她，怨她。」

「麥穗又尖又發黃，

「姐姐要上馬，

「冤家好心很。爲什麼不來扶一把，」

一陣歌聲自由坡上送來，清晰的傳到二人耳中，翠薇知道不是別人，回頭一望，果然拾兒，站在山石上，拍着兩隻手在跳。翠薇剛要開口，就聽拾兒：

「姐姐慢開口，

「留神姐夫兩隻手，

「姐姐你別罵，

「要罵，你罵他！」

一邊唱着一邊笑着，一邊指着薛寧，跳着就要跑過來，翠薇用手一握薛寧的手，秀目示意，縱身上馬，握着薛寧的手，往上一拉，薛寧一墊步，也縱到馬身上，兩人一騎，翠薇回頭望着薛寧微微一笑，薛寧也是一笑，一手攬着翠薇的腰，雙踵一磕馬腹，踏踏踏……直向大路跑去，馬尾後盪起灰塵，如同一片烟幕，耳邊猶聽見拾兒的輕脆歌聲。

## 二十

二青起身後就去找薛寧，二青和翠薇兩人的脾氣，一是開門見山，男兒氣概毫不扭呢，我愛薛寧你們誰也管不着，翠薇是悶在肚子裏，有話也不肯說，二青起身去找薛寧，白翔已經到岳朗那邊去談天和吃早茶，薛寧不在屋裏，二青就出來找他，各處都找到了也不見，心裏急得不得了，心想莫非他上連環堡了，怎麼尹家丫頭她也不在呀，上連環堡，不能就是她兩去呀，不管二青怎麼爽利，總不好意思問別人看見薛寧沒有，於是自己就跑到山坡去望，望也望不見薛寧，但只見遠處有兩匹馬奔馳而來，心裏疑乎莫非真是他們倆，早晨起來騎馬玩去了，這個氣就大了，見兩騎越走越近，仔細看並不是薛寧和翠薇，再看，見是哥哥柴興，後面却是母親，這一喜，險些沒滾下山坡，連跑帶奔就迎上來，老遠就喊媽媽。

柴二奶々是因爲柴二爺同二青爺倆離家半年多也沒有消息，託人掃聽也不知道在那裏，實在放心不下，後來柴興回來才知道在山西，於是娘倆商量好了，也沒事，不如走一趟，老柴二奶々也是老江湖，娘家也是山東沂州府有名的人家，火神爺姚智就是柴二奶々的哥哥，姪姪二人就奔了山西，到了山西柴氏父子又奔了四川了，這後又趕到四川，路上遇見蕭氏師徒，和上官兄妹才知道在鐵龍堡，於是這才又奔鐵龍堡。

二青見着媽媽，彷彿三兩歲的小孩子一樣，撲向媽媽懷裏，竟喜歡的哭了出來。

這時懷遠鏢局快馬張文巧望見了，是柴家堡的老二奶々和大少爺到了，飛快往裏報，這時岳朗雷震白翔，柴玄就迎出來了，老夫妻倆一見面，老柴二奶々就火了。

「好味，你這趟門出的半年多，家裏連點信都不知道，而且你帶着姑娘滿處跑，你看，半年多把我們姑娘折磨得，掉了一把子肉，薛老七呢，怎麼不出來，我問問他，我們姑娘那點配不上他……」氣哼哼的把個柴玄急的直攔，

「好啦，好啦，裏面說去，裏面說去，」

「是得裏邊說去，」柴二奶々回頭看見禿鷹：

「喝，禿賊，你們哥們專會欺負人，問你，你們老七呢，怎麼不出來見我，怕什麼，告訴你老西，你要不管薛老七，我可得替你管教管教。」

「得啦，老嫂子，咱們先按咱們論輩兒，我老西可沒得罪你，你捶我一啣都沒有關係，你可別罵，你要一罵老西樂子就大了，我先給你介紹一下，岳大爺，鐵龍堡的當家的，認識吧！」白翔見了柴二奶々也沒辦法了，柴二奶々同柴興柴得旺向岳朗見禮，岳朗對於柴興早就聞名，江南四義名揚天下，柴興的彈弓在江湖上是有名的準頭，兩人互道仰慕之意。

這時柴興忙過來給雷震請安，雷震仔細望了望柴興，心裏很高興，然而也很慘然，因為

自己的兒子要是活着正好和柴興是一對，而且兩人，感情還是最好，柴二奶奶也過來給雷震見禮，叫一聲老大哥。

岳朗這纔往裏讓，到了裏面大家落坐，從柴二奶奶嘴裏纔知道「懷遠」「海宴」的鏢自失了兩次後，雷震押鏢入川以來，就沒做買賣，以防不測，現在「海宴」何四已經帶着幾個人也入川而來，大概再有幾天就到鐵龍堡，聽說藍大先生的大弟子，聖手山君馬金川也同着何四一塊來，雷震聞聽，微微捻鬚而笑，而柴玄可就真的高興了，何四一來，連環堡的問題解決了，因為這裏沒有人會水，何四是有名的水中英雄，要不怎麼「海宴」走水路鏢呢，馬金川來了又可解決一部份事，馬金川是藍景藍星雲的掌門弟子，他是帶藝投師，曾經無意中到一柄匕首，這柄匕首是個寶物，削銅斷鐵，說不定馬金川來，要是和連環堡鬧翻了，馬得金川的匕首也有用處了。

一陣亂過去，柴二奶奶陡然又想起薛寧，東瞧西望，又悄悄問問二青，這一問又勾起二青的心事，非僅薛寧不見，就連尹翠薇也半天沒看見了，莫非說這兩人真要鬧什麼新把戲，想到這，就見外面一閃，進來二人，一大一小，大個是盧傑，小個是拾兒，這兩人在外面玩餓了，回來要吃飯，柴二奶奶看盧傑這個大身量，不過僅僅是驚奇而已，看見拾兒就覺得甚是愛惜，拉過手來一問，纔知道是雷震丟了好幾年的孫子，越看越喜歡，柴興看見他就想起



自己幼年同伴來，不禁一陣傷心，二青見拾兒進來突然一喜，忙問，

「拾兒，你姐姐呢！」

拾兒夠多聰明，見二青向他問尹翠薇，他決不能說和薛寧兩人騎一匹馬玩去了，小眼睛一眨，把頭搖得波浪鼓一樣，把個二青氣得唉了一聲，這時盧傑在一旁站了半天，見沒人理他，他可就急了，過來一拉白翔，這就要親熱親熱，白翔一瞪眼，傻小子沒敢動手，於是開口了，

「咱們餓了，肚子真叫喚，要吃，吃完了好追小七子去，」他這一嘟囊不要緊，二青聽見可急了，忙過來問

「盧傑，你告訴我，我有牛肉饅頭，小七子上那兒啦！」

「你問小小子吧，他說的，我不知道」盧傑大白眼珠一翻拾兒。

二青一瞪眼後來一想不對，拾兒這孩子太聰明，非哄他，他不說，這纔用話一套，拾兒才說「，薛大哥早晨起來騎着馬拿着包袱就走了，姐姐看見就追去了，他們上哪兒去我可沒聽見。」

這一說不要緊二青可就炸了，一聲沒言語，出大廳就奔了馬廐，老二奶奶一看姑娘出來了，心裏可就急了，嘴裏叨叨着就出來啦，「好老七，欺負我們姑娘的頭頂上來啦，走，找

去他，」說着老娘倆一樣毛脾氣，柴玄一看，連連蹀脚，怎麼她會來了，瞧以後事兒還得多，忙讓柴興趕緊趕了去，可別出事，

這時萬里追風禿鷹白翔一想，可就想過味兒來了，突然一驚，站起身來往外就走，柴玄一把沒拉住忙問，「永飛，你趕什麼，這裏面別攙你，」白翔忙站着腳，怕柴玄誤會，忙說，「二爺，老西爲什麼攙在裏面，我猜着薛寧奔了連環堡啦，」他這一句，大家可都怔了，就連拾兒臉也白了，他要知道，他準不讓他們走，大家忙問根由，白翔才把夜裏自己瞞怨薛寧的情形一說，柴玄一蹀脚，「唉！你這是何苦，這可怎麼辦！」

白翔這時也不能說出來不算，只好先追下去再說，以後的事，由岳朗和柴二爺雷震佈置，雷震也要去，被岳朗攔住，認爲此時雷震還是不出面的好。

薛寧和翠薇兩人，一路纏綿，說不完的情話，翠薇說到傷心處，就哭，薛寧就勸，二人曉行夜宿，沒多久就到了坨子寨，這纔當晚要夜探連環堡，湊巧袁遇奇也因爲總等師兄王烈等不着，而且還不知他是否已進了連環堡，也在此夜奔了連環堡，三人都是前後僱船僱不到口子上的，見他們情形可疑就早報到裏面，並且特意叫一隻渡船，把他渡過坨子河，袁遇奇先來的，就躲在蘆葦旁，薛寧和翠薇是躲在翠竹林側，其實連環堡就自早晨王烈的事情鬧過以，象奇都就叫人預備了，而且速發快馬，約請就近的賓朋速來協助。袁遇奇薛寧翠薇三人

進連環堡時，都是縱身躍入。走正門是無翻板的，這也叫瞎撞，無論任何人要夜間辦什麼事都不走正門，而這三個年輕人却不論那一套，他們這哪裏是探，簡直是闖，薛寧和翠薇二人見頭前一條黑影，可並沒看出是袁遇奇，這麼揣測大概也是來探堡的，遂各不相擾，你往那邊，我往這邊，二人順路往西，翠薇過去了，薛寧就被張得壽等圍着啦。

袁遇奇進堡往東，但是總找不着進口，總在圍牆外面轉，所謂藝高人胆大，竟施展絕技，「飛雲三蹤」，縱上內圍牆，往裏看，這才於黑暗中見一組一組的小堡壘，也不知師兄王烈在哪一個堡中，而且借月亮微光見地下有方磚地有土地，也不知方磚地，太平無事。也不知是土地，有沒有埋伏消息，其實他這是多疑，這是象奇都在建堡時就是這個疑計，就連堡內之人，都是每天得聽象奇都的命令，今天走方磚明天走土地，走錯就有生命之憂，其實是假的，遇奇可爲難了，是跳到那裏去，就在一怔之時，就聽後面一陣風向耳際而來，喊聲不好，要閃但是後面已有三條黑影，在封着歸路，急迫間，就跳下去了，用脚一找土地，覺得尙爲平穩，他剛站穩脚，就聽一聲哨子響，跟着蹤過三人，頭一個雙銅刺照袁遇奇脇下就扎，遇奇一聲不響轉身一閃，順手大撲刀出鞘，噹啷啷就截來人右腕，賀玉成早已防備，抽右手，左手刺直點遇奇眉心，遇奇撲刀一立，往外一錯，反腕錯步，「高祖斬蛇」，刷，大撲刀斜着就下來了，遇奇的招數最很最快，憑賀玉成馬是對手，這已經是始料不及，大吃一驚，往前一

槍，遇奇不容他回身，一擡身，以肘壓刀背，往上長身隨手一帶，賀玉成再也閃不開，忙後腿一撤，縮頸藏頭，刷，包頭落地，險些切下人頭，嚇得魂飛胆破，遇奇再要進步，就覺着兵刃帶風就過來了，回手一托，左手要抓槍杆，右手舉刀照來人面門就剗，來人抽回槍，綽槍杆往上一擋，遇奇的大撲刀在槍把上一滾擦陰刀毫不留情，哮天犬鬪得真一見要糟，大反提，自己把自己扔出去多遠，遇奇往上一搶，就聽嗖，一隻暗器自身後飛來，忙往外一蹶，墨暗之間尙未腳落實地，就覺得嘆的一隻袖箭正中肩頭，一陣發麻，心裏一慌要糟，立刻傷處痛徹心肺，渾身直打戰，這時又是一聲哨子響，人可就圍上來了，遇奇見勢不佳，大撲刀衝開血路，來到圍牆邊，要往上蹤，就覺肩頭痛的週身使不上勁，這時賀玉成趕了過來，向遇奇後心就刺，遇奇一急，回身大撲刀往下一壓，一擡身蹤起多高，右腳墊左腳，再往上一拔，一翻身，撲咚就倒在圍牆上了，因為肩頭受傷站立不住，這時就見一人嗖々々，快如風，竄到遇奇身旁，用手一扯往身上就搯，這時圍牆上的人可就圍上了，又見一個人，黑暗中看不清面目，面蒙黑紗，手中大砍刀也似，刷刷刷圍上來的人，可就過不來啦，給搯着遇奇的人，衝開一條路，於是纔落下圍牆後面，持大刀之人也蹤下來，當然若非任輝師徒，遇奇恐有性命之憂了，這也是年輕好勝碰釘子的教訓。

翠薇過到拐角，見後面並無薛寧，要往回路再找，那焉能夠找到，早被人圍上啦，也搭

着翠薇出來時倉促並沒穿鉄尖靴，而且兵刃也不趁手，圍上他的又是蠻漢李標，後心不小心就被李標錘圓擦着，這時眼看翠薇要有重要危險，就見黑影一閃，大鳥一般，一人自空中落下，照李標右臂一掌，李標就覺得週身發麻，半身發木，忙一提氣，就在這功夫，黑影一幌就在翠薇耳際說了聲，「還不走」，頭前帶路，翠薇就跑，等跑到薛寧身邊，那黑影又回去截着李標。

這段書名叫三小夜探連環堡，白翔巧救尹翠薇，當然王烈看見的就是白翔，白翔是自後山而來，所以來的比他們晚，而也救了尹翠薇，他們船到河邊，巧的是柴家娘三個也趕到了。柴家娘三個等把尹翠薇和袁遇奇安置在店中，柴二奶奶有專治毒葯暗器的方子，也是娘家的傳授，柴興去抓葯，二青給尹翠薇活動血脈，還好，僅是一點皮傷，不要緊，薛寧這纔和王烈談起原委。

自那日戴琪和袁遇奇在街上打架故事發生以後，接着是顏進送賀彬的靈柩回來，接着又是奇裝的青年，男女行踪的特殊，而且這些日子，坨子寨來來往往的人都是格別，坨子寨的人，沒有不奇怪的，又見連環堡是一日緊一日，口子上特別嚴，而且二友店也忙碌非凡，坨子寨的人先還很驚訝，後來見二友店也是非常熱鬧，也就不當回事，因為大家想到一定都是來奔賀二舵主的喪事來的，所以也不奇怪了。

這在五天的工夫，就這麼安定下去了，這一天坨子寨鎮上，越發顯得忙碌，來來往往的，面生的人太多了，誰也認不得誰，連環堡方面也是忙得不得了，所有河面漁船，都被連環堡的人闖到十里以外，張家灘也被封鎖了，而且口子上也加了人，二友店也不招待客人了，只是人來得還是特別多。

這天連環堡的聯絡站二友店門前，突來一人，年紀甚輕，也就是二十二三歲，風帽，風衣，青綢子袂袍，精神抖擻，面色紅潤，眉清目秀，兩眼灼灼有神，一到二友店門外，要面見江泰，這時就見裏面有人一陣哄哄。

「嘿，錦豹子薛老七，」

江泰迎出來一看，果然是薛寧，忙讓到裏面，招待甚週，然後又問來意，錦豹子立刻由懷中取出拜帖，上寫「黃葉率徒白翔謹拜」八個字，江泰一看，這是投刺拜謁，好大膽子，仔細打量薛寧，真不愧人稱錦豹子，年輕體壯，五官端正可愛，忙令人傳話到口子上往裏回，沒有一個時辰，「請」字送回來，江泰這纔陪着錦豹子薛寧渡河進堡，這時就見譚旺早在岸邊迎接，把薛寧讓進裏面，然後薛寧把名刺投上，說要拜見蔡當家的和焦二當家的，根本不提象奇都一個字，這時連環堡還是那靜悄悄的，譚旺看了看薛寧，心說這小夥子八成活膩了，誰都能見，見活無常幹什麼，同時譚旺也知道薛寧就是失寶的人，而焦允是盜寶之人，

這不明擺着是來討寶，居然投刺拜討，這簡直是來意不善，隨着往裏讓，轉到內庭院，所謂正堡，氣象可就大不相同了。數十名大漢兩排站立，蔡國亮高居正位，焦允焦得符，嘴撇得跟瓢似的坐在二位上，「傳來人，這時薛寧火可上來啦，站在庭院：

「姓蔡的，我們是以禮當先，來拜望蔡當家的，焦二當家的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怎麼你們就這樣待客嗎？」

焦允一聽，嘿嘿一聲冷笑，一探手，就見數十名大漢各抽出腰刀，這就要動武，薛寧哈哈大笑，「姓焦的，今天你七太爺是奉師命，代表我師尊和我師兄特來拜謁，來是爲禮，怎麼要動武，哈哈，七太爺寸鉄不帶，假使你們要動武來」說着把大衣服一甩「無論你們砍那兒，七太爺決不還手，決不含乎。」

蔡國亮哈哈一笑，「好漢子，」「請」，一聲喝，早備下茶桌，上擺點心，來人把薛寧請進大廳，蔡國亮也退出正位，然後相行客套，蔡國亮倒先開口啦：

「薛老弟，令師和令師兄的意思，是想要回，得來之物嗎，現此物就在焦二爺手中，與我姓蔡的沒關係，要討你們自己去討，另外雷震要打算善罷干休，那除非他把我闖出連環堡，老弟，你把話代回去，今天待你是客，你來訪，我們這也不回拜，要討寶，替懷遠求和那算辦不到，話到此處，你告訴雷震，我蔡國亮在此處等他三天，三天他不來，我要把他趕走坨子塞

，以後再走着瞧，對不住，老弟請回吧！」說罷送客，薛寧一聽，微微一笑，蔡當家的，焦當家的，三天之內，我們弟兄要來收回我們的物品，請您預備吧！」說到此處告辭出堡。

薛寧此來是奉命而來，白翔代帥拜簡，先禮後兵，否則也是沒有來由，其實此時白翔已在張家灘，海宴何四與馬金川同岳朗柴玄雷震也都到了坨子寨，而且連環堡已然知道，所以防備特別嚴。

就在當夜，何四早在張家灘借好了兩隻小船，衆人分水陸兩路進堡，馬金川同袁遇奇白翔三人自後山進堡，何四岳朗雷震柴玄走水路，卽或連環堡人看見了就看見了，而柴家堡老二奶奶柴興柴二青薛寧由趙胆代路，也是由山路自南側進堡，大家約定在天明四更天圍剿蔡國亮焦允，非不得已不得動象奇都分毫，不傷無辜，尹翠薇王烈二人守在坨子寨接應，於是均各自動身。

單說馬金川袁遇奇二人同白翔任輝自後山原路進堡，當然白翔是熟路，走的特別快，這時天色尚未發白，正是陰陽緩氣的時候，三人來到堡欄外，堡內仍是鴉雀無聲，白翔首先示意馬金川，於是馬金川以匕首斬竹，先開開一條退路，好利刃，毫無聲息，不一會早已割開足容二人出入大洞，此處爲連環堡最僻靜的外圍，只有更夫走過巡邏，並無常川之人把守，自外割開翠竹後，却爲難了，這翻板怎麼辦，白翔首先跳進，因爲他的飄空工夫最好，後



來又想起一個好策，就以割斷竹橫搭翻板之上以斜十字交叉形，正好夠分寸，四人佈置妥善以後，由任輝守着這個方便門，他們三人直奔圍牆，有了一次經驗，袁遇奇已經預備好了，仍是「飛雲三蹤」，白翔當然用飄空的工天蹤上去，馬金川更有絕技，這就是聖手山君的外號的來由，他能利用他的手，爬樹爬山如貓一樣的快，所以只見他雙肘一找磚縫，手指用力，雙足用力，嗖嗖一會兒就爬上牆，真是狸貓一般，袁遇奇看着都新鮮，三人上來後，都爬伏在地上，只見圍牆下面地上滿舖串地錦，一根絲扯動，鈴都就響，這又得非馬金川不可，但馬金川要是下去，也先得把響鈴用匕首割斷，這時白翔靈機一動，爬在馬金川耳邊悄悄幾句，馬金川甚以爲然，因爲馬金川可以利用他的工夫貼在牆上然後探身割錦，但是怎麼避免牆上的注意，於是白翔四外一看，竟看不見何處有人，正在煩燥之時，就聽一聲哨子響，知道那兩路一定有人進來了，就在這功夫就見天空一溜火光，冲天飛起多高，就知要糟，怎麼柴二奶々的看家火器拿出來，要火燒連環堡，這一來，和象奇都可就爲上真仇了，就聽連環堡內連聲哨子響，袁遇奇等得不耐煩，催馬金川斬錦，這時馬金川才施展絕技，將串地錦大邊緣給斷了，於是立刻失去効用，三人陸續跳下，腳未站穩一隻暗器，直奔馬金川，馬金川一低頭，一隻袖箭就過去了，早蹤來一人，雙銅刺，當然是賀玉成了，還不只一人，一上來就是十幾個，白翔一想要跟他們比武式的打，沒那些時間，這才腦筋一轉，蹤身形，截

着賀玉成的去路，賀玉成雙劍遇着老西可就不靈了，白翔擒拿法，幾式就連賀玉成抓到手中，就問：「焦允在哪兒？」賀玉成並不發言，猶要掙扎，老西一怒，立掌就要切賀玉成的左臂，賀玉成準知切下來左臂非斷不可，好小子，總算還是條漢子，把眼一閉，竟等白翔的掌下，白翔不過是吓唬他，這一來老西可真急了，就在此時，突然耳邊生風，白翔一閃身，一條黑影掠過，就聽田八的聲音：「焦允在這兒，跟着我來。」在這時，白翔抬頭一望，馬金川袁遇奇早已縱身追去。白翔左掌往下一擦，賀玉成哼了一聲，左臂可就不能動了，白翔大袖一抖，直追來人而去。

何四掌船，雷震，岳朗，柴玄三人趁着天尙未亮，秋風吹起微波，何四是成了名的水路英雄，天生來的水性，使船當然是一把能手，不一會已臨近彼岸，尙未到岸，這時就聽，一聲哨子響，數隻小船如同箭也似，就把來船包圍，何四一看，忙和岳朗說，「岳朗借您的寶物用用，岳朗忙把寶劍遞給他，何四接過來，寶劍一出匣，一道閃光，果然見來船領頭的把手一揮，撲咚撲咚，這水手就全下了水了，何四也跳下水去，在水中以寶劍護着船身，寶劍在水中閃閃發光，水手在水裏看見白光就不敢過來，人雖多，受用的太少，這時小船靠岸，數人可就上來了，哨子又響起，雷震等可就靠近柵門而來，岳朗接過何四遞還的劍，就要劈柵欄門，就聽遠處一人大喊，「慢着」，兩條黑影如飛來到，雷震一看，起情是山東五老行

四的任輝任普照，後面還有他的高徒趙胆，雷震忙雙手抱拳，「怎麼，老四，幸遇幸遇，你怎麼在這兒了，」任輝見這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英雄，這要一進堡可就不得了了，栽在連環堡也不好，毀了連環堡也不好，這纔向雷震岳朗柴玄何四說了幾句話，說得雷震連連點頭，這四人就跟着任輝直奔張家灘，任輝還是想用最後力努，說合一番，能更好，否則再用武力也還不遲，再說馬金川同袁遇奇直追對面黑影，這黑影的快絕非普通可能比的，就見幾拐，拐過幾個小堡壘，而且前面之人時時蛇行鶴伏，二人也照他那樣做法，果然未被堡中人發現，再往前走，突然對面來人已經不見，馬袁二人仔細打量此處也是一個比較大點的堡壘，並無人看守，但是沒有窗戶，袁遇奇看了半天這纔在一個比較矮的地方上了邊沿，只見全是朝天的窗子，剛要爬着窗子看，突然嗖的一聲，袁遇奇斜刺着一閃，一隻鋼帶箭就釘在窗子上，窗內人立刻把燈吹滅，袁遇奇，看不見打箭的人，當然這是由壘中打出的，這時袁遇奇忙要往下跳，突然耳後金刃劈聲，遇奇一閃，大撲刀往上一迎，嗆啷啷，刀碰刀，遇奇跟着往下一蹤，腳踏實地跳下房來，借月光往上看，見來人非別，正是無常活焦允焦得符，遇奇一看自己兵刃，竟被焦允的刀吮開一個大口子，焦允哈哈大笑，好大膽子，居然敢來堡中暗窺，今天要想出堡那算萬難，焦允的話尙未完，袁遇奇就覺着有人奔向自己，遇奇並不答話，挺兵刃就往上搶，遇奇看見是雙鏢李鏢，硬漢一條，兵刃可不敢碰他的兵刃，這時

馬金川可也上來了，左手單鞭掄起來，抽空就打，一般人中，用左手鞭的只有馬金川，焦允在房上看見知道不好，馬金川是有名的人物，藍北俠的高徒，身中又有利刃，所謂賊人胆虛，口中一聲呼哨，院中又蹤出數人，頭一個正是張得壽，還有三人，此三人也是有名的人物，楊氏三傑，被蔡國亭請來助陣的，遇奇一見和馬金川，會意，馬金川就奔了張得壽，左手鞭加匕首，使出獨家絕技，楊氏三傑三條棍和李標可就奔了袁遇奇四個打一個，這時焦允在房上嘎嘎一陣狂笑，「小輩，今天要想活命，你得向你二太爺磕頭叫三聲祖宗，」聲如裂帛，這份難聽，話言未畢，就聽哼了一聲，「老西是你高祖宗，刷！左掌向下一擊，脚起處，焦允的脚尙未完全好，老西一哼他就知道要糟，耳旁掌風來到，回身立堂相迎，老西是個冷不防的勁，勁又大上下雙用力，掌風一碰，焦允就吃不住，被老西一足，焦允一閃，單腿沒立住，這一下就栽下房來，老西是大袖子一悠，跟着就下來了，焦允挺身躍起，幾步就蹀出院子，白翔就追。

袁遇奇力敵四人，毫無懼色，不過這四人又不是普通的手，都可以的，時間長了可就有些吃不住，這時天眼看要大亮，小風送過一陣哨子聲，跟着就是噙々々人聲大噪，「唉呀不得了啦，」「山魘出世了，快躲開呀！」人聲一亂，並且還加雜着，「打呀大毛，非給牛肉不可，打呀！」跟着就是撲咚吡吡，亂七八糟，院中動手的張得壽李標楊氏三傑心可就亂了

，那兒會出了山魃啦！袁遇奇知道這是誰把佟虎盧傑給弄來啦，也好，這兩人一來可就要糟，楊氏三傑見勢不佳，忙抽出身來去迎戰山魃，這裏一對一個就在這院子裏戰上了。

楊氏三傑闖了出去，轉過內院一看，就見兩條大漢就是身高足有丈數開外，一個手使雙銅人，一個手使大門門，就是翠竹柵欄門的大門門，碰着他們倆的人，就算沒碰，好些保中人都亂了營，這兩個大漢是逢牆拆牆，逢門撞門，簡直是因神下界，兩人都是血跡滿身，楊氏三傑一瞧，這是什麼，哥三個商量好啦，先三對一個再說，三人就奔了盧傑，盧傑一看來了三人，個子也不矮，都是一色打扮，使一種兵器三條棍，楊龍過去就打盧傑的下三路，盧傑不論那套，撥開熟鐵棍，右手銅人迎頂就碰，楊龍橫棍一迎，他是要試試大漢有多大臂力，也是運乖多舛，就聽噹的撲哧一聲，棍劈人傷，銅人順棍一滑，正滑在楊龍肩頭，夜的撲哧就倒在地上，楊虎和楊豹二人一見大驚，雙上，但不一會全都代傷，佟虎在那邊就滿處找碴，折房折牆，不一會就被二人衝破了五六座堡壘，這時就聽一聲鑼響，一夥人衝了過來，頭一個正是吳天大王蔡國亮，跟着就是後占金蛇窟的水云章，赤火蝎子洪文，哮天犬關得真，水豹子楊文立，蔡國亮一看心中怒到極點，來，要亂箭傷二猛，花叻人就散開了，二猛一看也不知怎麼回事，反到怔住了，就在這時就聽，一聲童子音：「大黑快跑，他們要拿釘子釘，一兩猛一聽，撒腿就跑，蔡國亮抬頭看，見一個十幾歲小孩子和一個十八九歲大姑娘，

立在房脊上，心裏就是一驚，大概今天他們來的人不少，怎麼連蠢漢子和姑娘孩子都會闖到深堡中心來啦，這裏哮天犬闖得真看出便宜，立刻上房，這時突然一人喘不過氣來的就過來了，蔡國亮一看是賀玉成，氣色難看已極，「柵門已被破壞，雷震何四等已然進堡，口口聲聲要討回原鏢。」蔡國亮等已然迎上去，話猶未畢，就聽唉呀一聲，闖得真自房上跌落下來，眉心正中一顆棗核鏢，再看姑娘孩子已經不見，氣得蔡國亮哇哇亂叫，這時就聽對院兵器響亮，兩個大漢的喝喊聲又起，蔡國亮的走字尚未出口，就聽西南角人聲又是一陣大亂，回頭火光飛起多高，一片榴紅，賀玉成忙趕去救火。

兩猛漢和拾兒是見人家全走了，三混蛋也偷着溜出來，一路上不定出了多少事，搶吃搶喝的走了不少冤枉路，才到了坨子寨，高的真高，矮得真矮，搶吃搶喝，天還沒亮，鎮上一陣吵吵，吵到王烈耳中，出去看見是這三塊料，把三人叫進來，尹翠薇心中就是一動，卻去了要我看着，我看不着，我不放心，把拾兒叫過來，姐兒倆個，一啾咕，四人就偷偷奔了坨子河，沒有渡船，兩猛漢一個抗一個就過了河了，到了柵門翠薇是熟路，怔讓二猛神門，兩怔小子不一會兒就拆了這個柵門，一個抄起門閃，一個掄起銅人開路，逢人便打，一陣大亂，可就把聲音傳了出來，驚動了趙胆，趙胆看明白了，往回送信，本來任輝想可以和解還是和解吧，然而這樣一來可就不可能了，無法，一行人可就奔了正門，正趕上賀玉成傷了左

臂以後，慢慢往回走，聽見正門吵嚷，才看見雷震等前來，雷震還是先禮後兵，要賀玉成往裏回，賀玉成才奔了裏堡，象奇都因為和戴琪談了一夜剛剛起身，就聽人聲沸沸和戴琪兩人出來一看，就遇見賀玉成啦，賀玉成說畢，往後去報蔡國亮，戴琪忙又去把守後渡口，因為他不能和這些人動手，象奇都立刻招集堡中請來的朋友，迎了出來。

就在大廳，就要動手。

這些人都不是岳朗等對手，雷震是再分不跟象奇都變臉，決不變臉，但見象奇都是這樣想，您們是明暗一齊來，要毀我的連環堡，傷了我的手足賀彬，又來指名要鏢，楞敢使這種方式，實在太瞧不起人了，今天就是今了，要不然你們一個個都不用出堡，要不我的老窩就算交待了，你存我亡，我存你亡，這纔不能和解，兩方變了臉，任輝見不能說合，嘆了一口氣，師徒二人馬上離開，就此又另奔他方去了。

象奇都見來人個個都是成名的人物，自己的人無能為力，這纔復甩衣襟要動手，雷震一見，把衣襟一掖。

「象堡主，今天來到連環堡，我也說不上不算了，我找的是蔡國亮，卽然象堡主願意替蔡大王出面也好，我們也不必連累朋友，宛有頭債有主，我雷震決不用幫腔的，我勝得了象堡主，象堡主卽能代拳，就能代事，請將原鏢退回，要勝不了象堡主，我雷震扭頭離開貴寶地，

從此江湖上沒有這麼一號，我永不出山，象堡主，我七十開外，沒有什麼可爭，請吧！」說吧一抱拳。

象奇都暗伸大拇指，道聲：「好，」搶站主位，封着門，讓雷震一先，雷震說聲承讓，老頭子就亮開拳，走十字，這時，岳朗柴玄，何四一見這個陣式，可也說不出什麼來了，雷震這是拚了，可是明知雷震的掌法不太高明，不知象奇都如何。

就在此時，就聽人聲一亂，西南角一片通紅，堡中火起，這時有人慌慌張張來報：

「兩猛漢折了五座堡，傷了人數千，」

「焦二爺不知去向，」

「楊氏三傑重傷不起」

「柴家堡的硫磺彈火燒西堡，火勢甚旺，現已延及內廳，」

「張得壽李標雙雙斃命，都喪在猛漢手下。」

幾聲連報，象奇都這邊可就亂了，往西南看火蛇亂飛，象奇都可就急了，雷震等也是一怔，此時見蔡國亮，代着一羣人衝了出來，和象奇都一見面，蔡國亮就傻了，再看雷震等在當場，老蔡一咬牙，雙劍舉起就奔了雷震，何四忙迎過來，象奇都一望自己這番事業完全喪在一朝，眼都紅了，大喝一聲，雙劍刺擊在手中，就奔雷震，岳西俠見象奇都這種情形，



恐怕雷震吃虧，嗆啾啾寶劍出鞘，就迎了上來，水云章等可就往上圍，把四人圍在核心。

不大會功夫，就見又是一亂，袁遇奇和馬金川及兩猛漢就闖了進來逢人便打，拾兒和尹翠薇在房上抽空保護雷震，暗發暗器，沒有一會又是一陣大亂，就聽叭叭叭，撲撲火光亂飛，房上立定三人，柴二奶々、柴二青、柴得旺，亂彈亂打，錦豹子薛寧是雙黑骨鞭逢人便纏，一陣混戰，可不得了啦，連環堡的人已然傷亡大半。水云章和洪文見形勢不好，抽空躍出來，跑出是非地，火勢越來越旺，只見管家譚旺闖了進來，滿面帶血，向蔡國亮一聲喊，「火已延燒進來，賀玉成已然喪命！」說完，撲咚栽倒在地，一命嗚呼，蔡國亮一聽，看了看左右，看了看象奇都，一咬牙，雙劍照自己的頭頂一砸，鮮血崩流，命亡當場，蔡國亮一自殺，就是一陣大亂，象奇都扭身就走，直奔後渡口，趕到渡口一看，見戴琪守着渡口暗洞，忙鑽進暗洞，戴琪正要封洞，就見焦允氣極敗壞，也蹀到洞口，後面吳凱和一個大袖子的人趕來，心裏一猶疑是放焦允不放，就這工夫焦允已經搶進洞門，一拉戴琪，戴琪一鬆門，開口立合，焦允竟自携寶逃走，直到七義鬧七霞，薛寧才奪回「雄黃膽」。

本文至此暫告結束，至於薛寧與二青翠薇的結果，胡得泰結婚虎邱鬧紅棚。張和欽報弟仇大鬧莫愁島，郝玄真掌擊韓飛，蜜台藍北俠郝玄真對掌，都在下文書「山西七義」中細

表。【完】

